

莫里茲
短篇小說集

作家出版社



莫里茲
短篇小說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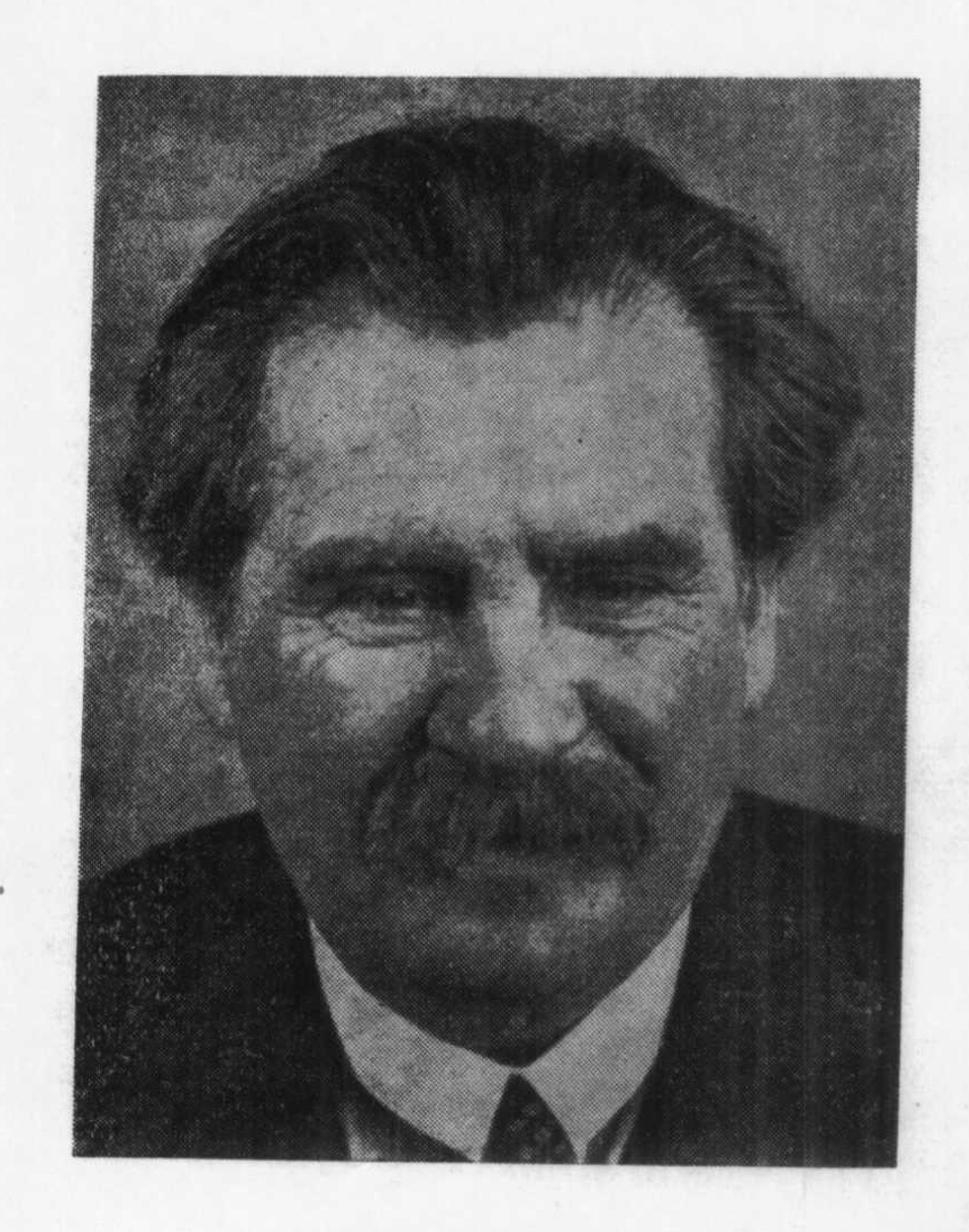
何家槐等譯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莫里茲短篇小說集

譯者　何家槐等
出版者　作家出版社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印刷者　北京新華印刷廠
發行者　新華書店

一九五五年三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三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書號（150）字數154000　印刷00001—17000
33.5''×45.5''　1/32　印張6 3/4　定價0.75元



作 者 像

目次

七個銅板

窮人也可以笑，這本來是神明註定的。茅屋裏不但可以聽到嗚咽和嚎哭，也可以聽到由衷的笑聲。甚至可以說，窮人在想哭的時候也是常常笑的。

我很熟悉那個世界。我父親所屬的蘇斯家族的那一代經歷過最悲慘的貧困。那時，我父親在一家機器廠做零工。他不誇耀那個時代，別人也不。可是那時候的情景是眞實的。

在我今後的生活中，我再也不會像在童年的短短的歲月中笑得那樣厲害了，這也是眞實的。沒有了我那笑得那末甜蜜、終於笑得流眼淚、笑到咳嗽得幾乎透不過氣來的、紅臉盤兒的、快活的母親，我怎麼會笑呢。

有一次，我們倆花了整整一個下午來找七個銅板，就是她，也從來不會像那一次笑得那麼厲害。我們找尋那七個銅板，而且終於找到了。三個在縫衣機的抽屜裏，一個在衣櫥裏……另外幾個費了更大的勁才找出來。

頭三個銅板是我母親一個人找到的。她希望在縫衣機抽屜裏再找到幾個，因爲她時常給人家做點針綫活，賺來的錢總是放在那裏面。在我看來，那個縫衣機抽屜是個無窮無盡的寶藏，只要伸手

就能拿到錢。

因此，我非常奇怪地看着我母親在抽屜裏邊搜尋，在針、綫、頂針、剪子、扣子、碎布條等等中間摸索，又突然大驚小怪地叫了起來：

『它們都躲起來啦！』

『誰呀？』

『小銅板哪，』我母親笑着說。她把抽屜拉了出來。

『來，我的小乖乖，不管怎麼樣，我們得把這些小壞蛋找出來。呵，這些淘氣的，淘氣的小銅板！』

她蹲在地板上，把抽屜放下來，直像是怕它們會飛掉。她又像人家用帽子撲蝴蝶似的突然把抽屜翻了個身。

看她那個樣子，叫你不能不笑。

『它們就在這兒啦，在裏頭啦，』她咯咯地笑着說，不慌不忙地把抽屜搬起來，『假如只剩一個的話，那就應該在這兒。』

我蹲在地板上，注視着有沒有晶亮的小銅板悄悄地爬出來。可是，那兒沒有一樣東西蠕動。事實上，我們也並不真的相信裏面會有什麼東西。

我們彼此望望，覺得這種兒戲可笑。

我碰了碰那個翻了身的抽屜。

『噓，』我母親警告我說，『當心，會逃走的啊。你不曉得銅板是個多麼靈活的動物，它會很快地跑掉，它差不多是滾着跑的。它滾得可快哪……』

我們笑得前仰後合。我們從經驗中知道一個銅板多麼容易滾走。

當我們平靜下來的時候，我又伸出手去翻轉抽屜。

『哦！』我母親又叫起來。我吓得連忙把手縮回來，好像碰到一隻火辣辣的爐子。

『當心，你這個小敗家精！幹麼急着把它放走呀！只有它藏在下面的時候，它才是屬於我們的呢。讓它在那兒多呆一會兒吧！你瞧，我要洗衣服，得用肥皂，可是肥皂起碼要花七個銅板才能買到，少一個就不行。我已經有三個了。還差四個。它們都在這小屋子裏，它們逗留在這兒，但是它們不喜歡人去驚動。假如它們生了氣，它們就一去不回了。當心，錢是很敏感的，你得很巧妙地對付它，要畢恭畢敬地。它像少婦一樣容易氣惱。你不是會唱迷人的曲兒嗎？也許我們可以把它從它的蝸牛殼裏逗出來呢。』

天曉得我們在這嘮叨不休的談話中間笑得多起勁。不過那的確是非常好笑的。

銅板叔叔快出來，
你的房子着火啦！……

我一面說，一面就把它的房子翻過來。

下面是各種各樣的破爛兒，就是沒有錢。

我母親噘着嘴在亂翻，但是毫無結果。

『多可惜呀，』她說道，『我們沒有桌子。假如把它倒在桌面上，我們就可以做得更隆重了，並且我們一定會從下面找到一些什麼的。』

我把那堆破爛兒抓在一起，放回抽屜裏。這時我母親正在尋思。她絞盡腦汁想她是不是曾經把錢放在別的什麼地方，但是她什麼也想不出來。

不過，我的心裏倒動了一個念頭。

『親愛的媽媽，我知道一個地方有一個銅板。』

『在那兒，我的孩子？我們快把它找出來吧，別讓它像雪一般融掉。』

『玻璃櫥裏，在那個抽屜裏。』

『哦，你這倒霉孩子，虧了你早先沒有說出來！不然，這時一定不在那裏了。』

我們站起來，走到早已沒有玻璃的玻璃櫥前，還好，我們在它的抽屜裏找到了那個銅板，我知道它一定是在那裏的。這三天來，我一直準備把它偷走，就是不敢。假如我敢偷的話，我一定拿它買了糖啦。

『得，我們已經有四個銅板了。打起精神來吧，我的小寶貝，我們已經找到一大半了，再有三個就够了。我們既然花了一個鐘頭找到了這一個，到下午喝茶的時候，我們就可以找到那三個了。儘管那樣，在天黑以前我還可以洗不少衣服呢。快點兒吧，也許其餘的抽屜裏都有一個銅板呢。』

每個抽屜裏要都有一個可好了！那就眞的了不起！這個老櫥櫃在它年輕的時候曾經收藏過很多東西。但是，在我們家裏，這個可憐的傢伙却不會放過很多東西；難怪它變得那末破爛，生了蟲，

到處是窟窿了。

我母親對每一個抽屜都嘮叨一番。

這一個抽屜豪華過一陣！那一個從來沒有過東西！這一個呢，永遠是靠借債度日的！唉，你這缺德的可憐的叫化子，你連一個銅板也沒有麼？這一個不會有什麼東西了，因爲它在守護我們的窮神。假如現在不給我一點東西，你就永遠別想有一點東西了，這是我唯一的一次向你要東西！『瞧，這一個最多，』她笑着叫道，拉出那個連底也沒有了的最下一層的抽屜。

她把它套在我的頸子上，於是我們坐在地板上，放聲大笑。

『別笑了，』她突然說道，『我們馬上就有錢了。我就要從你爸爸的衣服裏找出一些來。』牆上有些釘子，上面掛着衣服。你說怪不怪，我母親把手伸進頭一個口袋，就馬上摸到了一個銅板。

她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瞧，』她叫道，『我們找着了！我們已經有多少啦？簡直數不過來了！一，——二，——三，——四，——五——五個！再有兩個就夠了。兩個銅板算什麼？算不了什麼。既然有了五個，另外兩個沒有疑問就要出現的。』

她非常熱心地搜尋那些衣袋，可是，天哪，什麼結果也沒有。她一個也找不出來了。就連最有趣的笑話也沒法把另外兩個銅板逗出來了。

由於興奮和辛苦，我母親的兩頰已經泛起兩朵紅暈。再不能讓她幹下去了，因爲這樣會叫她馬

上害病的。這當然是一件例外的工作，誰也不能禁止誰找錢哪。

下午喝茶的時候到來了，又過去了。夜不久就要來臨。我父親明天需要一件襯衫，可是我們沒法洗。單是井水是洗不掉油污的。

這時，我母親拍了拍前額。

『哦，我有多麼傻！我就不曾看看我自己的衣袋！旣然想起來了，我就去看看吧。』她去看了一下，你相信麼，她眞在那裏找着了一個銅板。第六個。

我們都興奮起來，現在只缺一個了。

『把你的衣袋也給我看看，說不定那兒也有一個！』

我的衣袋！我可以給她看的，裏邊什麼也沒有。

到了晚上，我們有了六個銅板，可是我們直好像一個也沒有一樣。那個猶太人不肯放賑，鄰居們又像我們一樣窮，也不作興去向人家討一個銅板啊！

除了打心坎上笑我們自己的不幸以外，再也沒有別的辦法了。

這時，一個叫化子走了進來。他用歌唱的調子發出一陣悠長的哀嘆。

我母親笑得幾乎昏過去了。

『算了吧，我的好人，』她說道，『我在這兒糟蹋了整整一個下午，因為需要一個銅板。少了它就買不到半磅肥皂。』

那個叫化子，一個臉色溫和的老頭兒，瞪着眼睛看着她。

『一個銅板？』他問道。

『是的。』

『我可以給你一個。』

『這還了得，接受一個叫化子的布施！』

『不要緊，我的姑娘。我不會短少這一個銅板的。我短少的是一罐子土，有了這，就萬事大吉了。』

他把一個銅板放在我的手裏，然後滿懷着感恩的心情蹣跚地走開去了。

『好吧，感謝上帝，』我母親說道，『再沒有……』

她停了一會兒，然後大大發出一陣笑聲。

『錢來得正是時候！今天再也洗不成衣服了。天黑了，我連燈油也沒有！』

她笑得透不過氣來。這是一種可怕的、致命的窒息。她彎着腰把臉埋在手掌裏，我去扶她的時候，一種熱呼呼的東西流過我的手。

那是血，是我母親的血，是她寶貴的、聖潔的血。我的母親呀，就連窮人中間也很少有人像她那樣會笑的。

凌　山譯

一頓吃飽

一

匈牙利大平原在侏羅紀時代像一片海。如今，在這個饑荒的年代，它又像一片海了。一片連綿不斷的平原在天空下伸展着，沒有山丘，也沒有崗陵，像風平浪靜的日子裏的海一樣平靜，如果海眞能這樣地麻木不仁的話。麥田是那麼整齊，就像上帝的園丁已經量好每一根嫩莖的高度似的，竟使它的表面那樣地一平如鏡。

天空籠罩着一切，像一面玻璃罩子，頑皮的小天使們在那上面拋擲雲彩，有白有藍的奇異的色彩。

人們會以爲伯爵的土地正好處在世界的中心，因爲環視四周，從各方面所能看到的只是天空和麥浪。

年輕的伯爵也以爲自己是處在宇宙的中央，因爲當他騎着他的那匹阿拉伯馬走過時，農民們都向他致敬，把他當成一個年輕的上帝。

他走近一片二千多畝的甜蘿蔔田了。一望無際地盡是甜蘿蔔。甜蘿蔔正在成長，那些小植物筆

直而整齊地挺立在那裏，彷彿體操班裏的年輕女學生，像一根一根箭似地排成了行列。

他從馬上可以看得很遠，地平綫上沒有一棵樹木。他坐在馬鞍上時，顯得高聳在這個微小的植物世界上了。他在尋找一隊工人，這隊工人，他昨天和前天，以至這個禮拜裏的每一天，都來看過了。現在正是星期五的正午。

每一隊有七十人。這七十人手裏都拿着鋤頭，彎着腰小心地在鋤草，在每一棵植物四周做着漏斗形的小堤。

伯爵終於瞅見了他要尋找的那一羣人了，於是他便騎着馬奔去。

他奔到他們那兒時正好是十二點。工頭一做手勢，工人們都挺起腰來，放下了他們鋤草的工作。這時正是吃午飯的時間，他們都向田地的那一頭走去，婦女和孩子們正在那兒等着他們。他們用罐子盛了午飯，從村子裏送來了。他們都是同時來到的，正當遠處敎堂鐘樓的鐘開始敲響的時候。

年輕的伯爵跳下馬，把韁繩抛在一個青年的手裏，然後向工頭走去，他問道：

『你們這塊田幾時可以完工？』

伯爵三十歲，一個花花公子。工頭是一個六十五歲的有脾氣的老頭兒。伯爵望去乖巧而又自在，老頭兒歪着脖子，愁眉苦臉的。他恭恭敬敬地回答說：

『我求您別生氣，老爺……土地是挺硬的，好久沒有下雨啦，因爲有草，我們快不了。要是我們整夜幹，也得到禮拜六天黑才能完工。』

這對伯爵反正一樣。他不過要爲他來到田野上找個藉口罷了。於是他點點頭，說：

『那麽，就整夜鋤草吧。』

工頭搔搔腦袋，回答說：

『隨便出多少錢也沒人肯這麽幹的，老爺。』

伯爵大笑起來，他向四下裏望來望去，於是發見了他到這兒來的根源了。一個高高的、身材苗條、長得很漂亮的年輕女人正在把飯罐遞給她的丈夫。

二

少婦也瞅了年輕的伯爵一眼，然後面孔泛起微微的紅暈來，她漫不在意地傾側着她的身體，裝着沒看見他的樣子。她把臉轉向已經坐在地上的她的男人那邊去，對他說：

『吃吧。』

『你弄什麽來啦？』

『除了像昨天那種湯，我還能弄什麽來呢。』

男人知道得很淸楚，家裏什麽也沒有了。小竈間裏是空的。他悶悶不樂地端起罐子，把它放在兩膝中間。然後打開罐蓋，往裏面瞧。

實在，裏面只有褐色的湯。湯面上漂起一點冰冷的油花，當他把洋鐵匙浸到裏面時，油花就沾在匙子上面了。

他一聲也不響。有什麽可說的呢。經過了一個由於旱災而差不多沒有什麽東西吃的非常艱苦的

冬季後，許多村子裏都鬧着饑荒。他們不但不可能有點剩餘，而且拖了一身債。現在工作是開始了，工錢可很低，一天也不過一毛錢。遠處比較幸福的國家的工人們不會相信人們靠這麼一點點收入就可以活命。可是他們甚至像餓狗般挨着餓的當兒，還要從這麼個數目裏擠出一點錢來還債哩。

他不能為了這樣的飯食去責備女人，因為她不埋怨，這就是她的美德了……小麥的價格很低，因此地主們不會多給一點工錢。

他嘆了一口氣，於是吃了幾匙湯，他發現湯裏有一兩個糰子時非常高興。這是女人用麵粉做成的，它們漂在深褐色的渾湯裏，宛如古代的軟體動物。

這男人名叫約翰·吉希。他的姓名最簡短，可是他也最貧窮。貧窮緊跟在他後面，就像正在遙遠的東方越來越黯淡下去的黃昏的影子一樣。

他磨着牙開始吃了。永遠是這個湯。上午是湯，晚晌是湯，他回到家裏還是湯。

『要是我算一算我一生吃過多少湯，』他說，『要是把我吃過的湯都傾倒在一個桶裏……啊，哼……就找不到那麼大的木桶去盛它，就是在伊格爾❶大主教的酒窖裏也找不到這樣的大桶啊。』

女人不搭腔。她心不在焉地瞟着年輕的伯爵，他正站在那裏跟男人們講話。

工人們零散地坐在地上吃飯，大夥兒都躲躲閃閃地捧着女人們送來的罐子。因為他們的飯食都很可憐，值不得一提啊。每個人俯首在他們的土罐上，一齊在吃着。

❶ 伊格爾（Eger）：匈牙利東北部伊格爾河畔一城市，以產酒著名。

『你捎點水來了沒有？』約翰·吉希問。

『沒有。』

『爲什麽沒有？』

『唔，你早晨捎了一些來啦……』

『捎來一升水，是的，可是現在已經一滴也不剩啦。』

『你幹麽喝光了？』

『我幹麽都喝了？……難道我連水也非省不可嗎？』

女人沉思片刻，接着說：

『那麽，我去弄點來吧。』

『快去。』

她把瓶子從口袋裏掏出來，口袋裏除了一塊麵包以外什麽也沒有了。這塊麵包，她也掏了出來，把它遞給她男人。

『吃了這個吧。』

『吃嗎？……要是我吃了它，就吃絕了。』

『你爲什麽要爲這個餓死呢？』

『爲什麽要餓死？……這種話，一個女人是容易說的。這說明你從來沒有當過兵……在我當兵的時候，誰吃了最後一罐頭東西就被懸空地吊在一棵樹上，一吊就是幾個鐘頭。要是那時正在打仗，

他就要被槍斃……這是我不吃最後一片麵包的原因。伯爵的這塊土地上可能要鬧大饑荒……」

女人一句話也沒有回答，便拿起瓶子向井那邊走去了。

她丈夫連抬頭來瞧也不瞧，只是慢吞吞地，十分緩慢地繼續吃湯。

井離得很遠。在甜蘿蔔田旁邊有一塊七萬多畝的大牧場。在牧場的邊邊上有一口飲牲口的井。早先甜蘿蔔田也是牧場，但是被開墾了，所以牧場的邊上就剩下了那口井。

女人向前走着，走着，她的裙子擺動着。年輕的伯爵不懷好意地盯着她，一直盯到瞧不見她的時候。

然後他突然說：

『我得飲我的馬去……那口井有水嗎？』

老工頭好一會兒默不作聲，最後他說：

『有一點兒，老爺。那口井裏還剩下一點水哩。』

『那麼我就到那兒去。』

說着他就跳上了馬鞍。這是一個漂亮的黃馬鞍。年輕的伯爵穿着一條剪裁出色的鹿皮馬褲。在他騎在馬上向水井跑去給他的馬喝水的當兒，他眞是一個漂亮人物哪。

三

伯爵趕到的時候，少婦剛吊上來一桶水。

她一看見他出現就顯得非常懼怕。

『井裏有水嗎？』年輕人問。

『有，老爺，有點水。』女人回答。

『那麼，我要飲飲我的馬兒。』

說着這些話，他就跳下馬，把牲口往水井那邊牽去。

女人忘了灌她的瓶子。便欣然把桶裏的水倒在槽裏，可是槽很大，而且完全是乾的，所以水倒在裏面顯得很少。她又把水桶放進井裏，吊滿一桶上來。接着又吊了第三桶。

馬兒把鼻子浸到水裏，但是不要喝。牠並不渴。

女人笑起來：

『您的馬兒不渴呀。』

『可是，我可渴呀，』伯爵說。

女人對這句話沒有吭聲，又把水桶放進井裏，盛滿了水，小心地把它吊上來。她灌滿了她的瓶子，瓶裏的水洒了一點在井口上，然後把這一瓶水遞給伯爵。

可是他只是用一對燃燒着的眼睛瞧着她，說道：

『我不是渴的要喝水。』

『那麼，您渴的是什麼呀，我的老爺？』

『我渴的是想親嘴。』

於是女人嫵媚地瞅了他一眼，這種嫵媚的神情是只有美麗的少婦才懂得的。

『您不會爲這個渴死的，我的老爺。』

『我就不願意死啊。』

說着他向她踱過去。

她的面孔紅到了頭髮根子。

『老爺，我們是在田野上啊。』

『這有什麼？』

『不過……』

『爲什麼不過？』

『您知道爲什麼，我的老爺。』

『我不知道爲什麼。』

『可是您是知道的……他們會看見我們。』

『要是他們要瞧咱們，就把他們的眼睛弄瞎了吧。』

但是女人沒有把這句話當作玩笑。她走到井的另一邊去了。

『別離我那麼近，我的老爺，人們會用他們的眼睛瞧出的……甚至會瞧出您在想着什麼。』

伯爵本來要跟上前去，不過聽到這些話，他就站着不動了。

『聽着，我爲了你到這田野上來，這已經是第五天啦……可是你不願意了解……』

「不！」

「我還沒有吻你以前，你就休想離開。」

女人嚴肅地說：

「我有丈夫哪。」

伯爵沉默了。

「那有什麼關係？」

「讓您解釋吧，我的老爺。」

「唔，我不解釋……」

但是他的眼睛像是燃燒着的煤塊，這對女人證明了他所需要的是什麼。

「你愛你的丈夫嗎？」他問。

「我是由牧師證婚嫁給他的。」女人說。

「我問的是你愛不愛他？」

「您不能對一個婦女問這樣的話。」

「可是我一定要知道。」

「也許您最好去問我丈夫吧。」

「聽着，別跟我開玩笑……我要得到你……」

「有許多東西人們想要，可是得不到。」

『可是我不慣於那樣。我要什麼，我往往就得到什麼。』
『該要做的事情也是要現在做的。』
『做什麼？』
『就是您老爺該騎上馬，讓我得到安靜吧。』
『可是，我又不要傷害你……我只不過要和你談一次。』
『我們沒有什麼談得來的。』
『我們有……昨夜我因爲想你，弄得睡不着覺。』
『您老爺一定可以吃藥睡覺的。』
『只有你能圓上我的夢。』
『我又不是一個女巫。』
『可是我相信你是的。禮拜一你瞧了我一眼，就把我迷住了。從那天起，我一接近你，你總是躲開。』
『您老爺當然不會短一個太太來安慰您啊。』
於是伯爵用乾啞的聲音回答：
『現在爲了這個我就要親你的嘴。』
他做出彷彿要從井上面跳過去的樣子。
女人嚇得叫喊起來：

『別動，要不，我就跳井啦！』

年輕人站定了下來，拍着他的前額。

『你是存心取笑我的一個壞東西。』

『我怎麽能對一位老爺做這樣的事兒啊。』

『你瞧我，我的兩隻眼睛差不多要從眼窩裏掉出來啦。到現在我已經五天睡不着覺。你不可憐可憐我嗎？』

『啊呀，大老爺，實在告訴我，您今天吃的什麽飯？』

伯爵吃了一驚。早飯時，他吃了大量的冷烤肉，而且喝了兩杯白蘭地。他想在對女人說話以前把自己刺激一下。但是這點他却不願承認，因此他說：

『過去五天，我既沒有吃也沒有喝。我是那麽想念你啊。』

『老爺您聽着。五天來，我丈夫只吃一點湯，早晨是湯，中午是湯，晚上還是湯……您大老爺難道不爲那個可憐的人難過嗎？』

『你爲什麽不給他做點旁的吃呢？冷烤肉，在他麵包上抹上果醬。午飯給他吃肉湯或油炸小鷄……』

『請您千萬不要拿可憐的工人們開玩笑吧……我什麽也炸不了，家裏一點油也沒有啊。我都是用鹽水給他煮東西吃，連加點馬鈴薯都辦不到。』

『唉，你早應該告訴我這個啊……如果你答應我的話，你就會得到一切東西，而且能够愛做什

麼吃的東西就做什麼。」

『請別纏我吧，我的老爺。我是一個誠實的婦女。』

『我是一個誠實的男子。要是你愛我，我不會遺棄你的。』

女人投給他一道仇視的目光。

『大老爺最好請上馬離開我吧。這是您能做到的唯一誠實的事情。我們已經談了很久……我不能對我丈夫解釋，我們曾經談了些什麼話……』

『編一些話來說就得啦。』

『有些話我可以說的，不過我不知道您肯不肯做？』

『什麼事我都願意替你做。』

女人閉上眼睛，把腦袋向後一掉。

『我告訴你一件事情。那些漢子們很快就要鋤完草了。老爺可以給他們吃一頓出色的晚飯，犒勞犒勞他們……』

『我很願意做這件事……』

『我沒有別的說啦。』

『我還帶一隊吉卜賽樂隊去，不過你也得去才行。』

『要是大夥兒的妻子都去，我也就去。』

『可是你一定得跟我跳舞！』

『要是您跟別人跳舞，那麼，您也得跟我跳啦。』

『而且你必須吻我！』

『要是您吻了每一個婦女，那麼，您也就可以吻我。』

『你是一個女巫，但是我不在乎。爲了你，我甚至可以吻醜惡的老太婆……』

『那麼，現在就跳上您的馬，走吧。』

『不，我牽着馬韁繩跟你一塊走回去吧。』

『不，大老爺，您決不能跟我走回去。光是您跟我說那麼長久的話他們就會說許多閒話了。』

『你叫什麼名字？』

『夏娃。』

『那麼，我就是亞當啦。』

『不，你的名字叫維克多啊。』

『你知道：維克多的意思就是「勝利者」，我將把你贏到手裏。』

『老爺爲一個窮女人有那麼多時間浪費嗎？』

『瞧，小夏娃，爲了跟你談話，浪費我一輩子，我也不會後悔的。』

『那對您說來實在是一個很長的時間哪。』

『對我說來，最長的時間是等到明天晚上了……』

『那麼，您上馬快跑吧，也許騎着馬您能更快地跑到那兒呢。』

伯爵用燃燒着的眼睛凝視着她的眼睛。他感到他一生從來沒有碰到過這樣迷人的女人。他跳上馬背時感到一陣暈眩。他向後揮了一下手，便飛馳而去了。

然後，她拿起瓶子，沉思地向她丈夫走去。

四

『你到底跟老爺講什麼來着？』她打水回來時，約翰・吉希憤怒地追問他老婆。

『很好的事情。』

男人深思地望着前面。他已把湯喝完了，可是仍舊感到餓得眼花。他有一肚子火。他有一小時休息時間，可以小睡一下，可是女人已經把他的時間搞掉了一半。現在他不再休息，轉過來盤問她了。

『告訴我，你們講些什麼，你沒羞沒臊的，要不，我就揍你！』

女人在他旁邊坐下來。她發見七十個男子都在瞧她一個。他們都要曉得她曾經跟伯爵談了些什麼。給七十個男子送飯來的女人們和孩子們也都急着想知道。假使一個婦女被一個男子追求着的話，無論她離得多麼遠，人們會在田野上看出一切事情的。

『他告訴我……他要我……』

『哼，不要說謊！』她丈夫咆哮着。

『他要知道你們晚飯想吃什麼。他要在鋤完草的時候請你們大夥兒吃一頓晚飯哩。』

男人驚訝得大睜着他的眼睛。他把他的憤怒忘記了。

『一頓晚飯？』

『唔。』

男人可以摸摸他的肚皮……他是那麼消瘦……那麼憔悴……

『他想請我們吃什麼晚飯呢？是湯嗎？』

『不，是肉！』

『因爲你給我喝够了湯啦。』

他想追問爲什麼讓她來說將吃什麼樣的晚飯。但是他頭腦那樣疲乏，他沒有力氣說話了。

他們望着伯爵和工頭正在談話的地方。他們瞧見伯爵跳上他的馬跑開了。站在周圍的人都脫下帽子，一面高聲歡呼，一面在空中揮舞着帽子。

一個青年向他們跑來，說着：

『要是咱們明兒晚上能够鋤完，伯爵就給咱們吃一頓豐盛的晚飯，每一個人都可以吃個飽。』

約翰·吉希點點頭。

『明兒晚上？』他說，『那麼說，我們非得通宵幹活不可啦。』

女人沉默無言。她不敢正視丈夫的眼睛，只是把眼睛瞅着別處。她想着吉卜賽人的樂隊將要給他們的跳舞伴奏。她在預期中哆嗦着，因爲她已經聽見了音樂的聲音。她可以感覺到伯爵已經向她走來，抱着她的腰，跟她跳起舞來。

另外一個瘦子參加到他們中間。

『你聽說了這個沒有？』

『我聽到了。』約翰・吉希乾巴巴地說。

『他眞慷慨。』

『慷慨……他是一個流氓……』

『爲什麼？』

『他要我們整夜幹活。』

『有月光……月亮剛好圓……我們可以幹活。』

『月亮可以……但是我們……』

『每十個人將分到一隻肥羊，可以來一頓紅燒羊肉……他將給我們一百磅麵粉，以及一切佐料……二十公斤猪油，二十公斤做奶油麵的牛奶酪，還有七担酒。』

『那不够。』約翰・吉希說。

『不够？』另外一個人驚奇地問。

『對我來說，那是太少了。』約翰・吉希說。

『每個人可以得到一兩公斤的肉……一兩公斤麵條……上好的，奶油麵條……每個人可以得到七公升酒……那些還太少嗎？』

『太少了……』

『你也吃不了三公斤菜飯，喝不了七公升酒……那一共就有十公斤哩……』

『那太少了，』約翰·吉希執拗地說。

『那麼，你要多少吧？』

『一切東西！……一切東西都太少了！……』

『我們還有羊……大公羊……又大又老的公羊……肥肥的大牲口……你能把七隻都吃下去嗎？……』

『我能！』

『用一百斤麵粉和二十公斤牛奶酪做的麵條你也能吃下去？』

『我也能！』

『連七担酒？』

『連那個！』

『好，你到底要多少？』

『一切……屬於伯爵的一切……一切……他的二十多萬畝土地，他的府堡，他的農場，他的牲口，他的馬匹，他的猪……』

『你能全部吞下去嗎？……』

『我能。連他本人我都吞得下去……』

『你的胃口眞好。』

『對，我的胃口是不錯……我今年三十七歲了，可是我一輩子都是靠着稀湯活命的……連我母親也是用水餵我的……如今，我到田野上來幹活，我帶什麼來着？……我帶來一升水放在袋子裏，爲的是我可以免得走到井上去浪費時間……當我幹活幹得頭昏眼花時，我就喝它一口……於是我等着我老婆給我送來的午飯……燉的水，那就是我吃的，接着我再動手幹活……現在，對我說來那就是太少了……』

『對一個人的一生來說，也許那是太少了，』另外那個人說。『因爲一個人一天不管吃多少，轉天他又餓得好像從來沒有吃過什麼似的，那倒是實在的情形。』

『活兒可從來不少……第二天永遠是幹不完的活兒，』約翰·吉希忿恨地叨嘮着。『我給這個伯爵幹了一輩子活……從春天幹到秋天……』

『這是咱們的運氣，』另外那個人說，『這是咱們的好運氣哪，虧了有這一片莊園……咱們的運氣是至少咱們有活幹啊。』

『從天剛亮到天黑，我就趴在田地裏賣命，可以累得昏過去……如今，爲了一點點晚飯我們必須要整夜幹活……爲什麼？……爲了一塊肉？……爲了一些奶油麵條？……爲了一杯酒？……』

『他還帶吉卜賽人來哪。音樂！一個樂隊！』

『他不率領佩着帽章的憲兵來嗎？』

另外那個人慢慢地深思似地說：

『你不願跟咱們在一起嗎？……你是要回家？……明兒晚上的晚飯，你不願意來吃嗎？……』

『我當然要吃的……可是，對我說來，那是太少了……』
『那麽，你要什麽呢？』
『要什麽？……明天我要把那狗様的伯爵吃個傾家蕩產……這是我需要的……』
女人低着頭傾聽着丈夫的話。她戰戰兢兢地坐在那裏，害怕着明天會發生的事情……

五

七十個人幹了個通宵。鋤掉幾棵莊稼，他們也不在乎，他們就是一個勁兒地鋤着。午夜後，月亮下去了。像太陽一様，它也西落了。然後黑暗籠罩下來，他們就地躺了下去。夜變凉了。他們感到寒冷。他們本沒想到會在露天過夜。
快天亮時，工頭醒了，吆喝起來：
『大夥兒幹活吧！』
人們掙扎着站起來，抖動着身子。他們走向飲牲口的井，把他們的腦袋浸在冷水裏，咒駡着伯爵，他睡在他家裏柔軟的羽毛床上，而他們却得在田野裏幹活。就爲了一頓晚飯。他們像往常一様地抱怨他。可是，接着他們就想到了那頓晚飯，燉羊肉和奶油麵條，他們就笑了。
特别是年輕人，他們笑着，像黎明時的鶇鳥那様唱着。年紀大一點的人像熊一様靜默着，僅僅偶爾說上一言半語。
七十個人，在日出之前就在匈牙利大平原上開始工作了。

婦女們送來了早飯，每個人都把家裏最好的東西帶了來，因爲她們知道男人們已經幹了一夜活，她們憐惜他們……並且她們盼望着黃昏的到來。她們的脚掌癢癢的，而且她們已經在跳舞，在縱聲大笑了。

約翰·吉希的妻子也給他送來一大罐早飯。她沒有送湯來，送來了比較硬棒的東西，裏面有馬鈴薯和麵條。

『這是什麼？』約翰·吉希問。

『我借來的，』他妻子說，『因爲我知道，你已經累了一夜，還要累一天……你得吃好的，要不，你就不能頂到晚上。』

約翰·吉希往罐裏瞧了老半天，然後說：

『昨天伯爵對你說了些什麼？』

『他能對我說什麼呀？……什麼也沒有。』

『眞的？』

『眞的……什麼也沒有……』

『因爲我做了一個夢，夢見他對你說了一些什麼。』

女人臉紅起來。

『你做了什麼夢？……他說什麼話？』

『你應該淸楚……』

『我早已忘啦……』

『他講了什麼你該忘記的話了嗎？』

女人猶豫了一下：

『他沒有講過這種話。』

『那麼，他到底說了些什麼？』

『他什麼話也沒說……他僅僅問我，做奶油麵條用五十公斤麵粉够不够。』

『你怎麼回答的？』

『我說，那不够，因爲我們人多。因爲，我們女人們也來。』

『你告訴他你也來嗎？』

女人用她的大手帕掩着她的眼睛。

『你爲什麼這麼逼問我？……我沒有說過一句像那樣的話……』

『像什麼？』

『像你打算叫我說的那種話……我告訴他，他必須每十個人殺一隻羊，因爲他們的家屬也要來的……』

『帶了他們的老婆嗎？』

『還帶了他們的孩子。』

『唔，你就一個人來，因爲你沒有孩子。』

女人嘆了一口氣。

約翰·吉希把他的罐子向旁一推。

『借東西是可憐的事兒，因爲借了人家，得還人家。』

『我們是要還的……』

『用什麼還呢？……我一禮拜還掙不到六毛錢……』

『但是你得吃呀，因爲天那麼長，你會沒有力氣的。』

『啊，可是我會有力氣的。在這一天裏，我會十分强壯的，夏娃……』

女人聽到她的名字時嚇了一跳。伯爵也曾這樣喊她：夏娃……

『吃吧，』她輕輕地對丈夫說。

『不，我不吃，如果我吃飽了，我就不能把伯爵吃得傾家蕩產了。』

『當然你不能……你想什麼來着？……』

『明天他還是有錢嗎？』約翰·吉希問，『你想無論我今天吃得多麼多，伯爵明天仍舊會有吃的，而且後天，以至永遠都會有吃的嗎？』

『我什麼也沒有想……』

『那麼，回家去。把飯捎回去，我今天說什麼也不吃了。晌午你就不用勞駕再來，如果晚上你來跳舞，那就行了。』

女人激動地嚷起來：

『你還是什麼話？』

『晌午你不用出來……只許夜裏來！……你不來，我就去接你……』

『我的寃家，你不舒服啦……』

約翰·吉希微微笑了一笑，像是一個有什麼事情須要笑的人。

『不，你回家去吧，』他說，『不要讓我再說第二遍了……』

女人的兩眼含滿了淚水。

『啊，親愛的，親愛的。』

她兩手交叉着，開始哭泣。

這時，約翰·吉希變了主意。他覺得他做得不巧妙。女人是機靈的，她會疑心。

『好吧，』他心平氣和地說，『我吃一點兒吧。』

他一面說着，一面吃了。吃得不多，可是他吃了。他甚至像拍一匹馬兒似的，拍拍他妻子的後背。他甚至沒有叫她拿開那個罐子，却瞧着她用一塊布和一些草，把它蓋好了，然後埋在泥土裏，把它保存好了。

到晌午，他們有了很大的進展。他們說鋤草工作馬上就可以完了，他們甚至還從他們中間派了兩個人去準備竈火。

到正午時，女人們都來了。七十個妻子，沒有一個例外。彷彿預先約好了的，她們都穿了節日的衣服來的。連年紀大的婦女也一樣。要有一個跳舞會，她們都準備好了。

只有約翰·吉希的妻子穿着平常的衣服。他對她微笑着，問道：

『你這樣够漂亮嗎？』

『要是你覺得够漂亮，那末我就是够漂亮啦。』她說。

女人們在午飯後沒有回家，她們就留在田地裏。到下午喝茶時分，草鋤完了。二千多畝的田地躺在他們背後。那是完成了的一件了不起的工作。

眼睛能看到的是連綿無垠的新翻的黑沉沉的土地。新莊稼在風裏來回搖擺。

羊早已送來了，七隻改成了十四隻。不是把全部的肉都放在大鍍裏，他們大夥兒把多餘的分了。每一個人興高采烈，唱歌作樂。聲音被風遠遠送過匈牙利大平原。

傍晚，伯爵騎着馬出來了。他也穿戴着節日的服裝。他的裝束是新的，他脚上穿着亮錚錚的馬靴，打扮得嶄新漂亮。他頭上戴一頂獵帽，肩頭掛着一支長槍。

他們用歡呼迎接他，伯爵依次和每一個人握了手，男人和女人都沒有例外。他也跟約翰·吉希和他的妻子握手。

『你好啊，夏娃？』他對女人說，而且握着她的手，比握別人的握得長久些。約翰·吉希朗笑着說：

『今天我們要把您老爺吃個傾家蕩產哩。』

『盡量吃吧，』年輕的伯爵說，按照那時的習慣，他和大夥兒都表示親切。他甚至拍了拍約翰·吉希的肩膀。

『一個人是理當……一頓晚餐的……』他說，這是套聖經裏耶穌說的話。不同的是，耶穌說：『一個人是理當足衣足食的……』但是年輕的伯爵不敢說這句話，怕農民們要求增加工錢。他覺得說『一頓晚餐』就足够了。

約翰·吉希微笑了。

『我們有一種胃口……但是這種胃口可以教我們像蟲子似的，吞掉四周的一切，連土地都吞下去。』

『可別那樣，不然，你會傷了你的胃。』

說着這話，他捏了一把那個少婦的面頰。彷彿等着她去拯救他的土地一樣。

約翰·吉希放聲大笑。

等伯爵走遠了，他對他妻子說：

『你沒有換換衣服，十分可惜。你有我給你買的漂亮衣服啊。』

『這就够好啦，』女人說，侷促不安起來。

晚餐開始了。廚子也準備了肉湯。肉湯濃得像油一樣。味道又厚又好！……

『你不吃嗎？』女人問。

『好吃嗎？』

『很好。』

『那麼，我就吃吧。因爲我一輩子喝了那麼多湯，那麼糟的湯，連餵猪也不用的湯……可是，

假使把我一輩子所吃的好飯湊在一起，還裝不滿今兒早晨你給我送飯來用的那個罐子哩。』

女人裝滿了他的盤子，甚至裝得有點漫出來了……於是他開始吃起來。他餓得通身發抖，然而吃到第十匙，他就感到吃够了。

異常的震驚和憤怒從他心頭湧起。那麼，他怎麼辦好呢？……他怎樣履行他的諾言呢？……他吞下肉湯，和酒一起吞下去。那是一大杯酒。

於是他要發作了。

他弄到一大塊肉，一大塊麵包。他只有瞧着它。

『你爲什麼不吃？』他妻子問道。

『不忙，……我要吃到明兒早晨……到現在還只上了湯哪❶，』他說。

太陽已經落下去，月亮也昇起了好久，開始明亮起來。

伯爵四處走動，跟每一個人攀談。他擁抱每一個人，對他們說着一些好聽的話。

然後，他開始吻起女人們來……一個接着一個。

約翰·吉希望着，他等着輪到夏娃。

夏娃也等待着，四肢在打哆嗦。

可是此刻不知從什麼地方出現了一隊憲兵，是些快活漂亮的小伙子。他們說，他們是偶然來到

❶ 歐洲人吃飯以湯開始，此處指晚餐剛開始。

的，不是來妨害誰的。他們的帽子上鑲着軍章，他們的招呼使每個人感到快樂。

約翰・吉希大笑着。他抓緊了吃飯用的刀子。

現在伯爵接吻已經臨到他們面前了。他向夏娃走上一步，鞠了個躬，但是……沒有吻她。

伯爵要求夏娃跳舞的當兒，兩個憲兵就在附近站着。

夏娃望着她的丈夫。

『去吧，』約翰・吉希說，『跳舞吧。晚飯不錯，你一定要跳舞，要不你會找到痛苦的。』

跳舞進入了高潮。舞伴共有五六十對。伯爵在吉卜賽人前面。

約翰・吉希開始吃了。他吞了一口。他吃不下去了。溢到了嗓子眼，他把食物吐了出來。

『憲兵先生，』他說，『你瞧，爲難的是……』

『什麼，我的朋友？』憲兵問道。

『這兒是一頓豐盛的晚飯，可是一個人不能從這上面得到好處。他不能够一頓吃飽了，因爲他沒有那種胃口。』

『爲什麼他沒有那種胃口？』

約翰・吉希從地上找到他的刀子。他把它小心地擦了一擦。

『一個窮人是不能吃的……爲什麼？……因爲他是一個窮人……一個窮人只有把憤怒吞下去……難道這不是真的？……他是用稀湯養大的……等到看見了肉，他已經飽了，別的人才有這種樂趣。』

『吃吧，老兄，吃吧，』憲兵說，用眼睛盯着他。

但是約翰・吉希沒有瞧見他。他的目光朝向另一個方向，朝向吉卜賽人的樂隊。

一個人不能對一切都合胃口……一個窮人根本就沒有什麼胃口……

正在這一刻，伯爵吻了那個女人。

約翰・吉希微笑着。他變得面色蒼白，然而還是保持着微笑。他的手握緊了刀子，於是他深深地把它扎進憲兵的身子裏。

勞榮譯

宰猪大宴

我的父親正在用他的木匠使的大斧劈着木頭。他正做着雪橇上用的滑板。白天，他已經用斧頭把它粗粗地劈了一下，現在天黑了，他在房間裏的燈光下把它加工，使它光滑起來。

我們對這很感興趣。但我們的母親却對這毫無興味，這眞使我們吃驚。木片很好玩地蹦起來，我們可以用它們在火爐邊上很愉快地做着遊戲。我們並不怕木片會打中我們的眼睛，因爲用斧頭劈下來的木片，原是已經很薄很柔軟的了。就是它們打中我們的一隻眼睛，也是不會受傷的。

當最後那根長長的木頭已經變成光滑了的時候，我的父親就坐在上面，好像是騎在馬上一樣；他把它夾在他的兩腿中間，用鑿子在它上面打了一個眼。我們也三個四個的一個挨着一個地坐在上面，假裝着正在騎馬，而且使舌頭嘖嘖有聲。房子是很溫暖的，因爲我們可以直接把木片投入火爐，而且在爐灶上，正在煮着玉蜀黍。當它煮熟了的時候，我們的母親用一個木匙把它撈出來，放在一個瓦盤上，我們等不得它稍稍冷却，就把它搶到小手裏，馬上剝起來吃了。

這是一個愉快的小小的家庭，裏面是擁擠而且喧鬧。只有當那一個小孩大聲呼號起來的時候，我們的父親才招呼我們說：

『你們都別鬧！』

外面暴風雪正在怒號着，要想出門是不可能的。我們沒有狗；因爲母親說她還沒有辦法養活她的小孩子，當然更餵不起狗了。

忽然我們聽到在屋簷下響起了脚步的響聲。笨重的靴子踏在乾燥的土地上；客人到來了。

『又是那個鬼來了？』母親很不高興地問。但我的父親却笑了起來。

『難道你就是這樣迎接你的客人的嗎？也許他們會給你帶來一個乳猪呢。』

我們小孩子聽到這話很快樂，因爲我的父親不能說比這更有趣的笑話。自然，我們既沒有乳猪，也沒有大猪。猪圈是空着的，聽說今年不打野猪，我們都很難過；能够親自看到燒烤猪肉，是多麼的令我們高興啊！我們每個人都燃起一團團的小火，而且互相爭吵着，究竟是誰的火燃得更好。

來客已經走進門廊了。我們已經聽出了斯蒂芬舅舅那低沉而粗暴的聲音。

『現在你們總該開門了。』他在門外大聲地喊着，用他的靴子在門上亂踢一通，顯然他是找不到門閂。

我的母親開了門，於是兩個高大得很的人走進房子。他們是斯蒂芬舅舅和杜博斯。後者和我們並不是親戚，所以我們並不叫他舅舅。他們穿着寬大笨重的外套。在他們現在穿着撒滿了白雪的大黑外套的情況下看來，眞像是兩個雪人。

他們兩個人走進房間後就坐了下來；一個坐在床前，另一個坐在火爐前面。很快地他們就取出烟管，裝滿了烟，把它們點着了，於是注意地看着我的父親做活。

『我說，格里哥爾，難道這工作需要在房間裏做嗎？』斯蒂芬舅舅說，清清他的喉嚨，而且把痰吐在木屑堆裏。『如果我這樣做，我的老婆一定會把我打出門外；看來你有一個比較好的老婆。』

我的母親並不笑，却用着多少有些不快的聲調說：

『而且，你家裏還有更寬敞的房間來擱這樣的大木頭哩。』

斯蒂芬舅舅是母親的堂兄弟，是村裏最富裕的農民之一。他是一個沉默寡言的人，只有當他喝了一點酒的時候，才喜歡講話。現在他正是處在喜歡講話的心情中。

這是一個快樂的夜晚。看看從那兩個魁偉的人的外套上雪花是怎樣地融化，雪水是怎樣地從他們週身一點一點地滴落下來，好像融化了的雪水從屋簷上滴落下來的樣子，是很有趣的。

我們繼續玩下去，因爲當他們還在談着話的時候，睡覺實在是太早了。我的父親絕不讓他們的談話來打擾自己，而毫不疲倦地專心做着活，從他打穿的眼裏嚼嚼啪啪地蹦出木片來。

當那雪橇底滑板做好了的時候，我的父親又用鑿子在它前端刻上一朶花；這一類花，原是雕刻在門柱上的。然後他把那已做好了的滑板拿出去，而把另一條木頭帶進來；於是他又用斧子劈起那木頭來，把它刨平，開始打眼。

我不知道他們以後還談些什麼，但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情發生了。

這兩個人嘲笑着我父親打眼的手藝，因此我的父親就對他們說：

『不要像狗似的亂叫……如果有誰能够比得過我的手藝，我寧願把雪橇送給他。』

他們打賭誰能一口氣用斧頭劈一百下。

能够看到這樣稀奇的事情，我們小孩子眞是覺得又驚奇又快樂。

『可是，如果誰敢來打賭，而且輸了，那他必須給我一口大猪。』他們想一口大猪未免太多。講了很久的價錢之後，他們同意拿出一口小猪；但那必須是個至少有四十公斤重的好猪。

杜博斯不參加這個打賭，因爲他說他並不是一個魔術家，但他說一口氣至少能够劈二百下。

他脫去他的衣服，一直脫到他的襯衣。他只穿着一件厚汗衫。但是當我父親開始來顯本領的時候，他連那件汗衫也預備脫掉了。

我的父親坐在那裏，緊緊地握着他的小斧頭，磨快它的刀鋒，用嘴在它上面吹氣，而且在他的襯衫上抹了又抹，然後直往木頭裏砍去。於是他開始鎮定地劈起來，配合着斧頭的起落。我們跟着慢慢地數：

『一，二，三……十五，十六……二十三，二十四……』這樣一直數到了一百。

我父親的臉都脹紅了，當他終於劈完了一百下的時候，那溝槽並不比開始的時候大得多少；他跳了起來，扔下了斧頭。那斧頭幾乎砍着了縫級機的架子。母親大大地駭了一跳，她彎下腰，把燈放在地板上，看看究竟打壞了什麼東西沒有。但結果却什麼都沒有損壞。

現在斯蒂芬舅舅坐在我父親原來的位子上，可是他却沒有辦法跨在木頭上面，於是他坐在木頭的一邊。但他覺得就是這樣也不合適，因此又坐在一隻木頭前面的小椅子上面。他開始劈了起來。他是劈得那麼快，我們幾乎趕不上數：

『一，二，三，四，五，六，七……』

於是斯蒂芬舅舅停了下來，等待着。

他用襯衫袖子抹了一下自己，開始笑了起來。

『等一等，你們等刻就能看見你的父親會白白地輸掉他的雪橇。』我們相信他是不能再劈下去的。

我們屏息着呼吸等待着。

斯蒂芬舅舅舉起了斧頭，把它一直砍進溝槽去，於是比先前還要更快地劈了起來：

『八，九，十，一，二，三……』

他又停住了。

『我說，這是不行的，』我的父親喊道，『這並不是一口氣劈到底，中間停頓是不允許的。你是一個無賴，先生！』

斯蒂芬舅舅一面咒罵，一面又開始工作。

『五，六，七，八，九……二十一，二，三，四，五……』

這樣他一直劈到三十五下，於是，不知怎樣一來，斧頭滑出了他的手掌，他劈到溝槽旁邊去了。

『這沒有關係，』他說，『我已經劈了三十五下。我並不是木匠，也不是什麼建築工人。』

『好吧，』我的父親說，『我許你錯三次。再開始吧。』

『再開始……我可不願意。我根本不想再從頭開始。我要連續劈下去。我很高興我已劈了這麼多。我已經劈了多少次？三十五……』

他又開始劈起來。但我們小孩子却已經樂得不行了。

『到房間後面去。』我的父親向我們喊道。我們連忙向後面走去，但走不很遠，因爲我們的房間原是很小的。我們幾乎爬到床底下去了。

『五，六，七，八，九，十……』

於是又完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

像這樣他一直劈到五十八，於是他又失手了。

他變成這樣的可怕，甚至連斧頭砍在什麼地方都忘了。他只是睜大了眼睛盯住它。

『這沒有什麼關係，』我的父親說，很慷慨地安慰着他，『在一個農民說來，就是這樣也算是勇敢的。再劈下去吧。……你還可以再錯一次。』

斯蒂芬舅舅樣子顯得很可怕。他舉起了斧頭又再劈起來，但是，看，剛劈到第四次，他又劈歪了。

接着自然是一陣叫喊和吵鬧。斯蒂芬舅舅轉動着他那個黑色的痛苦的頭，當他的眼睛注視着我的時候，我是這樣的驚駭，生怕他會拿起斧頭來把我劈成兩半。

果然，他又舉起了斧頭，盡他所能地劈着木頭。他不過是把它亂砍亂劈一頓，糟蹋木料能了。

『喂！喂！』我的父親笑着喊道，『上帝保佑你的斧頭，你這是在毀壞雪橇啊！』

他抓住他內兄手上的斧柄；他們互相扭打起來。

這莊稼漢有我的父親兩個高大，他無論如何不肯把斧頭讓出來。但我父親那樣的使勁拉着斧頭，以致這個龐大的人突然跌倒在地板上的木頭中間；他的頭上沾滿了鮮血。

『我要殺了你，』他低聲地駡着，『我要把你們統統殺死。』

他想找一個什麼傢伙，但是他的手却發着抖。我們駭得大聲地拚命地喊叫起來。我們都看到父親和這莊稼漢互相扭在一起，每人都要把對方掀倒在房間裏的床上。兩張床都毀了，床上的被褥也散亂了，我的母親痛苦地絞着雙手；但是，使我非常吃驚的，結果是這兩個扭打的人突然分了手，而且都笑了起來。

『噯呀，這個小小的人究竟是用什麼材料造成的呢，』斯蒂芬舅舅說，一面抹去他額上的汗水，『我眞是料想不到。』

於是他坐了下來，披上了他的外套，然後又把烟管拿出來。

當看到什麼事情都沒有了的時候，我們小孩子就又從床下爬出來。終於我們也笑着，跳着。

『喂，敎父，』杜博斯極其沉着地說，『現在你必須把猪送給格里哥爾了。』

『讓他自己去捉吧，如果他不怕我的老婆。』斯蒂芬舅舅說。

『我可以去捉嗎？』我的父親問道。

『如果你要去，那麼馬上去。』

『好吧，這樣正好，讓我們走。』

『在這樣暴風雪的天氣裏出門，你莫非瘋了嗎？』我的母親說，她正在想法整理着床鋪。

他們果然穿上了外衣，走了出去。

我們很快樂，我們還從來不曾看見過這樣漂亮的打架；我們不斷地回想着他們所曾經做過的一切。

但我的父親並沒有回來。母親不能把床重新整理好，因此她含着眼淚在原來擱床的地板上給我們做了一個臨時的睡舖。

在一大陣噪鬧以後，我們才慢慢地入睡。但我的母親却通宵未睡，等候着父親。

半夜後我曾經醒來，但我發現母親仍然沒有睡，這使我害怕。我馬上哭起來，因爲我怕說不定父親已經遇到了什麼不幸；但我母親走近我們，用她那温柔的、沉靜的聲音來使我們安心；她說，並沒有發生什麼事情，一定是那些農民們把父親引誘到酒店裏去，這是他們一向的習慣，他們正在那裏喝酒呢。他們正在喝着酒做着買賣。

我果然又很好地睡着了，一直到聽到一個小猪在門外嚎叫的時候，我才醒過來。

『你聽到嗎？你聽到嗎？媽媽！』父親敲着窗戶喊，『把鉢子和刀子拿出來，我們馬上要殺猪。』

現在我們都醒了，一下都從床上跳起，彼此推着，使每個人淸醒起來。我們穿好衣服就走了出去。在我母親面前，燈光發着亮，她通宵都是縫着東西，因爲她有很多活要做。她正在爲農家姑娘們縫着衣服。

這是一個異常晴朗的早晨。雪是光滑的，地面上被晚上暴風雪劃出來的大道，看起來像是一條條拉開來的漂白的絲帶。

這是我一生中曾經親眼見過的、最美好的一次殺猪。我們出去的時候，小猪上面已經燒起了火；火光很大。看着父親用一根燒焦的樹枝把灰燼刮去，一個那樣又小又黑的猪仔在火下燒烤，我們都笑個不停。

但是，無論如何，只有到我母親煮起那像通心麵般細長柔軟，在鍋子裏老是裂開，而且不斷地流出玉蜀黍餡汁來的腸子時，才成爲一場宰猪大宴哩。

何家槐譯

悲劇

人人都在談論着明天沙魯特女兒的婚禮。午飯以後，割稻的人或者躺在禾堆旁邊，或者躺在用叉和耙搭成的臨時帳幕下面，帳幕邊緣的陰影，正落在那些躺着的人們臉上；這也不過足以使人不致中暑罷了。

在廣大的黃色田野中，這些忙碌得像螞蟻一樣的人，到處快樂地奔忙着。在這非人所能忍受的、永遠不停的苦役裏面，他們唯一的快樂就是揮舞他們的手臂和轉動他們的舌頭；青年們和年輕的姑娘們互相嘲弄着，戲謔着，好像除此以外，他們就沒有什麼可做似的。

查諾斯·基斯吃完了由他那個生着滿臉雀斑，看起來簡直好像是一個他的小模型似的傻兒子給他送來的蘋菓餅。他環視着四周。但他懶得走到那些禾堆旁邊去，因而就直挺挺地在那滿佈着稻梗的土地上伸開腿躺了下來。他把帽子遮蓋着他的臉孔，馬上睡着了。他才聽到的一件事，就是巴爾·沙魯特爲了婚禮，除了一切其他的事情以外，還宰了一隻小肥牛。

他就這樣的睡着了。

誰都沒有想到他，連他的兒子也沒有例外。他的兒子注視着那個罐子，看看他的父親是不是給他留下一點吃的東西。他斷定什麼也沒有了。那個盆子空空的像他的狗——考利舔過的一樣。因此

他把盆子倒翻了過來，跟着狗去找榛子了。

當查諾斯·基斯睡醒了的時候，他舔着他的嘴唇。在睡夢中他曾經參加了婚禮，而且吃了一個痛快。他憂鬱地搖着他的頭，因爲他已什麼都忘了：忘了他曾經在過什麼地方，也忘了他曾經吃過什麼東西。假如他還沒有醒，該多好啊……

他一生都是習慣於赤貧的，因此他並沒有難過多久。他轉了一個身，想重新睡覺；但睡不着。在帽子底下，他的臉紅得好像煮熟了的大龍蝦。他推開他那一頂被塵土染黑了的草帽；田野的微風吹拂着他，使他覺得很舒適。

『該死的老傢伙沙魯特！』他想道，『我替他足足幹了一輩子的活，他總應該邀我去參加他女兒的婚禮；至少我可以大吃一頓罷？』

他伸出了他的大拇指：

『他們有肉羹。那精美的、豐富的、黃油油的鷄肉羹，才像個様兒。我會得到一大盤鷄肉羹哩！』

他好像已在貪得無厭地把那長長的、奶油色的麵條吞嚥下去。

『都回去幹活呀，夥計們！』有人在喊着。

查諾斯·基斯一動也不動。忽然他想起他小孩時候曾經參加過的一次婚禮。他和那家是親戚，但在那次整個婚宴中，他所吃到的不過是一對鷄脚罷了。

强烈的、無可奈何的憤恨抓住了他；他感到了狂怒。他揑緊他的拳頭，想狠狠地打，甚至把一

切都打得粉碎。

但他的指頭還是照樣伸着，這使他又回復到原來的思想裏去：

『菜包子……我能吃六十個，如果沒有五十個，那簡直等於沒有……』

『去幹活呀！』他們喊道。

他爬了起來，感覺得肚子餓了。他看了看那燒黑了的罐底，是空的……裏面只剩下了髒水。輕蔑而且憤怒，他踢着罐子。它的邊兒被他踢破了。這個罐子原是修補過的；一段補罐子的鐵絲，戳穿了他的靴子。

『該死，』查諾斯駡着說，使勁地把那一段鐵絲踢掉，『只要我活多久，窮苦就要咬嚙我多久。這老賊是不會邀請我的。』

他整天都不高興，也沒有人注意。查諾斯原是那些不爲人所注意的渺小的人們之一。他一生都是這樣地生活着，從沒有一刻受人關注。既不强，又不弱；既不小，又不大；既不是跛子，又不是大肚子，究竟有什麼東西足以吸引人們呢？他同任何人一樣，生着兩隻眼睛，一個鼻子。他也同樣的留着鬍鬚。他並沒有遭遇過什麼特殊的事情。天亮了，他就起床；天黑了，他就睡覺；年紀到了，他就結婚。結婚那一回，是他吃飽肚子的最後一次，甚至吃出了毛病。他從沒有參加軍隊，離開村子最多也不過十次，而且只是到市集上去的。在一生之中，他只眞正的笑過一次——那一次他的父親因爲他吃光了整盤麵條，想狠狠地揍他一頓；但當老人一拳打出去的時候，由於用力過猛，身體歪了一下，滑倒了，頭撞在牆上。之後他的父親就死了。

從此以後，他唯一的樂趣就是吃。他常常爲這事情打他老婆。他有時也轉動一些念頭，但所想的却儘是好吃的東西。就是在這個唯一能够使他感到興趣的方面，他也想不很遠，因爲他並沒有什麼經驗可以做他想像的根據。

晚上，當他們回家並去向那個富農報告工作情況的時候——因爲在他們村裏個個人都是自己帶吃的——老沙魯特對他們宣佈說：

『男人們和女人們，明天你們每個人都可以來參加我女兒的婚禮。你們可以盡量地吃。』

查諾斯·基斯變得糊塗起來。他簡直有些心慌。他生怕自己吃不消。旁的人都很快樂，大聲地喝采，但他却沉默着。他站在後面。天漸漸黑了下來，根本沒有人注意到他。於是他也隨着大家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回家去。

他在家裏吃了晚飯。他們吃的是麥麩湯。他靜靜地吃着，不說一句話。他踢開了那個爬過他的大腿而且咪咪地叫着的貓。他的心裏是空蕩蕩的。但他有一個極奇怪的感覺，好像他正面臨着一個他一生中最重大的任務。他還不能十分確定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情，只是明天的婚宴使他心裏充滿着恐慌。

他晚上睡不着覺。他醒了好幾次，老是輾轉反側；一想到明天，他就覺得很不安了。

他又伸出了大拇指：

『他們首先會端出鷄肉羹……我要吃完它一桶。』

他微笑了。他又想起如果他們把所有的馬鈴薯湯、葛縷子湯、酸櫻桃湯和麥麩湯——把他一生

中吃過的湯都倒進一隻大桶，那麼天呀，全世界一定找不出這樣大的一隻桶子，甚至大主教伊格爾的地窖裏也沒有……但是，如果他們把他曾經吃過的好東西統統堆積起來，那麼可憐，就是今天他在田野裏踢翻的那個破舊罐子，也都裝不滿哩。

突然他感到好像他的靴子穿在他的脚上，那個鬆了鐵絲的破罐子正纏着他的靴子。他使勁地踢着。如果他睡的是好床，那是立刻就會垮的；但他睡的草床，却經得起這種震動。查諾斯又用力踢了一脚——他要踢開窮苦。

第二天早上，他憂鬱地醒了。他才從他的眼睛裏抹去了他的惡夢，他的胸口却又感到了壓迫。他好像是被鐵絲緊緊地捆住了。

『該死的老傢伙沙魯特！今天我要吃他一個精光。我替他受苦已經受够了。』

他不敢吃早餐。中午，他甚至沒有碰一碰他的午飯，生怕晚上肚子不餓。平時，當他和他老婆吵架的時候，他常常整天不吃東西，也毫不在乎；可是，現在他的肚子却震顫起來，他餓得發昏了。

他咬緊他的牙齒，咬緊他那寬大的、骨頭凸出的下顎；他那陰暗的眼睛，筆直地凝視着前面。他用一匹野獸般的頑强的憤怒掙扎着。但他堅持着他的决心，决計不吃東西。

『五十個菜包子。』他重複地自言自語，並用鋼鐵般的意志力量揮舞着他的鐮刀，好像一架收割機那麼的有節奏。

世界在他週圍停止活動了。他看不見廣大的麥田，看不見就在近旁幹着活的人們；他不知道任

何人和任何東西；他沒有過去，也沒有將來。他的全身心都凝固在一個頑强的決定裏面。他把它當成一個超乎人類生活以外的任務來對付。他覺得他的整個內臟，他的整個胃，都已經變質，能夠幹出出人意料的事情來。當他目光炯炯地環視着週圍的時候，他覺得他能夠像打麥機一樣地把整捆整捆的禾草吃掉。

黃昏終於到來了。他們在完工之後回家。在村子裏，婚宴從中午起就已開始。根本沒有準備的時間，人們只要坐到擺好了的桌子上去。

查諾斯·基斯發現自己的座位是在一隻角落裏。這樣更好。他靠牆坐着，準備來迎接敵人。他下定了和他有個祖先曾經用來對付一支二千人馬的土耳其軍隊同樣盲目而野蠻的決心。

他們端來了肉湯。

查諾斯無所謂滿意，也無所謂不滿。他們給他一隻很深的碗；廚子把湯盛了滿滿的一碗。面上那層金黃色的油膩足足有半吋厚；它並不像普通油脂一樣地凝結成發亮的油珠，而是凝結成了連續的油層。

查諾斯拿起了他的木杓子，平靜而且嚴肅地開始動作。他的胃顫動起來，他簡直難以控制他的食慾。

當他吃到第十杓的時候，他大大地吃了一驚：原來他已經飽了。

他的臉上罩上了一層蒼白的顏色。他覺得自己做的是件巨大的事業。他突然感到自己的渺小。有一種思想，像一陣風似地掠過他的腦際，就是他覺得他自己無力勝任這件工作。

他皺起了眉頭。直條條的皺紋出現在他那低低的前額上。他咬一咬他那寬大的牙床，又開始戰鬥起來了。

好像他慣於從左到右——半圓形地揮動他那鐮刀似的，現在他也機械地、有節奏地、不停地把杓子舉向嘴邊，一直吃到碗底空了爲止。

他突然感到噁心，這食物對於他那習慣於毫無油味的稀薄羹湯的可憐腸胃，實在是過於油膩了。

第二道食物是匈牙利的乾酪糊。它是美味可口的，有很多的酸乳酪和烤猪皮。他們把它堆在他的盤子上。

查諾斯·基斯取出那把配有骨頭柄子的黃色破叉子；於是，他跟以前同樣沉着地一口氣把它吃下去。他並沒有感覺到食物的滋味。他感到腸胃的壓迫，很想走到外面的新鮮空氣裏去，或者至少狠狠地發洩一下。他環視着週遭，懷着無限的痛苦和嫉妒看着週遭的人們。誰都很愉快，笑着，吃着。可是他，却早已知道他是完了。今天他所吃的東西，比他一生中隨便那一次吃的都要多。但他咬了一咬他的牙齒，又伸出了他的盤子去接受第三道食物。這是扁豆燻肉。這時外面，在僕人們和雇工們中間，正常的上菜秩序（這是由裏面最優秀的人物背誦詩句來決定的）已經沒有人管了；他們手邊有什麽東西，就盛來什麽東西，有的吃這樣，有的吃那樣。

就這樣一直繼續了整整兩個鐘頭，沒有一刻停止和休息。

那是當菜包子端上來的時候。

『五十個。』查諾斯·基斯自言自語地說，一層濃霧蓋上了他的眼睛。

另外還有幾塊肉和菜包子混在一起。當查諾斯·基斯在吃完了三個大菜包子以後，還想把一塊非常結實、沒有煮熟和嚼不爛的肉吞嚥下去的時候，他很可怕地站起來了。他的眼睛鼓了出來，幾乎跳出了眼窩；他那頸子上的筋脈，也脹得和繩子一樣的粗。

當他頭腦還有點兒淸醒的時候，他跑出了房間。走到桑樹那兒，他才覺得輕鬆了一點。那一塊梗住他的喉嚨、幾乎使人窒息的肉，又滑回到他的嘴裏。

淚水浮上他的眼睛。他的牙床咬得那樣的緊，甚至楔子都難打進去。

於是，帶着悲憤的醉態，他詛咒着他自己：

『你這遭瘟的，狗！』

他又一次地把那一塊肉吞嚥下去。

但那一塊肉總是嚥不下去。它梗在他的喉嚨中間，上不來，又下不去。

他的手在空中亂抓。他那瘦長的身體痙攣着，隨即仰面跌倒了。

在地上，他在可怕的痙攣中無聲地掙扎着，直到最後什麼動作都停止了為止。

沒有人注意到他已經消失了；沒有人注意到他曾經在那裏呆過，或者他曾經生活過。

何家槐譯

羊槽

那個村裏最窮苦的佃農死了。

他死得很不錯，是慢慢地病死在床上的。他們把他裝在一具粗薄的棺材裏送往墓地。只有幾個人送喪。這就是他那兩個還沒有結婚的兒子，他那乾癟的老妻，三個鄰家婦女，還有一個和他吵了一生的老頭。這老頭所以要陪他走完他的最後一段路程，也許只是爲了要再一次地撒土在他的身上，在他的棺材上面。四五個小學生跟着他們的老師走在前面，一路歌唱着通過村子；此外還有四五個走在後頭，他們並不唱歌，只是向前凝視着。

當他們回到家裏的時候，大家歇了一會兒，談到他是一個好人，本來應該活得久一點；也談到他很喜歡抽烟，如果沒有烟草，他甚至吸起甘薯莖來。這是人們最後一次談到他。

兩個兒子走進了那間矮得連他們的帽子都要碰到天花板的房子，默默地坐在兩張椅子上。他們的母親把窗子關上，當棺材停在房子裏的時候，窗子是始終開着的。

老婦人生起了爐子，把那個農民送給他們的一罐白菜捲熱一熱。從葬儀開始一直到結尾，這罐白菜捲都是放在房子裏，它的氣味擾亂了教師的祈禱。這兩個兒子一直都在想着：當他們送喪回來的時候，爲了紀念他們父親的去世，他們至少要好好地吃一頓。他們心裏認爲那個農民是好人，雖

然就在三天以前，他曾經叫他們搬開這座房子。他答應他們可以一直住到老頭兒死了爲止，但是堅持他們第二天就要搬走，因爲另一個佃戶已經等着要搬進來住。這時已是春天，由於老頭兒生病，他的施肥工作已經落後了。

他們並不憂愁，因爲他們早已準備好了前途。當老太婆到牧師家裏去請求他來給她的老頭兒舉行最後一次聖餐禮的時候，牧師老婆已經問過她：『蘇茜嬸嬸，現在你打算幹什麼呢？』牧師老婆願意給這老太婆一個地方居住，如果她帶她自己的床去。那間小房子是空着的，它可以永遠歸她所有；她要做的就只是照料照料家禽，採集一點鴨子吃的菜蔬，餵餵母猪，清理清理院子，和在花園裏做點工作——盡一個老太婆的力量。這就使她安心了，她又覺得自己安定下來了，甚至沒有哭得以前一樣悲哀了；現在她倒是有點惋惜以前從沒有過這樣好的活兒。她已經住厭了這間破舊的老屋了。現在她只是在房子中間掃掃地，爲什麼她要給別人工作呢？第二天早上她就要搬到牧師家裏去，旁的她就不用管了。

他們慢慢地而且沉默地吃着，一直到大家都吃飽爲止。於是兩個兒子轉向他們的母親。他們也準備動身了。他們沒有一個人願意再同這個農民住下去，他吸他們的血已經吸够了，因而他們很高興能够離開他。他們裏面的一個準備去做一個地主的車夫，另一個則打算到城裏去。他已住厭了鄉下，想到城裏去試一下運氣。他們都正在想着如何來分掉他們父親遺留下來的東西。

『那麼你已決定住到牧師家裏去了嗎？』年輕的一個問他母親，心裏却想着城裏的生活。如果他能够賺到一點錢，那他要遠遠地到美洲去。

『我不知道事情究竟怎麼樣，』她猶豫不決地說。她不敢坦白，因爲生活已經告訴她一切事情都是瞬息萬變不可捉摸的，說不定她的兒子們心裏還有鬼呢。她更害怕他們裏面有一個也許會叫她和他住在一起，因爲她已經窮够了。她唯一的希望就是擺脫貧困，因此渴望牧師的廚房，猶如渴望着天堂。就是今天當她上他們家裏去的時候——那時候他們正在洗着一隻小鷄，她也幻想着在星期的那一天……

『隨你的便罷，』長子安靜地說。他是打算留在鄉下的，可是他其實是在想着一個女孩子。他想結婚，特別是因爲那個女孩子家裏有一座房子。他很高興能够擺脫他的母親。

年輕的兒子關上了他的小刀子，它像一顆子彈突然出膛似地發出尖銳的聲音。他一再打開它和關上它。這把精美的小刀子，對於就要走進廣大世界去的人是很有用的……他很想就來分東西，但不知道究竟應該怎麼分法。

『那個小皮包已經破爛得多麼厲害，』他過了一會兒說，看着小皮包。

他的哥哥也看着小皮包，心裏想：對啦，我的兄弟也看中這個大家有份的小皮包了；當他父親從前遠離家鄉，出外去當苦力的時候，老是帶着它到市場去。這個小皮包是他們夢想的對象；在他們幼時，他們父親曾經從這個小皮包裏面倒出他吃剩下來的食物或從市上帶回來給他們的東西；在過去，很多好東西都是從這個小皮包裏倒出來的。可是他的兄弟騙不了他：他剛才故意那麼看不起地說到它，原是他想可以很便宜地佔有它。好像他並不注意似地，沉默了好久以後，他才慢慢地轉向那雙正在床底下露出頭來的老人的靴子。

『是的，這個小皮包確實還有一點用處，』他說，『可是我們把這些破靴子怎麽辦呢？』年輕的兒子貪婪地看着破靴子。是呀，這些靴子。雖然它們並不好，可是它們却依然可以把好的靴子節省下去。三天以來，他的心裏都在轉着這樣的念頭——究竟要靴子呢，還是要小皮包。如果他能够知道他的哥哥决定要那一樣就好了。無論如何，他只是到城裏去以前才用得着小皮包，因爲城裏沒有一個人是帶着小皮包走路的。如果他的哥哥選中了小皮包，那他可以再用它一百年，所以它對他是有很大用處的……可是，他想，我還是要保留它，因爲我正要遠行，如果出發時不帶一個小皮包，那就好像是空着手動身，好像是赤窮似的……他的哥哥根本沒有想到要小皮包，而是决定要靴子，這使他感到煩惱。由於他苦苦地想着這些靴子究竟是不是要比它們的外貌好得多，他的臉都脹紅了。

『哦，我的兒子們，』他們的母親低聲說，『這兒什麽東西都是屬於你們的，現在你們可憐的爸爸已經去世了……』

她憂鬱地看了小皮包和靴子一眼。自然，照理一切東西本來都是歸她所有的。她可以賣掉這個小皮包，這是她早日的願望，但當老頭還活着的時候，她不敢這樣做，因此她想他一死就把它出賣。有天晚上，魯卡斯的兒子曾經來串過門，對這小皮包和那根紅烟管感到興趣，提議用他母親的一套衣服來交換。確實，那套黑色的棉衣服已經發綠，但縫得還是結實的。她多麽願意在她搬進牧師家裏去的時候，能够穿上這麽一套衣服。現在她想，她竟沒有一套合適的袍子可以使她自己不會感到羞恥。她開始痛哭起來，眼淚流下了她的面頰。整個教區再不會有一個人尊敬我，她想，如果

孩子們把小皮包和靴子都拿走，而剩下給我的，却只是讓我到街上去討吃……

兒子們知道他們的母親捨不得給他們皮包，但他們並不知道薩多・魯卡斯的提議，因此他們以爲她無非是嫉妒。這大大地傷了他們的心，她還是他們的母親呢。當她不再哭了的時候，大兒子對她說：

『你哭什麼呀？……』

『哦，我的兒子們，我是多麼想念你們的好爸爸……你們不知道他對我是多麼的重要。』

當她這樣說的時候，費利從門紐上取下那件有鈕扣的短外套。這個老太婆的心都停止跳動了，因爲那支紅烟管就在那件短外套的口袋裏……

另外一個兒子撿起鐮刀，想猜一猜他們之中究竟誰的運氣比較好。但這可憐的母親却只看見他的小兒子已經拿走了小皮包和紅烟管，這個壞蛋，他甚至想離開家鄉呢。於是她痛恨起她的兒子來了。

『哦，你們這兩個狗入的，』她說，向他們揮着拳頭，『你們的爸爸剛剛入土，你們就想來分掉他的東西了。我眞想把你們活埋，你們這兩個沒用的東西！』

可是她的兒子們却根本沒有聽她。他們正在一件又一件地分着破爛，不時交談幾句話，互相監視着，老是哼呀哈呀的，這樣一直到第二天中午分完所有的東西爲止。

這時那個新的佃戶已經搬了進來，他們的母親則已經把她的床、被褥和舊箱櫃裝在一個鄰居的車子上搬到牧師家裏去。但兒子們還是沒有分完。他們已經互相仇視得這樣厲害，他們兩個都知

道，一生之中他們誰也不會踏進另一個人的住的地方一步……在這他們長大起來的壞房子裏面，在所有的破爛中間，一向都是和平統治着，他們從來不曾有過挑揀東西和把它們分掉的念頭。一種和諧的家庭空氣瀰漫着這座小房子。可是現在，這些傢具、衣服、甚至骯髒不堪的犁頭似乎都變成有生命的個體了。私有財產，這個他們從來不知道的東西，忽然侵入了，帶着它所有的貪慾和災難。爲着攫取一點他們正在搜索着的破爛東西，他們甚至可以用小刀子互相刺殺起來。

最後，他們終於分完了。這時小兒子又看見了一個樣子很難看的長羊槽，放在院子的角落裏。

『這個我們也要分掉。』他叫道。

『我們是要分的。』他的哥哥在黑暗中含糊地說。

『我們怎麼分法呢？』

爲了開他們的玩笑，新來的佃戶叫道：

『把它劈成兩半就成了。』

他們笑他傻，因爲一個槽子劈成兩半，就一點用處也沒有了。但是老大，這個農民，心裏却想如果他們把它鋸成兩半，他可以在末端釘上一塊木板，這樣就又可以當羊槽使了。年輕的兄弟自然用不着帶它到城裏去，但這對他却反正一樣，他可以把它送人，或者，也許有個什麼猶太人會用一小包香烟來和他交換……

米哈萊把鋸子放在羊槽中間。忽然費利猜中了他哥哥的心思。對啦，他想，這個羊槽會使我的哥哥變成一個富翁。他可以用它來餵小猪，如果他賣掉他的小猪，他可以買一頭小牛，小牛長成母

牛了，他賣掉以後又可以買一座房子。他甚至可以成爲一個富裕的農民，而我却到處飄泊。……

因此他奪了鋸子，把它直放在羊槽上面……

於是他把羊槽打直地鋸成兩半，這樣就誰也不能再利用它了……

何家槐譯

野蠻人

一

那隻小蘇格蘭狗竪起了牠的耳朵，而且用鼻子嗅着，接着牠就開始嘷叫和狂吠起來。

『什麼事情呀？』牧羊人說。

狗却吠得更兇了。

『城裏人嗎？』牧羊人問。

狗靜了一會兒。

『種地人嗎？』

狗又重新叫了起來。

『你究竟怎麼啦？』

牧羊人在他驢子旁邊的一張羊皮上躺了下來，不再操心了。

不久，那兩隻大牧羊犬發現有生人到來，也跟着一齊狂吠起來。這吠聲簡直能夠把人嚇死。

但牧羊人已經知道有一個牧羊的夥伴到他們這兒來了。那隻蘇格蘭狗已經很清楚地告訴了他。

着。

很久以後，牧人們才在酷熱的原野上出現，騎着他們的驢子，兩隻狗跟在驢子後面緩步地跑着。

那隻蘇格蘭狗走到牠的主人身邊，繼續一刻不停地狂吠着。那兩隻大狗慢慢地靜了下來，當牠們認出了牠們的夥伴——那兩個牧人，也許還認出了那兩隻狗的時候。牠們有時沉默着，有時又叫一兩聲，可是已經叫得不那麼兇了。只是那隻蘇格蘭狗還不停止，牠好像被刺了一刀似地那麼狂吠着。

當那兩個訪問者走近羊羣的時候，兩隻大狗就跟另外的兩隻狗打起架來，互相咬着，在地上打着滾。

一個牧人在驢子上干涉着牠們。他舉起手杖，準備打牠們裏面的一隻……可是他並沒有這樣做，却帶着他的牧羊杖向那張羊皮奔去。

『喂！』

『喂，喂！』

牧羊人豎起他的胳膊來，看着來客，表示歡迎。看到這樣，狗的打架也打得友好些了。來訪中的一個人已經到了羊欄，正以搖擺不定的大步子走近了。

『你好。』

『你好。』

牧羊人站起來迎接他的來客，雖則這個客人並不值得這樣。他是一個壞人。最近，據說他曾經

在客棧裏說這位主人的羊是草原上的强盜。對於一個被允許在指定地點牧羊的人 他爲什麼要說這樣的話呢？

可是你決不可流露你的思想和感情。他和他們握着手說：

『請兩位都下來吧。』

聽到這樣說，另外一個牧人也跳下驢子，讓兩個牲口自由。那兩個驢子仍然留在原來的地方，甚至連動也不動一下，只是牠們的皮膚被蒼蠅叮得發抖。除此以外，牠們的耳朵也顫動着，但牠們却始終不叫一聲。

那兩個牧人從驢子背上取下他們的羊皮，把它們鋪在地上，然後坐了下來。

他們坐在那裏互相地看着，却沒有說話。

這三個都是牧人。牧人，是和他們的牲口生活在一起的。他們永遠看不見一個村莊，除非他們去參加一個婚禮或者到市場去。他們都是困苦荒漠的草原上的人，上下四方只有天和地。天上，雲彩飄浮着；地上，蟋蟀歌唱着。附近有一棵枝葉下垂的野梨樹。

可是，大羣的羊都放牧到比較遠的地方去了，那個年輕的私生子和牠們在一起。這個牧羊人的兒子，是一個十二歲光景的小娃娃。他只有一頂大帽子，一小撮頭髮，還有一點好奇心，這就是他的全部所有。他已經動身去趕回牲口，傍晚時候他就回到他父親的身邊來了。

牧人們仍然沉默地坐着。牧人們能够幾天都不開口。當他們在一起時，他們就大家一齊沉默。就是當他們互相訪問的時候，他們也不說一句話。

『那末女人呢……』來訪的一個牧人說。

說話的是一個高大的紅臉漢。他是一個魁偉的强壯的人，生着雀斑。他有一雙藍色的眼睛，一部赤黃色的鬍髭。他的頭髮怎麼樣，人們却很難看到，因爲他的帽子一直遮住了他的眉毛。

另一個來訪者發出了一聲沉濁的喉音。他是一個比較矮小的人，有一個獅子鼻和一對賊溜溜的眼睛。他吸着他的烟管，注視着前面，却並沒有參加談話。

『她在這裏。』

『什麼時候？』

『大約一個星期以前。』

『她什麼時候再來？』

『她經常來的。』

『有她吃的嗎？』

『有一點。』

『够吃兩個星期嗎？』

『够吃十天。』

『十天。』

又是沉默。

當時那個小孩子也站在那裏，靠着他的牧羊杖，沉默地望着這兩個來客，一句話也不說。他很

想知道他們要的是什麼，他們爲什麼要到這兒來，可是他不敢說。如果他們不說，他也不願說。他用不到着急。

太陽慢慢地落下去了。它也懷疑地看着這三個人。它既不知道他們是誰，也不知道他們要的是什麼。它也覺得很抱歉，因爲它必須和它的羊羣一起進羊欄去。是不是當時就可以把眞相弄明白呢？可是，結果還是弄不明白，因爲這三個人只是躺着抽烟；然後又坐起來，盤着他們的腿。主人掃視了週圍一次，好像是要看看他的羊。但事實上，他却是要看看他的手杖是否就在手頭。

當太陽落下去的時候，四週明亮了起來。鳥兒開始在頭上飛翔。成羣的小鳥，追逐着從草上飛起的、像烏雲一般的蒼蠅。

『你聽着嗎？』

『嗯。』

『你有一根皮帶嗎？』

『是的。』

『去年我在市場上見過，它是鑲着銅的。』

『我已經得到了它。』

『你可以賣掉它。』

『賣掉它？』

『是的。』

『它是不賣的。』

『不賣？』

『不賣。』

『爲什麼不賣？』

『只是……不賣。它原是給我自己用的。』

『給你自己用的？』

『給我自己用，也給我的孩子用。』

『給你的孩子？』

『給他。』

『給你們兩個？』

『是的。』

說到這裏，他們又沉默地坐下去。

突然黑暗降臨了，迅速得好像是誰吹滅了一支蠟燭似的。

『那末你不賣嗎？』

『我已經告訴你了。』

說到這裏，那個較大的牧人就拿他的手杖，很快地拉向自己，好像他要站起來似的。主人並不動，却像牧羊狗似地注視着，戒備着。

『這就是你最後的一句話嗎？』

同時主人就跳了起來，因爲這時那兩個已經向他撲來。手杖的衝擊聲接連地響了起來。開始時是兩支手杖對付一支手杖，不久却只剩下一支手杖在主人的頭上了。

他踉蹌起來了。

『你們是來幹這件事情的嗎？』

他不能說更多的話。那兩個野蠻的人撲到他的身上，不一會就被他們打死了。

牧羊人躺在地上。就是在這時，他們還要輪番地打他，一個接着一個。

那個小孩子站在他們旁邊，但他除了看着以外，什麼也不能做。這件事情是發生得這麼突然，甚至他連哭也來不及哭出。

『拿掉你父親的皮帶。』那個紅臉漢對他說。

小孩子沒有動。

『馬上把它拿掉！』

在這個人的監視之下，臉色蒼白得像死的一樣，小孩子走近他的父親，從他腰部解開他的皮帶。

『把它拿到這裏來！』

小孩子把皮帶舉起來，看看要把它給誰。他只是看着，却沒有注意到一根手杖已經舉起來了。它落到他的頭上。他受的打擊是這麼重，以致他跌到地上，而且立刻死掉了。

好像牠們一點也不懂得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情，四隻狗這時才清醒過來。

兩隻牧羊犬撲到其他兩隻狗的身上，互相攫住對方的咽喉，在地上打着滾，在血泊和痛苦中咆哮着。

蘇格蘭狗撲向紅臉的牧人，咬住他的腿部。他踢牠，打牠，一直把牠打死了爲止。

在黑暗中看不見那四隻大的牧羊犬，原來牠們已經停止互相咬嚙了。

那兩個人站着，靠着他們的手杖，等待着那些狗結束打架。當牠們全都血淋淋地而且舐着傷口走來的時候，那個高大的牧人說道：

『挖吧！』

那兩隻狗開始挖坑，但進行得很慢。

於是那兩個人從驢背上取下短柄的鋤頭來幫助牠們。

當全部工作都已做完的時候，那個比較矮小的牧人就提起小孩子，把他放進坑裏去。但那個牧羊人，對他說來却是太大了。

『皮帶在那裏。』

他把它緊緊地縛在死人的頸子上，把他和它一同埋進坑裏去。

當月亮上升的時候，這個主人、他的兒子以及三隻狗都被埋葬了。

他們在墳墓上用肥料生起火來，炸他們的鹹肉。他們美美地吃了一頓晚飯。

『一切都已做完了，』那個紅臉的牧人說，『現在我們繼續趕路罷。』

他趕起羊羣。三百隻羊開始向曠野走去。牠們走得很困難，因爲牠們都願意休息。牠們不知道

爲什麽沒有吃東西就要趕路。但在不得不走的時候，牠們還是走了。四隻驢子和兩隻受傷的狗跑在牠們的後面。

那兩個牧人，泰然自若地在牠們後面大踏步地走着。

二

十天以後，一個高大的、黑色的女人在這曠野上徘徊。她穿着一身白亞蔴布的衣服，脚上穿着一雙用一條帶子牢牢地紮起來的大靴子。她的頭上蓋着一塊亞蔴布。她的背上揹着一個行囊。雖然她已經是第三天走路，但她還是走得很快的。

鄉村已經離得很遠了，因爲她那牧羊的丈夫不能在較近的地方找到牧場。當她遠遠地看到那棵彎曲的，她的丈夫經常在附近牧羊的野梨樹的時候，她的心裏充滿了快樂。可是現在她什麽地方也看不到他。

離那裏一天的路程以內，旣沒有農場，也沒有鄉村。也看不到一個人，有的只是空曠的原野。如果一個人在這曠野上沒有固定的地方，那是沒有找到他的希望的。她找到那過去燒火的地方，在旁邊坐了一會。

她整天都在週圍找着她記得到的地方，但她甚至找不到一點羊羣的痕跡。旣沒有新鮮的足跡，也沒有那小小的發亮的野霉子。只有一些幾個星期以前的乾了的舊足跡。暴風雨早已使這些足跡消失了。

她躺在可怕的天宇下，猜想不出她的男人究竟是到那裏去了。在打了一會瞌睡以後，她在將要天亮時就又出發去找旁的牧羊人，他們也許能够告訴她一點他的消息。

她到了一個看得見烟火的地方。快樂的烟啊！這並不是她的男人，從火光她就可以知道了。她的丈夫，這可憐的人，如果不需要，是决不願意生火的。他喜歡一切乾的東西，愛好冷的食物。他從不曾爲了早餐而生火。他就是那樣地吃他的麵包、鹹肉和葱頭。他只在中午或晚上才生火煮點吃的東西，而這樣做也只是爲了孩子。

幾隻又大又野的狗向她跑來，但她並不害怕。她知道怎樣對付牠們，因爲她過去原是一個牧人的孩子，現在又是一個牧人的妻子。那些狗只是叫着，却並不傷害她。

她走近火堆說：

『你好，好人們！』

一個高大的紅臉的牧人正在那裏，此外還有三個牧童。

『你們可知道我的丈夫和他的羊羣往那兒去了？我的丈夫是朝西去的。』

『有三百隻羊的嗎？』

『是的，是三百隻，那就是他。波德利是這個牧羊人的名字。』

『那末請坐吧，大姊。』

這個女人仍然站着。可是她並不着急，因此她蹲了下來，像牧人似地休息着，背上仍然揹着行囊。

『我不知道你的丈夫到那裏去了，他是朝太陽落的方向去的。』

『他能夠到那裏去呢？』

『他並沒有說到那兒去，可是他是動身過多瑙河去的。』

『過多瑙河？』

『他？』

『十二三天以前他經過這裏，他說由於憲兵的關係，他必須離開一會兒。』

『是他。』

『由於憲兵嗎？』

『由於法律的關係。』

『他從來不曾這樣說過。兩個星期以前我還是和他在一起的。他根本沒有說到這件事情。』

『他是一個沉默的人。』

『他確是一個沉默的人，可是他一定會告訴我的。』

那個紅臉的牧人把他剛才攪過湯的叉子遞給她。

『請吃點東西。』

『我已經吃過了。』

『少吃一點，把它看成你自己的東西罷。我並不小氣哩。』

但這婦人却只搖搖她的頭。她沒有去拿叉子，也沒有把它擱進湯裏，雖然那裏面有很好的肉和

米飯。這些人就是在早上也是吃得很好的。

她看着那些牝羊。所有的羊都混在一起。有綿羊，也有匈牙利的牝羊。她目不轉睛地看着，好像是在看着她自己的羊。如果她的丈夫走了，那末她也就再不會有綿羊，再不會有牝羊了。

『我還記得，』那紅臉的牧人說，『他在這裏的時候，他有一根皮帶，是鑲着銅的。』

『那是他，』婦人說，『他很愛那根皮帶，經常把它圍在腰部。』

『我曾經要求他把它送給我，可是他不肯。』

『不，不管是誰，他都是不願意把這根皮帶送他的。』

『我提議給他任何東西，可是他都不要。』

『哦，我的丈夫，善良的人——』這個婦人吃驚地說，看着她那雙絞着的手。

『於是，他說他必須走了。』

『他曾經說到過我嗎？』

『沒有。我曾經問到你，可是他不曾回答我。』

『一個字也沒有說到嗎？』

『他只說你到過這裏。我問他是什麼時候，他回答說大概是在一個星期以前。』

『大概一個星期以前？他是這樣說的嗎？』

『是的。』

『那末一個星期以前，他還是在這兒的。』

『難道只是一個星期以前嗎？』
這個婦人凝視着那些牧童，可是他們並不知道。
『他們並不知道，因爲那時他們不在這兒。』
『他們是新來的嗎？』
『新來的，或者不是新來的，總之他們不在這兒。』
『可是，爲什麼他要到這兒來的呢？』
『他不過是順路，趕着他的羊羣經過這裏罷了。他一定是發生什麼事情了，因爲他很沉默。』
『他是那樣的。』婦人說。
她用着乾枯的眼睛凝視着前面，但她的心却開始可怕地跳動起來了。
『他曾經留下什麼記號嗎？』
『記號？爲什麼？』
『那末……』
她站了起來。
『那個小孩跟他一起嗎？』
『小孩？我曾經見過他一次，是一個小伙子。他們兩個一起趕着羊。』
『是的。』
『還有兩隻大的牧羊狗和一隻小的蘇格蘭狗。』

『是的，確是這樣。』

『那末等一等吧，也許他們會在秋天時回來。』

『我要找他們去。』

『那就去罷。可是你可以在這兒住一住，我們也是老百姓呢。你可以在這兒住上一兩天。』

『你說他過多瑙河去了嗎？』

『是的，他是過多瑙河去了。』

『那末我也過多瑙河去找他們。』

『你必須老是跟着西沉的太陽走。』

『我會問路的。』

這婦人說着就站了起來。她把行囊抗在肩上，點了一點頭就離開了。牧人們用眼光送着她離開。他們吃着，從一個土罐子裏喝着酒。然後他們站起來去照料他們的羊羣。

這個婦人不住地往前走。她消失在廣大的原野中。太陽在空中越升越高，俯視着這個正在曠野中跋涉的，穿着白蔴布衣服的黑色女人。她不停地走着，走着。她並不回家，却只是不停地走着走着，一直走到多瑙河。她找到了一個擺渡的，因此就過了河。接着她又繼續地往前走了。

凡是她聽說有牧人牧過羊的地方，她都走遍了。

她走完了整個夏天，到了下雪之前，她已經走遍了全國。她已找遍了所有的羊羣。遇到每個牧

羊人，她都會坐下來打聽這個善良的，矮小的，沉默的人和他的三百隻羊。

當冬天到來的時候，她回到家鄉去。她用藏好的鑰匙開了房門，在那裏她度過了寒冷的幾個月。當她不在家的期間，她的猪長大了，她的母鷄和小鷄也都增加了。鄰人們把牠們照料得很好，等她回來。

一到春天，她就急着想走了。那隻蘇格蘭狗已經生下了一隻小黑狗，是一個很聰明的小東西。她喚牠到她自己身邊，對牠說道：

『和我一同走，小狗，我們要去找你的主人。』

於是她又走進曠野去了。她把能够帶走的東西都揹在背上，朝那個去年她離開她男人的地方走去。

她又找到了那棵野梨樹。她住了下來，彷彿她要在那裏住過了夏天。

至於她已在那裏住了兩個星期或者三個星期，她並沒有計算時間。那隻狗守衛着她。可是當她的食物完了的時候，她又回到家裏去。她重新打點以後，又動身走進了曠野，在那裏，旁的牧羊人正在牧着他們的羊。

天氣熱起來了，又下起雨來了。可是她不願離開這裏。她只能在那酷熱的曠野上飄泊。

在八月裏，那隻小蘇格蘭狗找到了一點東西。牠給她帶來了一頂帽子。

『這是我丈夫的帽子，』這個婦人說，『你是在那裏找到的，小狗？』

這隻小狗領她到那個地方去。在一片小小的沙地上，這小狗開始挖起來；一面挖，一面憤怒地

叫着。

牠挖出了一隻手來。

這個婦人也用她的十個指頭幫着挖，不多久，她就在那裏發現了她的丈夫。他的身體是腐爛的，醜陋的。他的頸子上就圍繞着那根鑲銅的皮帶。

她又找到了她的兒子。他俯卧着，頭上戴着大帽子。當她揭開帽子的時候，她看見他的頭上有一個很大的傷口。母親用着乾枯的眼睛望着。只是手杖的一擊，就把他送命了。他並沒有受很多的罪。

她整天都坐在墳墓旁邊。傍晚的時候，她用沙把它掩蓋起來。她在上面堆了一個土墩，還用兩條樹枝做了一個十字架放在上面。什麼都安排停當以後，她就動身朝東方走去。

早上她走近了一羣綿羊。

『去年在這兒牧羊的那個紅臉漢在那裏呢？』她問。

『在塞革德。』那些陌生的牧羊人回答。

『不。爲什麼？』

『憲兵有很多他犯法的證據，他們把他捉去受審了。』

這婦人一刻也不停留，一直往塞革德去。

第三天她到了塞革德城。她去找憲兵隊長。她向他傾吐了自己的故事。

他們都到了那個謀殺的地方。她坐着一輛貨車，憲兵們都騎着馬。

他們掘開了墳墓，把所見到的都記錄下來。他們把那根死了的牧人的皮帶取下來，帶回塞革德去。

三

審判官正在進行着審案。

一個犯人又接着一個犯人。逐字逐句地盤問着。慢慢地終於弄清楚了這個紅臉牧人原來已犯過很多盜刼罪和其他罪惡。實在他早已應該用繩索絞死，當審判官向他這樣說的時候：

『那末牧人波德利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呀？』

這紅臉漢的眼睛竟沒有霎動一下。

『牧人波德利嗎？』

『這就是他生前的名字。』

『當他生前的時候？』

『當這牧人還活着的時候，他的名字叫做波德利。他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我不知道，先生。』

『他是挨着你在曠野上牧羊的。他，還有他的小兒子。』

『也許是那樣。』

『你還記得他嗎？』

『我記起來了。他就是越過多瑙河去的那個人。』

『這就是我們想要知道的事情。越過多瑙河，在什麽地方？』

『他走以前和我在一起。他犯了一點法，因此要到太陽落的那邊去。』

『那末他是去躱藏的呢，還是去休息的呢？』

『我想是去休息的。』

『我也這樣想。你也是送他去休息的。』

『我嗎，先生？』

『連他的兒子一起。』

『我從沒有這樣幹過，先生。』

『看這兒，漢子，對於你來說，眞理也已經死了。現在只要再弄明白一件事情。牧人波德利同你有什麽仇恨呢？』

『沒有什麽，先生。』

『他沒有幹過什麽事情嗎？那末爲什麽你在客棧裏要說牧人波德利在他原來不應該牧羊的地方牧羊呢？』

紅臉的牧人揚起了他的眉毛。

『我從來沒有這樣說過。』

『有人聽見的。』

『根本沒有一個人聽見我說過這樣的話。』

『你知道得很清楚，是有人聽見你說的。你是對誰說的呢？』

『如果我曾經說過，那也並不是爲了這個緣故。』

『那末是爲的什麼呀？』

『我並不是爲了這個緣故說他的。牧人自然可以在允許他放牧的地方牧羊。』

『他有三百隻羊。牠們怎麼樣了？牠們總不可能一下子統統都不見罷，我說得對嗎？』

『說得對。』

『可是，即使找他不到，這些羊總應該還在什麼地方的。他有的是什麼？是綿羊，還是牝羊？』

『他有的大半是綿羊，如果他有什麼羊的話。』

『他有，他有。這些羊是屬於他的，還是屬於地主的？』

『他能告訴你牠們是屬於誰的。』

『他對你說牠們是屬於誰的？』

『我從來沒有和他說過話，從來沒有。』

『那末你怎麼知道的？』

『人家都這樣說，我也看見的。他就是在我的鄰近牧羊。他並不是一個愛說話的人，他是沉默寡言的。』

『沉默寡言的？』
『是的，……沉默寡言的。』
『在那時候他也是沉默寡言的嗎？』
『什麼時候？』
『當你用手杖把他打死的時候。他，還有他的兒子。』
『他有一個兒子嗎？』
『他有一個。你給他頭上一棒，他就死掉了。』
『不要向我說這種事情。我從來不曾跟他和他的兒子說過話。』
『如果他不願意，你就不可能和他說話，他是一個沉默的人。』
『你預備把我怎麼樣呢，先生？』
『多少減輕一點你的負担。』
『可是這並不是我的過錯，我不承認。』
『只稍想一想。』
『我沒有什麼可想的。』
『你有一把鏟子嗎？』
『一把鏟子？』
『在驢子上。』

『它是清潔用的工具。』
『它不是我的，先生。』
『你把那些羊趕走了嗎？』
『我有我自己的羊，先生。人家的羊與我毫不相干。』
『可是那些是很好的羊。三百隻。波德利，這個牧羊人是個好人。他親自飼養牠們，照料牠們。』
『也許這樣，但我不知道。』
『他的羊還在一起，還是被你賣掉了？』
『不要向我說這種事情。』
『看這裏，漢子，你並不是一個小孩子！一個人既然已經承認了一切罪惡，用不到閃避三百隻羊。這對你有什麼呢？你本來可以乾乾凈凈地到你的上帝那裏去，爲什麼要因爲波德利，因爲這個牧羊人而沾汚你自己的靈魂呢？』
『我沒有辦法。』
『你這傢伙眞不要臉。你到那裏去，在太陽落下去以後，你就把他們打死了。你也打死了那些狗，把牠們都埋在沙裏。』
『那並不是我幹的，先生。』
『滾開，你這流氓！不要讓我再看見你。』

這個牧人踉蹌起來了。

『滾開！你是牧人嗎？你這惡棍！可以肯定，就是絞架也不會給你和平。』

『不是我的東西，我當然不要。』

『滾開！』

這個牧人轉過身來，用着沉重的脚步迅速地向門口走去。當他走到門口，想去拉那門紐的時候，他却晃蕩起來了。

他拉不到門紐。他不能移動。他只能凝視着，凝視着，而且吐起口沫來了。

那根鑲銅的皮帶正掛在門紐上。

這個牧人慢慢地摸着他的頭，於是轉過身來說：

『先生……我坦白……』

審判官一句話也不說。他用着憤怒的眼睛看着這個人，那對眼睛的怒火燒透了他的心。

『我們殺害了這個牧羊人——波德利，爲了他的三百隻羊和兩頭驢子。』

說着他低下頭來。

審判官看着他，按起鈴來。

兩個憲兵走進房子來。

『把他帶走！打他二十五棍子。』

牧人低下頭來，跌跌撞撞地離開了房間。

『眞是謝謝你，先生。』
審判官一直看着他，沉思起來。
『野蠻人……』他說。

何家槐譯

在綠草原上講故事

一

邊境要塞的駐防部隊的給養是這麼惡劣，他們竟已整整十六個月沒有領到一個便士的薪餉了。他們到草原上去，以免挨餓。如果國王忘掉他們，那末他們就只好用刼奪的方法來找尋他們自己吃的東西；他們將從那些牧放在綠草原上的牲口那裏掠取他們所需要的一切。

可是這裏是很貧苦的，他們雖然已經跑了一整天，但他們還是找不到足够的食物。因此，他們就在一座小小的森林旁邊支起營幕，燃起了熊熊的烈火，用他們拿武器趕來的幾隻牲口的肉，煮一頓豐富的晚餐。

當他們蹲在厚草地的破短衣上急不及待地等着牛肉燉爛的時候，他們開始講起話來，抱怨着當局。

『只要國王不把我們絞死或者投入監獄，他總算還是比較仁慈的主人！』一個留着長鬚的沉靜的匈牙利人憂鬱地說。

『就是囚犯也是每天都有每天吃的麵包，可是我們這些自由人，却要和饑餓鬥爭。』另一個士

兵懶洋洋地喃喃地說。

『可是當我們攻佔砲台和在以後流血的時候，却也是蠻好的呀！』

『在這樣許多的忠誠服役以後，我們還要因爲饑餓和窮困的緣故帶着所有的孩子逃亡在外！』

『永遠做一個流浪漢！』

一個年輕人的笑聲，聽來好像是充滿着饑餓和異常憤慨似的：

『在查拉伐本來應該有一百名士兵，可是，當德國指揮官到來的時候，他會發現只有四名。其餘的都跑開了，因爲他們根本沒有吃的東西。如果上尉要曳起吊橋，那末他就非去找女人們來幫忙不可，因爲他手頭沒有男人。』

年紀大的士兵們都點着頭。

『替皇帝——國王服役，是再也不可能了。所有軍人都替貴族服兵役，因爲他們並不尅扣他們僕人的薪餉，每個他們應得的便士，他們都付清！而且，他們還把很多牲口分配給他們哩。』

『他們必須保護每一座城堡，每一個莊園的邸宅。很多勇敢的人都能够在我們國家裏找到生路。』

『唔，如果不是由於這個緣故，戰士們總有那麼一天會下定他們痛苦的决心。餓死或被絞死，對於他們是很少區別的。他們要做出那些皇上寧願用很多蒲式耳麥子來換的事情！』

『也許他們把壞透了的衣服給士兵，却不給錢！』

『據說克麥隆的水手們再沒有衣服可穿了，他們很多人出去巡查的時候，竟穿他們老婆的鞋子

和衣服！』

他們就是這樣憤怒地、怨恨地、痛苦地談論着，一直談到小公牛的瘦肉已經煮熟為止——他們靠在柵欄上盯視着它們，就好像是餓狗盯視着骨頭似的。

他們慢慢地準備着吃肉。在吃肉的時候，他們安靜下來了。

那是月亮圓的時候，只有很小朶的雲彩在天上飄過。

『會下雨嗎？』

『為什麼會下雨？在滿月的時候，是從來不會下雨的。光明的月亮，把雲彩裏的水分都吸乾了。她就是用這些水來洗自己，因而她的臉才顯得這樣光亮。』

『不過天亮的時候還是會下雨的。』

『這倒是可能的。那時她已經洗完，把水倒了下來……』

『你懂得很多，米克洛斯武士！』

『我懂得很多，見過很多事情。』

米克洛斯武士坐在一段倒下來的粗樹幹上；他已經把樹幹上的枝條都砍下來燒火了。他讓他的兩隻手垂到靴子上，懶洋洋地凝視着遠處，一直望到那在滿月照耀之下的牧場中跳動着的火光之外。他有一部長長的、捲成德國式的鬍子，鬍子上沒有塗蠟；他的濃眉毛幾乎完全遮住了他那雙灰色的小眼睛，好像柳條掩蓋着抱母鷄和牠的小鷄似的。

『團長們再也找不到士兵了，』那個黑鬍子又開始說起話來，從他的嘴唇上揩去了油膩，『因為

沒有酒。如果有酒，他們有更多的人會來！』

『照例是這樣！』米克洛斯武士忽然憤憤地叫道，『我要告訴你們一個故事……』

『靜一靜！』有幾個人喊道，『米克洛斯武士要講一個故事啦！』

『不要多話！』

『在小樹林那邊的人不要吵鬧！』

慢慢地大家都靜下來了，在倒下來的樹榦四周圍成了一個圓圈。米克洛斯武士開始講起他的故事來：

『我已記不得它發生的地點，不知是在奧克斯伯格還是馬格特伯格，我只記得我們是和福格克斯老爺的部隊一起在德國的一個什麼地方。我們是去打捷克人的，可是我們尊貴的福格克斯老爺却對我們說：「孩子們，我們只要操一件心事，就是要儘可能地生活得好一些。當那些德國强盜侵入我們國土的時候，德國的僱傭部隊就把我們吃光了；現在正是我們以同樣方法進行報復的好機會。我們對捷克人却要客氣一點。我們只是爲了宗教的緣故去打他們，可是我的愛妻却和他們同一信仰，我實在不願意使我的好太太傷心。」

『我們懂得他的意思，照着他所吩咐的做。

『可是，要生活得好却是困難的，因爲我們的薪金很少，而物價很貴。用兩個福林一月的代價，却不容易打動貪心不足的德國人，因爲在他們那裏，什麼東西都有一個價格，每一所房子都有一扇大門，好像一個島上的砲台。我們只有依靠狡滑才能增加一點收入。我們之中有聰明的脚色，

自然，他們甚至能够偸到基督的左眼。我們就是準備這樣地來度過冬天的。

『在那裏，我碰到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是和一個女孩子的故事……

『因爲，你必須知道，德國人叫他們的女兒躲避匈牙利士兵，就好像是躲避魔鬼似的，甚至更厲害些。當我們在那裏的時候，他們把年輕女孩子和少婦們都藏在房子後面或者地窖裏。我相信他們甚至把她們藏在地下，以免被人看見。大約有三個禮拜之久，我們誰也不能誇口說曾經見過一個女人。

『在那時候，我是怎樣的一個人啊！那時我是又高又苗條，留着一綹亞麻色的短鬚，長長的褐色頭髮，藍色的眼睛和一個女孩子的表情。我的手和脚是這樣的小，他們甚至想叫我當皇帝的侍從，但我却一點不懂德文，而且不願意學習，因爲每逢我照他們的樣子讀出一個字音來的時候，他們笑得那樣厲害，使我差點兒羞死。「唔，」我說，「與其讓人家笑我，還不如仍舊做一個每月領薪餉的戰士……」像你們所知道似的，我是一個很傻的人……

『可是女孩子們都盯着我看。我並不怕女孩子們，甚至她們是德國女人我也不怕。因爲我早已渴望着她們。如果我知道什麼地方能够找到一個女孩子，那我簡直能用十個指頭推倒一座石房子的牆壁！喂，現在聽我說發生了什麼事情。

『有一天，』當我正站在一堵高牆下面的崗哨上——從那裏可以望見羣山——警衛着城郊，感到非常厭倦的時候，我忽然聽到了我的頭上有笑聲。是女孩子的笑聲。我抬着頭仰望，却是白白地費

力。我所看到的，只是幾扇和小孩子的頭一樣大小的窗戶。她們又笑了。我看着，看着，一直看到我的眼睛幾乎跳出了我的頭顱，可是我什麼也沒有看到。

『笑聲第三回又響起來了。當我抬起頭來的時候，某種堅硬的東西扔到我的臉上。它幾乎打中我的眼睛。

『「我的運氣來了，」我說，「是什麼女人在開我的玩笑呢。」於是我俯下身去撿起那塊她用來打我的小石子，瞧，我的脚旁竟躺着一塊發光的金子……』

張着嘴巴傾聽着的士兵們，發出小聲的叫喊。

『那才有點名堂哩！』他們妒忌地說。

『一塊發光的金子呀！』米克洛斯武士重複着說，用拳頭比擬着它的大小，由於回憶而變得十分興奮了。

『「這開頭開得不壞，」我自己想，「一個女人竟像石子一樣地撒她的金子。」我從各方面來看我的金子。我想看一看送金子的人。可是那堵牆陡得厲害，就是一隻山羊也爬不上。那扇窗很高很高，從那黑暗的、幽深的窗戶裏簡直聽不到一點聲音……

『我想找出誰是我那快活的小女友，可是那塊金子却在我的口袋裏垂得非常沉重。「好吧，」我想，「明天我可以找到的，今天且先做更迫切的事情。」於是我就回到我的夥伴們那兒去，把金子拿給他們看。他們那有不喜歡看到它的道理！我們就在當晚用這金子舉行了一次宴會，在這宴會上，就是老軍曹也喝醉得好像死了的一樣……

『第二天下午，我的酒已經醒了，回到出事的地方去。那完全看不見的小傢伙，已經在等待着我，因爲我一到那裏就聽到了她的笑聲。

『「哦，全能的上帝，」我自己想，「我怎麼弄得清楚這件事情呢？」

『我挺直了頸子，不斷地看着。可是不論我看着天上或者看着房子，都沒有看到什麼。

『我轉過頭去，可是，瞧，有什麼東西打到我的鋼盔上。它甚至打傷了我的頭頂。

『我俯下身去看看是什麼東西，原來又是一塊金子。』

『你無疑地是走運了，』一個躺着的戰士說，『如果天天都是這樣子，那末你在奧克斯伯格的冬天一定是過得很好的。』

『是的，孩子，不管你相信不相信，這種情形竟繼續了整整一個星期。每天我都得到了金子。但在早晨，它常常同它從來不曾存在過似地消失了。托我的福，整隊人都喝飽了酒，因此他們竟像叭兒狗似地看待我。

『於是，到了第七天，我內心裏正感到苦惱，因爲，儘管有那些金子，可是我甚至還不曾打算從另外一邊，就是從城市那邊看看那所房子是怎麼樣的，裏面住着什麼人，誰是有這樣多的金子，甚至分給孩子們當玩具，把它們拋出到窗子外面；像我所說的，在第七天，我又聽到了那種笑聲。我抬頭仰望，看到有一根繩梯正從一個窗戶中放下來。

『它一直降落到我站着的地方。

『我緊緊地抓住它。它是結實的、很好的。我爬上了第一級梯子，它受得住我的重量。我一直

爬到窗台，一點也沒有注意到我是在爬着梯子。

『那窗台至少有一哮高，可是它後面的那個窗孔是那樣的小，我竟不相信一個五歲的小孩子擠得過去。』

『你可曾擠了過去，米克洛斯叔叔，你擠過去了沒有呢？』

『我當然擠過去了，孩子，就是一個老鼠洞，我也擠得過去哩。

『當我擠過窗子，走進了一個黑暗的小房間的時候，我聽到了一種微弱的喊聲。我並不注意它，却一直走了進去。我擦了擦我的眼睛，看着四周，却發現自己單獨在一間小房子裏。它並不比一個地窖大些，裏面只有一張不結實的桌子和一條板櫈一類的東西。

『「唔，米克洛斯兄弟，」我對自己說，「你進是進來了，可是你出得去嗎？如果這不是監獄，我願受天罰！」

『我試了一試房門，因爲它是從外面往裏開的。我把頭伸了進去，看見一個肥胖的老妖精正在盯視着我。她那樣地盯視着，好像是看到了一個魔鬼。她甚至喊也喊不出來了。』

橫七豎八地躺在綠草上的士兵們都醒來了。聽衆們都興奮起來，米克洛斯武士的每句話都引起了輕微的笑聲。他被那些快活的聽衆們的眼睛所顯露出來的注意所激動，因此他的說話也更流暢了。

『我對她說：「不要害怕，老奶奶，我不是壞蛋！」她只是說：「沒有財實箱。」

『「啊，」我對自己說，「這眞是爲難，如果這就是我們彼此之間能夠懂得的唯一的話語。」

『我要求她至少告訴我把金子扔在我的鋼盔上的人是誰！……她不懂。我拿下鋼盔，表示給她看金子是如何地撒落在鋼盔上面。好像她終於懂得了。她伸手到錢袋裏去，拿出半手把銀幣，很溫和地遞給我。

『「喂，」我對她說，「我不是一個土匪，也不是一個强盜，却是一個匈牙利的戰士。我不是爲着要錢來的，却是爲着一個女孩子，爲着親一個嘴才來的。」於是我捻着我的鬍子：嘣，嘣，嘣！

『你想怎麼樣，這老傢伙竟聽懂了我的意思，開始一板正經地笑了起來，羞怯怯地紅着臉，一再重複地說道：「Tifel, tifel!」』

士兵們用盡他們那健康的肺部裏的所有力量，大聲地、長久地笑着。有的直挺挺地躺在草地上，有的把帽子高高地拋入空中，或者用他們的手掌互相親熱地拍着背部。

『唔，米克洛斯叔叔，』其中最年輕的小夥子們叫着說，『那末你怎樣辦呢？』

二

米克洛斯武士捻着他的鬍子。

『「Tifel, tifel!」讓我先坐下來，老奶奶，謝謝您的好心！在您把那個女孩子——她的笑聲我是在牆脚下聽到的——給我以前，我要一直在這裏等下去！……」瞧，這個魔鬼的老祖母以爲我說的是她，因此她像咬了一口酸蘋菓似地笑了起來……』

士兵們笑得前俯後仰，互相胳肢着和踢着，插進了很多傻話，以致老米克洛斯一時竟無法繼續

講他的故事。

『以後呢？……結果怎麼樣？』有的人要求知道。

『以後怎麼樣？』米克洛斯說道，『唔，這個老妖精站了起來，伸開了她的兩臂，用她那榛子爆裂一樣的聲音說着話，「如果你要親我的嘴，我也不見怪，可愛的匈牙利英雄，可是我請求你尊重我的青春！」』

士兵們因爲快活而哄然大笑。

『「啊，我已經像隻掉進蜂蜜裏去的蒼蠅似地滾到了這個尊貴的老太太身上，」我對自己說道，想法從另一道門溜出去。

『可是，當那老妖精看到我挨近門口的時候，她的臉都白了，她的腮幫子變成鉛灰色。她說：「不要走，不要走，我可愛的匈牙利戰士，帶着短劍、土耳其匕首和德國短棍的士兵就站在那扇門的外邊，他們會立刻宰了你！」

『「我不管他們會不會宰了我，」我說，「可是我無論如何要找到我那個眼光燦爛的公主！」

『如果不是聽到門前的劍聲，我眞的會這樣做。有什麼人在門外用着粗啞的德國話咒駡着。我的老妖精怕得腿都軟了起來，可是她支持住自己，警告我至少要站在旁邊。

『我坐在角落裏；於是她把門打開了一點兒。通過門縫我看到了十個光景的人站在門外；這是些肥大的、矮胖的人。沒有鬍子的捷克僕人拿着大棍子，像瘋狗似地嘴裏淌着口水。

『「事情嚴重了，」我自己想，「可是我並不膽怯。」我雙手抓住了劍柄想道，「如果就此完蛋，

我也決不願意輕易送命哩！」

『可是在外面他們却老是講着話。一個聲音很可怕的人想要知道裏面是誰。我的老僕人却賭咒說裏面沒人。一個人也沒有！他們不相信她。「那末，你們進來自己看看吧，」那個老妖精說。於是他們相信了。

『我並不否認，這是一個大大的安慰，這不是因爲我担心自己的生命，而是因爲我已下了決心決不在找到那個有大量金子和清脆笑聲的小姑娘以前死掉。

『那個老妖精回來了，她非常自傲。她鎖上了門。她說：「喂，你這漂亮的、魁偉的戰士，要感謝我這趟救了你的生命！可是現在趕快離開吧，因爲如果那些傢伙碰巧往裏面看了一看，那末他們就會把你斬成這麼小的塊塊，甚至沒一個醫生能够把你的皮膚再縫起來哩。」

『因此我對她說：「那用不到你操心，伯母，你不如告訴我那個替我放下繩梯去的小姑娘究竟是誰吧……」』

『你怎麼能够使你們彼此懂得——』一個聰明伶俐的小傢伙從士兵中喊道，『如果她不會講匈牙利話，而你又不懂德國話！』

『無聊！』武士米克洛斯不高與地說，『自然我們不會懂得彼此的說話。她喋喋不休地說着話，說着她要說的話，我也說着我要說的話。就像這樣地她說着，我也說着，什麼事情都如人意。可是我想告訴你們的是：這個老畜生竟懂得了她本來不應該懂得的一切事情，但我一開始說到那個女孩子，她就假裝着耳聾。無論如何，當我指手劃脚地說明接吻和擁抱的時候，她輕輕地喊了一聲，

說道：「好，我的天使，我的小鴿子，如果你這樣需要我，那就帶了我去吧，我是你的，你是我的，什麼也不能把我們分開。」她一面這樣地說着，一面就像個包包似地撲到我的頸子上，用着足以勒死任何人的力氣，把她的兩隻胖胖的手臂死摟着我。』

『那末你怎樣辦呢？你親了她嗎？』

『我狠狠地親了她。只要她是一個女人，就是她有七百歲，我也是不管的。這個女人却還沒有這樣老，只是好像是這樣的罷了。她是熱情得很的，只是她的灰色衣服使她看起來這樣老能了。

『當我擁抱完了她的時候，她請求我離開——如果我的生命對我還有些價値的話，因爲七頭龍已經動身到這兒來，她能够聞到烟味。因爲，你知道，德國人有一股好像直接從地獄裏出來的龍一樣的臭味。這就是爲什麼德國女人這樣喜歡匈牙利士兵的道理。

『於是她把錢塞滿了我所有的口袋。我不知道她從那裏拿來所有的這些銀幣，可是在我注意到這件事情以前，我那褲子和緊身衣的口袋已經被銀子裝得這樣沉重，以致它們幾乎要把我扯倒。

『唔，我知道再沒有什麼事情可以做了，因此我就爬上了窗子，擠過了那個狹小的窗孔。那窗孔是那樣的窄，在我擠過去的時候，竟擠得扁扁地好像是一個經過了壓榨的油炸餅。

『於是我把自己縋下了那個可怕的深淵。我可以告訴你們，當我的雙脚最後着地的時候，我必須抹我的前額。

『我縋下以後，又朝那扇窗戶舉起了我的鋼盔。從那扇窗戶中，現在我又聽到了那銀子震動一樣的笑聲，好像我正聽到了一隻斑鳩的啼囀。

『「如果現在不行，那就再找一個時間吧。」我回隊部裏去的時候，自己這樣想。我把所有的錢都當他們的面倒在桌子上。

『第二天早晨一個錢也不剩了，整個隊伍人都喝着我的酒。』

『可惜你現在一點也不能給我們了。』

『我自己却毫不在意。』米克洛斯武士呻吟着說，『我們喝的酒是多麼好啊！是萊茵酒！那是眞正的酒！它黃得和金子一樣。我們把它從綠色的玻璃瓶裏倒出來喝。你可以像喝蜜汁一樣地喝那種酒。你不必吞嚥下去，只要張開你的嘴巴，把它倒下你的喉嚨，好像第沙河順着你的喉嚨流瀉似的，那麼平靜，那末舒適，如果有一隻士耳其船順流而下，你也不會注意到。還有那些稀奇的點心，那些德國的糕餅，柔軟、香甜、而且鬆脆，如果你把它們吃下肚裏去，那末你就可以喝整桶整桶的萊茵酒。他們用酒吃小燻魚；這些小燻魚只有我的小指頭一般大小，可是它們會融化人們的口水……』

『不要再說了，米克洛斯叔叔，我的確已經開始淌起口水來啦！』

『你所說的那些事情，』到處都有襤褸的、饑餓的士兵對着星光燦爛的夜空低語着，『誰知道是不是最好起身越過原野，不斷地前進，一直走到那太陽照耀的地方；在那裏，就是水也像牛奶和蜂蜜一樣的甜，小孩子們背上都插着一把刀子在田野裏跑着……』

『那個女孩子怎麼樣呢？』有人在閃爍的月光中跑出來問道，於是米克洛斯接上故事的綫索，繼續加油加醋地說了起來。

『這個女孩子終於按時找到了，在等着你的到來哩！
『可是在我找到她以前，還遭遇到了很多事情。
『第二天下午，我又在那裏了，站在我一向站的地方——站在那巨大的砲台牆脚下面。
『我又聽到了那淸脆的笑聲。
『當我望着那高樓的時候，我像一隻雄鷄似地睞起了一隻眼睛大胆地眺望着。當我正在望着的時候，看見了一種白而小的東西往下飄蕩着，好像它是直接從天上掉下來似的。微風輕輕地把它從那扇小小的窗戶中吹下來。它像一隻大蝴蝶似地飄蕩着，停留在我那把劍的尖端上。
『「天啊，」我對自己說，「這又是什麼呢？」
『那是一塊小小的花邊手帕。
『它不過像我的手掌一樣大。我把它打開，有種奇異的香氣透出來。它紮得很好。如果它不是當時就破了，也許這時還會保存在我的口糧袋裏。時間的消逝把很多東西都化爲烏有，爲什麼它偏偏要愛惜那塊小小的手帕哩！
『我把它蒙住我的眼睛，在我的臉上把它挼平。「天啊，」我想，「怎樣才能親一親那雙繡成這塊手帕和把它信托給微風的小手呀！」
『當我站在那裏夢想着，和想着我的苦命——它硬把我從那前一天對我還是那麼接近的天使拉開——的時候，就是羣山也在我的眼前模糊起來。啊，只要我能再上那裏去一次，我不但會砍倒所有的德國野獸，而且會推倒一堵石牆去找我的小星星哩！

『我並不需要悲傷多久，因爲，當我往上看的時候，我看到那條繩梯又慢慢地放下來了，好像它就是從天上放下來似的。

『我來不及考慮，一刻鐘也來不及考慮，當它一落到我伸開手的地方，我就一把抓住它的最下一節，馬上爬了上去。

『一分鐘以後，我就已經爬到窗口，第二分鐘我就已經進了房間，第三分鐘我却已經上了脚鐐手銬，手脚都被拴了起來，手銬上面還拴了一個二十四磅重的砲彈。

『在我能夠開口以前，我就已經像一隻投入捕鼠機的耗子似地被捕了。』

『啊呀！』

在草地上的士兵們都屏住呼吸。他們都因這個新的發展而感到驚愕。他們微微地、害怕地喘息着，用着驚奇的眼光傾聽着米克洛斯的故事。

『情况就是這樣。那時我的力氣還沒有一隻瞎眼睛的烏鴉那麼大。我被投入了一隻角落裏，好像是一綑繩子；一羣德國槍騎兵站在小房子中間，站在我的面前，穿着他們的尖頭鞋子，用他們的短棍子敲着地板。

『一個長臉的小傢伙發着號令，他是房東。他蹦跳着。當他用他的土話咒罵着我的時候，他的嘴裏直噴着口水；我希望他的心臟會跳出它原來的地方！

『當他喊累了的時候，他命令他的一個手下人上前，把我揹起來。

『然後他們把我像一隻送到屠場裏去的綿羊似地帶走。他們把我帶到一間小房子裏，那裏前一

天我曾經同那個老妖精玩過一場把戲；然後他們又把我帶進第二間房子，然後又是第三間，第四間，第十間，一直帶進了一間明亮的大房子。

『你從來不曾見過這樣富麗的房間。那裏堆滿了金的和銀的東西，架子上的金杯、銀燭架，裝飾着人像和動物形象的大盤子，一直堆到天花板；它們好像瀉進窗戶的陽光似地閃耀着。他們把我摔在一隻大鐵箱旁邊，而且鎖上了門。那扇門是用一些和我的手一般厚薄的鐵條做成的，可是它們是排得那樣的緊密，就是一隻貓也不可能鑽過去。這些鐵條把整個房間隔成兩半，好像它們就是爲了這個目的——爲了把房間隔開的目的而製造似的。裏面半間是金庫，外面半間是兌換所。我發現這所房子的主人不是兌換商人，就是市長，或者誰知道是什麼人。在外面半間房子裏有一張寫字枱，在裏半間是財寶——還有我。「喂，」我對自己說，「看我的朋友米克洛斯，你可要自己好好地幹呀！現在你很容易地進到兌換金錢的德國老狗的財庫裏面來啦！」

『房門鎖得很結實，他們鎖了三把鎖在上面；他們留下三個拿着鶴嘴鋤的捷克看門狗監視我，其他的人却都離開了。

『只要能知道他們要我幹些什麼就好啦！可是儘管他們對我大聲地叫喊，特別是他們那個皮包骨的頭子喊得更兇，我却一點也聽不懂他們的說話。

『我所懂得的唯一事情，只是我感到很不舒服。我決不會相信金子和銀子能够這樣厲害地傷害人們的脇骨。我常常希望有很多金錢，多到甚至我的睡床也可以用金子來做，可是現在我却轉過身來想找一個光滑的地方，把金甕和其他東西都從我的身體底下拿開。

『那些看門狗靜靜地看了我一忽兒，可是忽然他們像發瘋似地笑了起來。

『我大大地發火了。

『「喂！」我對他們說，「我要用你們的骨頭來砸栗子！你們以爲你們能夠愚弄一個伶牙利的戰士嗎？」

『我用牙齒來咬綁我的繩子，在你能夠數完三下以前，我已經把我自己解放出來，好像我從來沒有被綁過似的。我溜出繩子，就好像是一隻蝴蝶出蛹。那些人只是吃驚地看着；當他們看到我已在自由地走動的時候，他們竟不敢相信他們的眼睛。』

三

『於是我環顧着四周。唔，朋友們，我不知道你們究竟有沒有見過金錢，可是我明白那時我是見了一些的。我能够把它看一個飽。我儘可能地睜開眼睛，對它們說：「現在看吧，看一個够吧，因爲只要這樣的世界存在一天，你再也不會置身在這樣多的金錢裏面了。」於是我開始用兩手儘量拿錢。那個大鐵箱子裝滿了金子，裝得那樣的滿，以致竟掉到外面來了。我用兩隻手和一個杓子舀着，這就好像在我小時，當我母親把麥子冲洗乾淨，又把它晾在一張油布上，而我却躺在那些乾淨的麥子中，彷彿在湖裏洗澡一般的時候的情景差不多。我捲起了我的兩隻袖子，讓所有的金子接觸到我的皮膚。那些金子黃得很可愛，大半都裝在透明的錢袋裏；在那些錢袋裏，它們能够像陽光透過油漆的窗子一樣地閃耀。那裏也有很多貴重的武器。手槍的槍身都同我的手臂一樣長，鑲嵌着銀子和一

個象牙的槍托，槍托上面刻着老虎，那些老虎那樣的憤怒，彷彿我們甚至可以聽到它們的吼聲。那些美麗的緊身衣的鈕扣，就好像是王子們用的那種鈕扣一樣；還有那冠飾和鞍被！請相信我，只要能够用一用它們，一個人就是當馬也是無所謂的哩！』

『如果不是你的，那又有什麼好處呀！』睡在草地上的一個人說道。

『不是我的？誰敢這樣說？那時它們都是我的，我把它們都拿在手裏，我把自己那雙發燒的手浸在它們那可愛的涼快之中。於是我開始幹了起來。我脫了我的破爛衣服，把自己全身穿得漂漂亮亮的。我穿上了一條美麗的鑲着金邊的褲子，我脫下了破鞋，換上了一雙時髦的、一直穿到我的小腿的靴子。我披上了一件短外衣，它一直垂到我的大腿上，發光的褲子上的金邊遠遠地都可以看到。它在腰部下面突了出來，好像是一個女孩子的裙子。我也拿了一件半袖的斗篷，它的皮領子遮蓋着我的肩膀。我拿了一頂飾着兩根長駝鳥毛和鑽石冠飾的小帽子。如果我剪了髮，刮了臉，那我看起來簡直像個貴族，就是維也納皇帝舉行的最盛大的舞會，我也可以毫無顧慮地去參加了……』

『喂，你這破爛的外套，』一個士兵對他那件扔在地上的骯髒的白外套說，『你服侍這樣高貴的一個主人，你應該害臊！』

『我也願意把我的緊身衣去換那樣的衣服，一點也不可惜。』另一個士兵喃喃地說。

『如果衣服至少是好的，可是一年前他們和薪水一道發給我們的料子却太蹩脚，不到一個月，我們的胳臂和膝蓋都已穿通了。』第三個士兵嘆着氣說。

『兩年工資也不够買一套衣服。像我們現在這樣子，在進天國的時候，我們甚至不好意思站在

全能的上帝面前哩。』

『等那會計員來吧，如果他不給我們好衣服，那末我們就要用狗皮包他！』

『絨布和毛布都要比他們的布强得多。我希望我們能够得到一點！那種料子就是風颳也是颳不破的。』

『靜一靜！看那顆天上的金牛星是多麽高了，可是我們還沒有聽說米克洛斯叔叔在那德國人的財庫中究竟怎麽樣哩。』

米克洛斯武士等到他們都安靜下來以後，又開始講起他的故事來：

『我在腰間佩了一把好劍，還把一枝槍口鑲着金邊的短槍掛在肩上。唯一的困難就是那裏沒有火藥，只有裝在袋子裏的金粉；用那種金粉你可以做任何事情，却不能用來射擊。我把它裝滿了我已經繫在腰間的錢袋裏面，還把其他一些錢袋都用金帶子掛在我的頸子上面，使自己看起來好像是一個賣藥商人。那時我知道什麽都沒有裝滿的錢袋那樣輕鬆，因而我決不願意用光是看看烤肉來滿足自己。

『唔，當我準備好了的時候，正在看着我的德國「僱傭兵們」開始對我說起話來。我不懂他們的話，但我却看見他們的嘴巴淌着口水。如果我們之間的那扇門不是鎖着，他們一定願意同我一塊兒在裏面，跟我一樣地幹起來。可是事實上他們只是對我說話，伸出他們的手來拿裏面的一些金子。

「你可以愛拿多少就拿多少，」我對他們說，「可是要先開門。」

『這個他們做不到，可是忽然一個漂亮的女僕走進房間來，通過鐵柵看着我。我捻着鬍子，對

着她說：「放我出去，漂亮的姑娘，我會使你的一生都很幸福。」

『她不懂我說的話，可是她臉紅了，這好心的姑娘，她慫恿那些看門狗開門。她伸手到那個她帶在身邊的小錢袋裏拿出了一串鑰匙，解釋給那些傢伙怎樣用它們來開門。我答應只要他們放我出去，就可以給他們很多金子。那三個德國人非常願意，可是他們害怕同時要服侍兩個主人。

『我從鐵柵中伸出手去，把一大把金子分給他們。他們搶着把它們拿走，他們的眼睛差點兒爆了出來。可是那些惡鬼們也看中了那個女孩子，他們動手來抓她，告訴她他們放我出來以前，她要和他們每個人都親一個嘴。』

『這些惡魔！我希望烏鴉把他們的眼睛啄去做石彈的遊戲！』一個年輕人喊道。

『她很漂亮，那個姑娘，』米克洛斯武士接着說道，『她的皮膚是柔軟的、雪白的，她的臉蛋呈現着桃紅色。她有一雙又大又肥的手，寬大的胸脯，圓圓的大腿，如果她在這兒，老朋友們，什麼事情你也願意替她做哩。當我看着那些畜生瞟着她的時候，我身上的血就流得很快。哎呀，我不知應該對那個可憐的姑娘說些什麼。我願意告訴她：「讓他們親嘴吧，妹妹，只要他們放我出去。」可是要犧牲一個女孩子的榮譽來救我自己，却使我的匈牙利人的熱血沸騰起來。那個可憐的女孩子激烈地抗拒着，叫喊着，可是當她看見走頭無路的時候，她就用兩隻美麗的眼睛看着我，然後把一個鑰匙交給其中的一隻看門狗。他開了第一道鎖，於是馬上撲到那個女孩子身上……他把他的胳臂抱住她的腰部，好像要拗斷她的骨頭似地擁抱着她，用他的兩隻大手撫摩着她，把她全身都吻遍了。』

士兵們在周圍移動着，彷彿一陣微風吹過蘆葦似地嘆息着。渴望女人的慾望在他們的心裏甦醒

了，他們用着凝注的眼光和顫抖的神經，注意地傾聽着米克洛斯叔叔那緩慢的、斷哽的、激動的說話聲音——這些話語好像燃燒着的火絨似地從火裏消失，使它們自己嗞嗞作響地鑽進了小夥子們的血液裏，形成了血的洪流。

『當輪到第二個「僱傭兵」的時候，他也開了第二道鎖，撲到那個女孩子身上……我因憤怒而咬牙切齒，像一隻餓狠似地嘆着氣。「在我聽起來這是壞的音樂，看起來這是壞的跳舞，」我對我自己說，忍受着痛苦，咬嚙着我的拳頭。可憐的姑娘正用她那美麗的眼睛看着我，似乎說：「喂，漂亮的凶牙利戰士，不管你是不是向我求愛，我却正爲你犧牲着我的生命。」我在那裏簡直像一隻關在籠裏的老虎！我像瘋了似地轉着圈子，用拳頭打着我的頭。我需要更多的武器，因此我撿起了一把土耳其的四刃匕首，很多銳利的短劍和德國的小刀，想用它們去刺他們的喉嚨或者我自己的喉嚨。那女孩子躺在大理石的地板上，她那雪白的皮膚上的衣服已被撕破，她那寬大的雪白胸脯袒露着。她那胸脯是玫瑰色的，却像一支折斷了莖的芍藥似地憔悴了。』

田野上是一片可怕的沉寂，一匹馬正在遠處嘶鳴着，好像是回答似的，士兵們的馬都嘶了起來，哀鳴着和踢着。在這沒有女人的春夜，這些男人們俯臥着。他們的嘴是乾燥的。他們帶着激情傾聽着所有不可思議的東西。

『第三隻德國狗急不及待地等着他的份，他從小姑娘的手裏一把奪過鑰匙，開了門上的第三把鎖，好像我根本不在那裏似的。他已經喪失了他的理性！

『我立刻走出了囚籠。我手裏拿着一把短劍，一跳就跳到他的身上，把它刺進了他的喉嚨。它

刺穿他，好像是刺穿了一塊牛油。我的手幾乎也帶了進去，從他的背後出來。

『於是我又進攻另一個，使他來不及鎮定一下。我的左邊有一根裝着鉛頭的手杖，這是一根鑲銀的棍子。我用它打他的頭，它打到臉上的任何地方，肉都打掉了。他的鼻子以下，他的骨頭都露了出來，正像你用一根棍子把南瓜撥給牲口吃似的。他的兩隻胳臂在空中揮舞着，他不知道應該把它們怎麼辦，於是他突然一轉身，就像一個滾倒的玩偶似地倒在地上，他好像一隻公鷄似地在地上扭動着，帶着他那割斷的頸子。』

『烏啦！烏啦！』一個結實的小夥子用着戰士的狼嗥似的聲音叫喊着。在草地上，在寒冷的月光底下，他們興奮地聽着殘酷無比的故事。

『那時第三個人已經拔出他的劍來。這就是首先羞辱女孩子的那一個人。他媽的，我是怎樣地揍他啊！我就是要找你，我的孩子，我只是要你來滿足我吃生肉的慾望。我像一匹撲向馬糧袋的馬兒似地向他撲去，把他手裏的劍打下來。它釘在門柱上，一直釘進木頭裏去。我一手卡住他的喉嚨，像他騎在女孩子身上似地騎在他的身上。你要親嘴嗎?!……是嗎?!……於是我揍他。你這德國婊子養的要記到！讓我把你那個殘酷的靈魂榨出來吧！』

『揍得好！……』一個小夥子喘着氣說。

『當我最後站起來的時候——這簡直是人狼吃人——我看到那個小姑娘睜着眼睛和張着嘴巴地站在那裏，好像死人一樣地蒼白，她以爲自己遇見了一個見人就殺，不管他們是誰，就像野狼似的瘋子。我對她微笑，擧帽向她招呼，可是那個可憐的孤兒却只是盯着眼睛看我。我應該怎樣使她恢復

知覺呢？雖然我曾經像對小斑鳩說話一樣地對她說話，可是她不懂我的話。爲了她的恐怖，我出了怎樣的代價呢？我居然爲她跳起戰士的舞來了。』

幾個興奮的、喘氣的、爬臥着的士兵叫喊着，拍着手；所有的人都快活地叫喊道：

『啊，啊，跳舞接着跳舞！』

『很好的跳舞家，漂亮的傢伙！』其他的人都附和着。

『相信我，我爲她跳舞就像我在伊慈脫根戰壕裏跳舞一樣，那是在對土耳其人進行大包圍的時候——好像我們在那時跳舞一樣……在槍林彈雨之中！』

他們深深地嘆息着。偉大光榮的甜蜜回憶，鑽進了他們的心裏。

接着是沉默。一陣從森林角落裏吹來的風使長滿了新芽的樹枝欷欷地響着。星星冷清清地閃耀着，寒冷的晚風吹着小夥子們的背脊骨。

『把一隻母牛委托給一個戰士！』一個黑影子的人用着沉濁的聲音說，把他的大衣裹得更緊了。

米克洛斯武士嘆息着，沉默了一會兒，然後又接着講道：

『那個小姑娘把她的手擱在胸口，笑着，哭着，眼淚從她的眼睛裏淌下來，可是她的臉上却閃耀着快樂。

『她拿了鑰匙，把每把鎖都放回原處，然後她轉動着鑰匙。她把我摔出來的金子都放回我的口袋裏，然後拉了我的手，把我從那個房間帶回那所窗外掛着繩梯的小房子裏去。她從衣服裏取出一封信，把它放進我的懷裏，然後溫柔地把我推向窗口。

『我覺得一點辦法都沒有，好像是一個老鼠掉進了南瓜。我對那個小姑娘怎麼辦呢？如果我離開她，她就會由於我的緣故而受到可怕的遭遇……「不，」我說，「你跟我走吧，我的姑娘！」

『她是願意跟着我走的，這可憐的孩子，可是，我的媽，她却肥得擠不過窗子。她能够伸出頭去在後面看着我，可是她那身體的其他部分却就卡住了。我抓住了她的頭髮，想拉她出去，可是她說她還是讓我自己一個人走的好些。

『因此在熱烈地親了她幾次以後，我就離開了。每個女人的身上都躲藏着九個魔鬼，她一定能够找到一個方法來洗刷她自己的。

『我可以對你們發誓，對於那三個「僱傭兵」我是很感到抱歉的，可是我絕對不替他們悲痛，他們作惡實在已經作够了。』

『壞透了，』黑暗中有人用嚴厲的聲音說。『讓他們都在地獄裏爛掉吧。他們就是從我們嘴裏搶走麵包的人。』

四

『那是眞的，』那個留着黑鬍子的老頭說，『一個僱傭兵吃了八個匈牙利戰士的麵包。』

『八百個！』另一個人說，『他們按時領薪水，他們拿雙份報酬，可是我們却一連十二個月沒有見到一個便士！』

『上帝會給他們報應的！』

『也會給皇上同樣的報應！』

『他更會如此，因爲我們雖然推舉了一個副官，化了很多錢派他到維也納去要薪水，可是他老是空手回來。』

『他們以爲我們是像天使一樣地沒有形體的！』

『以爲我們可以靠喝西北風過活！』

『以爲我們可以赤身裸體地跑來跑去！』

『以爲我們只需要空話！』

『讓他們把那些既不需要吃、喝、不需要穿衣服和任何東西，也不要求薪水的人派到邊境的要塞中來吧。』

『自然，那些僱傭兵們正在深及兩膝的好食物中通過。一到我國來，他們馬上給德勃里森的恐慌所誘惑：他們變成肥羊一樣的胖了！』

『爲什麼不這樣呢？不是他們把隨便什麼他們拿得到手的東西都吃掉了嗎？』

『在我們國家裏，他們竟彷彿在他們自己家裏一樣！』

『爲什麼不呢？你們祖國是你生活得很好的地方哩。』

『全能的上帝會給皇帝報應的！他會責罰他的肉體和靈魂，使他感到這樣的不舒服，甚至可以把他做一個所有統治者們的榜樣。』

『米克洛斯叔叔，你別因爲把那些僱傭兵們像癩蝦蟆一樣地撲滅而感到難受！』

事吧。

『鬼才難受！』米克洛斯武士說道，擺脫了他的思想。『可是讓我告訴你們那些還沒有講的故

『當我穿着那些耀眼的衣服走進我們營幕的時候，所有值班的士兵們都向我致敬，那個最年輕的軍曹在我的面前立正，說他很抱歉，說沒有一個軍官在營幕裏，上尉已經進城去了，因爲少校曾經來告訴他一個匈牙利戰士因盜竊而被逮捕，他們要把他切成四段，釘在四扇城門上。

『「他們可以釘他們的奶奶，」我笑着說，「你不認識我嗎，安多拉斯哥哥？」

『「米克洛斯！」安多拉斯喊着說，「是你，還是你的靈魂呢？」

『「當然是我。可是先給我一點兒什麼吃的，等會再講給你們聽吧！」

『他們給我一肩膀的羊肉，我馬上吞咽下去，好像它是一隻小鴿子似的。

『於是我把我的故事講了一部分給他們聽，他們同你們現在一樣地張開了嘴巴。

『吃午飯的時候上尉回營了。當他注意到我穿着那麼華麗的衣服的時候，他跳了起來，盯着眼睛瞧着我，然後笑得那樣的厲害，以致他的肺部也幾乎要爆裂了。

『「你穿得像春天的老鼠一樣。你從那裏拿來這些衣服的呢？」

『我告訴了他。他笑得非常厲害。於是他告訴我德國人怎樣找到了那個空的籠子，死了的僱傭兵，和鎖得好好的房門，硬說那匈牙利戰士就是魔鬼自己，命令上尉帶走他的匈牙利部隊，不住地打着鐘以驅逐魔鬼。

『「當心點，不要太拋頭露面。」福爾格斯老爺對我說，「後天淸早，我們就要離開這兒，因爲

我也給你的惡作劇弄厭煩了。』

『不錯，可是我却爲我那個小仙女而感到心痛，爲了她，我曾經戰鬥過，曾經因爲沒有看見她一眼而受過那麼大的痛苦。

『我下决心再試一次，就是犧牲我的生命也不在乎。我要再在她的窗下走動……』

在那時候，他們聽見了從樹林那邊傳來一陣沙沙的響聲。那些躺在草地上的、正在一聲不響地聽着米克洛斯叔叔那親切流暢的故事的、漸漸有些睡意了的戰士們，抬起了他們的頭。

『土耳其人！』從樹林下面，傳來了一個尖銳的聲音。『這裏是辮子❶！』

所有的人都跳了起來，抓住了他們的手斧。

『前進！』那個沉默的戰士下着命令，他是他們在出發之前推舉出來做他們的隊長的。他莊嚴地執行了他的臨時職務。

一個年輕小夥子走到前面來。

『你看見了什麼？』

『蓋爾戈和我看見大約有五十個土耳其人走近來了。他們帶着很多馬匹，裝滿着戰利品。他們正沿着這條路前進。他們一定吃多了酒了，因爲他們根本沒有注意到我們。』

『武裝起來，匈牙利人！』隊長喊道。

❶ 從前有些國家的士兵有辮子，這裏指的是土耳其兵。

準備掠奪的戰士們都站在他的周圍，眼光閃耀着，肌肉緊張着。天上的星星閃着銀白色的光輝，俯視着他們。

『誰願意當誘敵的尖兵？』

五六個人站了出來，隊長看了他們一眼，挑中了四個。他在第二排指定了七個，第三排留下了十二個。

『每個人都要勇敢地盡他的天職！』

在夜晚的黑暗中，小夥子們咬着他們的牙齒，把他們的手斧握得這樣的用勁，以致他們的拳頭都發起抖來。

『誰把這個好運氣糟蹋了，誰就該天誅地滅！』

『對！』他們贊成地低語着。

『首先由誘敵的尖兵衝破他們的隊伍，於是由第二分隊擊潰他們，然後再由我們第三分隊把他們砍倒。不准漏掉一個人！』

『對！』

『那末前進！』

靜靜地、恐怖地、好像窒悶的狼嗥似地，他們發出了他們那憤怒的、粗厲的烏拉聲。那兩個小小的前進的分隊通過黑暗的森林，除了很小的一點沙沙聲以外，差不多沒有一點兒聲音。

『火！』

不一刻，將滅的篝火馬上熄滅了，冒烟的木片蓋上了泥土。

於是，他們很興奮地看着天邊。預備，蹲下，準備着隨時進攻敵人。土耳其人遠遠地走近來了，一點也不戒備。他們也在草原上掠奪，因爲春天這些異教徒也是靠着自由的麵包生活，好像匈牙利人一樣。他們連夢想也沒有想到他們會在壕溝裏結束快樂的夜晚的。耳朵好的人已經可以聽到馬嘶的聲音了。

悠長的、緊張的時間過去了。

他們慢慢地靜了下來，回復了常態。抓住一個『通譯員』，土耳其掠奪者或甚至是帶着他們薪水和少數外快的正規兵的快樂，是無比的。

可是他們已習慣於那種想法，於是那個長鬍子又訴起苦來了。

『我們竟沒有武器！如果他不把我們武裝起來，那我們又怎麼保護得了皇上？使用這樣手拿的武器，眞是丟臉！』

『我情願用一年的薪水買一支短槍！』他們之中的一個人說道。

『他們發給我們的手斧是這樣脆弱，只要它們一碰到盔甲，它們的榫頭就斷了。』

『誰願意去砍鐵盔甲？當心你的武器呀！你必須砍那些柔軟的地方。鮮嫩的肉是不會損害手斧的！』

『就是他們的骨頭也要避免！我們當中難得有一把好斧頭哩。』

『如果我們能够在會計員的身上試用一次，那末它們就會很好使用了！』

他們揮舞着手斧，然後懷着比想到土耳其人時更深的痛苦心情牢牢地抓住它們。打土耳其人不過是一種職業，是一件同砍柴一樣簡單的事情；而另外一件却是一件令人憤怒的事情，是一件忘記不了的事情，是一件刺激人心的事情。欺騙士兵，掠奪士兵，出賣士兵的就是那些會計員們。

『把煩惱忘掉吧，你們老是提到他們。我們還不如請米克洛斯叔叔繼續講故事的好。那個女孩子怎麽樣了呢？這至少可以使我們安靜下來。』

米克洛斯武士咳了幾聲，撫摸着他的長鬍子，又想了一想。一隻受驚的鳥兒在朦朧的月光中飛鳴着。

『我講到那兒了？

『哦，對啦，我說我發誓我一定要活到至少再見到那個小姑娘一次。

『第二天福爾格斯老爺命令拆掉營幕，準備一清早就出發。

『傍晚我從營幕中溜了出來。我們原是嚴禁離開營幕的。

『可是我的事情很重要。

『我到砲台的圍牆那裏去，兩星期來我天天都在那兒站崗。

『我站着，站着，憂鬱地仰望着那石像的頭頂，希望至少能夠再聽到一次我那小仙女的笑聲。

『忽然聽到了那聲音！同時那繩梯就從牆上滑下來了……』

『烏拉！烏拉！』

好像野狼在葦叢中對着那些從德勃里森趕到維也納去的牲口嗥叫一樣。

戰士們的心都因快樂而顫抖，捕獲物已經落進圈套裏來了。他們屏住呼吸傾聽着，彷彿他們的心已經停止了跳動。他們每個人都更緊緊地抓住他們的手斧、斧頭和短棍。

可以聽得見一個窒悶的、深沉的耳語聲：

『以後呢？』

老米克洛斯用着沙嗄的聲音，用着俯身向前傾聽而且準備跳躍的姿勢，接下去說道：

『她像一隻森林中的斑鳩似地笑着……但馬上她又像隻心裏受傷的蒼鷺似地喊叫起來……她的喊聲像一把小刀子似地刺着我……』

他慢慢地、遲疑地說着。和旁的人一道，他也傾聽着遠遠的殺伐聲，計算着死的喊叫而感到滿足。那四個小孩子幹得不錯。至少已有十個强盜喊出了他們最後的一聲。……

『我全身發抖地等待着……她怎麼樣了？他們一定已經發覺她在等着我……也許她想逃走，投奔我……繩梯降了下來……它在半途上停住了……那正是女孩子那樣傷心地叫喊的時候……』

深沉的靜寂降落到他們的頭上……米克洛斯武士也停止了說話。他們等待着，像半死似地等待着他們的犧牲品走上大路來，他們要把『通譯員』呑進他們的嘴裏。

最後，第二分隊的吶喊聲就像大雷雨一樣地響了起來：

『烏啦！烏啦！』

他們的心境平靜下來，他們的緊張的肌肉得到了新的力量。

第二分隊的那七個小夥子幹得很漂亮，到處都響起了土耳其人的叫喊，可是戰士們的聲音却一

點也聽不到。

『講下去，米克洛斯叔叔，接着講你的故事吧。』米克洛斯的聲音是沙嗄的。

『於是我看見了窗戶中的一點亮光。在上面，在靠近天邊的地方，像一面白旗……過一會兒她就把她自己拋出窗外。她落在我的脚下，好像是一隻打下來的鴿子，或者像她的金幣……』是深沉的、痛苦的、驚愕的靜寂。

一個兇猛的匈牙利人擰着他的鼻子，他正把眼淚吞下肚子裏去呢。

森林開始發出沙沙的聲音和噼啪的聲音。土耳其的殘餘部隊急速地退出森林。於是十二個喉嚨同時發出了可怕的、狂暴的吶喊：

『烏啦！烏啦！』

『不准逃走一個人！』隊長喊道，接着他們就跳上了馬賊們的馬，好像一羣喝血的獵狗，他們的短斧找尋着柔軟的部分，找尋着鮮嫩的肉，爲着他們的武器，他們避免着鐵器和骨頭。

在一個美麗的、陽光絢爛的、多露的清早，這些戰士們騎着馬走向歸途。

他們騎在强壯的、飼養得很好的馬上；他們後面還帶着很多其他馬匹，馱着很多的戰利品。

『我們還剩下了十八個人。』那個有黑鬍子的人很愉快地說道，露出他那又大又黃的牙齒，做了一個天眞的鬼臉。

『四個誘敵深入的尖兵犧牲了……』隊長靜靜地說。

『還有小皮斯達也死了。』

『他除了笑以外，不知道任何其他的事情。他還不能算一個大人。』

『那沒有關係。現在我們有馬了。』

『用這些馬我們可以捉牲口。』

『我們多少可以利用它們，在皇帝發的薪水以外加一點外快。』

『砲台指揮官會怎樣說呢？』

『他會發脾氣，因爲我們損失了四個小夥子。』

『眞的，三個也够了。』

『閉嘴！下次你被選爲隊長，那你就可以只派兩個尖兵去，但你們全體都會丟掉生命。』

『那是對的，什麼事情都有一定的安排。』

他們嚴肅地騎在他們那安靜的好馬上，打着盹兒；它們正在深及腿部的早春的綠草中走着。

『喂，米克洛斯叔叔，如果你把那可愛的德國姑娘帶在身邊的話，』一個帶着傷疤的年輕人說，他騎着馬攆上了那個騎馬走在前面的、生着長鬍子的老戰士。

米克洛斯叔叔瞇着眼睛看了看那個小夥子。

『我又怎麼能够養活她呢？我爲皇上服役，難道日子過得好像一個皇子嗎？』

『說得很對，』有黑鬍子的人說，『就是一個骯髒的鄉下姑娘和我們結婚，也是要餓死的……』

『可是讓那個會計員再來發一次薪水吧，他可不能那麼容易跑掉的！』

『現在他跑不掉了，我們要將他關進監獄。』

『像德國人對付米克洛斯叔叔一樣地對付他！』

『是的，也關在庫房裏。』

『那裏他可以欣賞我們的奇怪的財寶：上銹的手銬，專門爲鞭打匈牙利戰士而立的柱子，以及閃光的、好像那些看着他的戰士的眼睛一樣的毒蛇和獺蝦蟆的眼睛。』

『他還可以穿上我們的破衣服，好像米克洛斯叔叔穿上了那些漂亮的衣服一樣！』

『我還要將皇帝帶上脚鐐手銬，教訓教訓他！』

『你們最好不再咒駡了，天已經亮啦！』

『唔，我想教訓他的，只是要他認識匈牙利人，不要在我們的土地上養肥那些瘦臉的傭兵……』

『你做得很對，米克洛斯叔叔，因爲你至少結果了三隻惡獸的生命。』

他們安靜地、快樂地一直朝着太陽騎去；他們找尋着牲口，因爲他們已經騎在馬上了。馬兒們不時低下頭去儘量地吃着那豐美的綠草。

何家槐譯

窮　人

兩個窮人正在園子的上角落鋤地。他們並排地邊走邊鋤。年紀大的一個不斷地講着話，年輕的一個却是想得很遠，因此每當那個老頭子的無聊饒舌打斷他的工作時，他幾乎都是無可奈何地停住脚步的。

這年輕的工人是一個結實的、皮膚黝黑的人。他穿着一件破爛的褐色上衣，一雙軍靴，和一頂非常舊的軍帽——這是一頂你可以看見在那些歐在戰壕中十個、十五個、二十個月以後幾乎變成了皮包骨的、疲累不堪的、沿着街道沉重地走着的士兵頭上戴着的那種軍帽。他們冷淡地、機械地走着。

『我告訴了老太婆種點大蒜，』老頭子說（他是常常把他妻子叫做「老太婆」的），於是又停下來靠在鋤頭柄上，『在秋天，正是種大蒜的時候。春天它就會很好地長大起來。』

『它不會凍死嗎？』年輕人沉思地說。

『不，決不會。它一種下去，霜就不能傷害它。因爲當你埋上土的時候，它掩蓋起來，霜就碰不到它了……現在大蒜是貴的。』

年輕人哆嗦着，好像是什麼人踩在他身上似的。

『什麼東西都貴呢。』他含糊地說，舉起了他的鋤頭。

『什麼東西都很貴，』老頭子點着頭，『貴得可怕。一公斤麵包的價錢就是二十六個便士；這並不太貴，可是得不到。無論你出多少錢，你也買不到麵包。我不知道我們村裏的辦事員是怎樣的一個人，可是在他那裏，你絕對領不到麵粉。定量配給的麵粉。在旁的村子裏，人們都是供給的，只有我們不是。那天老太婆告訴我，辦事員說那些咒罵他的人都要用血來還債。』

他搖着他的頭，而且笑了笑。

『可是今天離咒罵辦事員的時候也不太遠了。』

年輕人深深地注視着老頭子的眼睛，好像要作一個重大的說明似地說道：

『你看，伊慈文叔叔，我回家才有三天，因此我不明白這件事情。可是這是一個很壞的世界。你知道……我在前綫歕了二十六個月，可是，我可以告訴你，那裏我什麼都不缺少。』

『這我相信。』

『我有吃有喝。那裏有那末多的猪肉、牛肉，甚至我們都不想吃了。他們給我們的猪肉，我們已經吃膩了。』

『對啦，這裏得到肉也很方便。他們說一公斤牛肉的價錢是十二個克朗。我却一點也沒有買到。』

年輕人用朦朧的眼光看着他，但他却盯着他的臉。

『你早餐吃些什麼呢？』

『噯，那天我從塞爾維亞人加諾斯·科瓦克斯那裏買到了很好的青椒，因爲自從眞正的塞爾維亞人在這兒絕跡以後，他就變成了一個塞爾維亞的菜販子。他給我十二個青椒，却只要十個便士。我想這是不貴的。我用兩個青椒夾着一點麵包吃。』

這個士兵不再注意了，他凝視着遠方，沉思着。可是老頭子却繼續說下去。

『爲了午餐，我的老婆泡了一些很好的黃瓜，這是我在午餐時夾麵包吃的東西。當我回家吃晚餐的時候，她給我煮了些熱的東西。不是蠶豆湯，就是馬鈴薯湯，雖然今天是捲心菜。在菜園子裏可以種馬鈴薯和捲心菜。是的，今年這兩種東西都不多，可是，就是這一點收成，也該感謝上帝。』

『你有麵粉嗎？』

『噯，我有兩百公斤麥子。純粹的麥子。他們應該允許我磨麥子，我會用實物付淸磨工。老太婆用口糧證也領到了一些麥子。』

『你買到了油嗎？』

『感謝上帝，我有油。說實話，我有兩公升光景的油呢。』

『你有靴子嗎？』

『我沒有靴子。我買了這些工作鞋。誰能够拿出六十個福林來買一雙高統靴呢？能够得到這些工作鞋，我已經很高興了。』

年輕人不再注視老頭子。

『我請了二十八天的假。但二十八天在這裏有什麼用呢？我給瓦爾加做了兩天工，昨晚他們給

了我四個派戈。我的老婆買了一公升牛奶，就化了三十個便士，她買了半磅鹹肉，化了兩個半派戈，兩個小小的烘麵包又化了一福林又十便士，因此我們一共只剩下了十個便士……在二十八天以內，你能够做些什麼呢？……』

『現在日子短起來了，每天的工資也跟着減少了。』老頭子說。

『我沒有一點過冬的東西……我却有三個小孩……』年輕人沉重地說，好像他的每個字都是從肺裏撕裂出來似的。

『孩子……傻事情，』老頭子說，『這是很傻的。很多人都受親骨血的折磨。他們生了小孩子，而這些小孩子却不會問他們：「爸爸，你從那裏弄錢呢……」他們要吃東西。因此只得去偸！……向鄰人借錢。如果他們拒絕，那就宰了他們……』

老頭子用鐵耙子似的淸脆聲音重複着別人的話，可是年輕人却直僵僵地，幾乎變成了冰塊。他注視着老頭子，目光模糊；於是他的眼睛慢慢地閉攏來，昏迷起來，仆倒在他的鋤頭柄上。在突然的軟弱中，如果不是鋤頭支持住他，他一定會昏倒在地上。

『讓我們繼續工作下去吧。』他喃喃地說。

『那是不會饒過一個人的，』老頭子轉向他的鋤頭，開始愉快地幹起活來，『這些孩子們。當他們肚子餓的時候，他們就啼哭……他們使人傷心……』

鋤頭掘進了泥土。他掘了五六次，但不能再沉默了。

『你的鋤頭不是一把好鋤頭。它不是掘這種硬土的鋤頭。你掘得很慢，就是因爲它的柄太長。

掘這種土，你需要一把短的鋤頭和鋼的鋤頭，像我這把似的。它並不太長。它掘土非常容易，你可以用脚把它踩進土裏去。這使工作起來要快得多。我的鍬也是鋼打的。是多麼好的一把鍬啊！用那把鋼鍬，我能够把這兒所有的鍬都砍成兩半。』

年輕人盯着老頭子的鋤頭看，嘆着氣。

然後他又看看他自己的鋤頭。這是一把不經用的鋤頭，必須小心地使用它，因爲它是彎曲的。用它掘這樣堅硬的土，簡直是受罪。

現在他知道得很淸楚，他應該走進那所房子去。在那所房子的左邊角落裏立着一口食橱，那個女人就是從那口食橱的抽斗裏拿錢的。只要用一個指甲就可以撬開那個抽斗。在那抽斗裏面，有那末多的錢，上千！……

『你衝過鋒嗎？』老頭子問道。

他抬起他的眼睛來。但世界是霧騰騰的，他不懂這句話的意思。

『衝鋒過嗎？很多次。可不是嗎？』

他點點頭，但沒有一點聲音。

『那一定是件很可怕的事情，』老頭子笑了笑，搖着他的頭，『用刀子互相猛撲，一直刺進喉嚨去……誰是你第一個殺死的？一個男人嗎？……』

年輕人稍稍地移動了一下。這樣，在不久以後，他終於懂得了這句話的意思。

『不是一個男人。』他慢吞吞地說，搖着他的頭，『是一個女孩子……一個年輕的女孩子……』

『一個女孩子。』老頭子簡單地說，好像這是一件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情。

『當我們在薩巴克的時候，』年輕人慢吞吞地、出神地、嗄聲地說；在他的軍帽下面，他皺起了眉毛，默想着和回憶着。『他們從一所房子的窗子裏打出槍來……他們打了三次。第一顆子彈嘘嘘地從我的身邊飛過，打中了一塊石頭，第二顆打中了伙伕的背包，打進了他的大腿，第三顆打中了軍曹的左頰，但他却是這樣的幸運，那個子彈只打掉了他的兩顆牙齒，就從另外一邊穿出去。然後上尉裘洛維克斯命令一個軍官率領六個士兵進屋子去，見到人就殺，就是小孩子也不要放過。』

他冷靜地、一本正經地說着，但他的手却困乏地玩弄着鋤頭柄；他一直都在想着他會晚了……有人回家去，這件事就做不成……他停止說話，把已經開始的故事忽然中斷，以便馬上離開這兒……但他的脚却並不移動，他的手也不讓鋤頭柄丟掉……他的舌頭又繼續轉動起來……

『於是我們就進屋去。那是一座小小的一層樓房子。三個人走進了樓下的房子。一家住在樓下，一家住在樓上。他們在樓下做些什麼，我不知道，但軍官和我却上樓去。那裏有一間很漂亮的房子，設備很好，什麼東西都有……一張圍着椅子的桌子。桌子是擺好了的，上面放着吃的東西……正是吃午飯的時候……因爲正是吃午飯的時候，他們都圍着桌子坐着……

『是的，他們正在吃午飯……但軍官却蒼白得像死人一樣，「趕快」，他說……那些人手裏拿着一把叉子，一把刀子…他們正吃着東西……窗子都關着，並不是他們打槍的……以後我們在頂樓上逮住了她，這是一個女用人；正是她從頂樓上打槍的……爲了什麼？當我們正成雙行地走下街道的時候，不知爲什麼一個傻女人會下决心對我們開槍。爲什麼她要打三次槍呢？……』

『你們呢？』

『我們？』年輕人問道，好像他剛從睡夢中醒來似的。

老頭子注視着他。

『你們把他們都殺了嗎？』

『正是如此，用刺刀尖……』士兵悄悄地說。

『第一個是一個女孩子嗎？』

『什麽？』

『你說你們第一個殺死的是一個女孩子……』

但這士兵，彷彿他的心已經停止跳動，站在那裏凝視着前面，好像他正在傾聽着遙遠的聲音。

『一個大女孩還是一個小女孩？』

『等一等。』年輕人突然說。『我必須回家一趟，因爲我忘了告訴我的老婆櫃子的鑰匙放在那裏……』他很快地把鋤頭掘進土裏。

『鐘樓上正打過十點。』

在他扯了這個謊以後，他才想起他原來是在一直地傾聽着鐘樓上的遙遠的聲音。這就是他在昨天晚上決定的，就是他必須在九點鐘動身，但事先却說是十點鐘。這樣，如果他們審問他，就可以有人證明：十點鐘的時候他還在那裏……

老頭子搖着頭，看着他穿着那雙破鞋幾乎像奔跑似地、大踏步地走開，帽子深深地遮蓋着他的

眼睛。

『他說些什麼？』他大聲地對自己說。『那是十點鐘嗎？』

他從口袋裏取出鎳錶來，仔細地看着它。

是九點鐘。九點過了三分。

士兵走近了街道，然後用平常的脚步向敎堂走去。

他完全按照計劃地走去。不太慢，但也不是跑，而是走得比較快，因爲他已經離開工作一忽兒。他必得趕快……他留心着會不會遇見什麼非打招呼不可的人，就是當一個大鬍子從一道籬笆後面窺看着他的時候，他也注視着他，好像他正出乎意料地面對着他的絞刑吏一樣。他的心臟以間歇的强烈聲音在胸膛裏面撞擊着，彷彿它是一個像警鐘一樣的大鐵鍾似的。

在敎堂旁邊，他必須衝進那條在紫丁香花叢之間的黑暗的街道。這個花叢現在差不多是精光的，葉子都枯死在地上；左邊是幼小的胡桃樹，道旁是一個廣濶的翻了土的園子，右邊是一條深溝，溝底流着一股水。那所房子是在水溝的那一面。

他環視四周，看看有沒有人正在監視着他。

沒有一個人走路，也沒有一個人住在這裏。他爬下了水溝。他對自己笑了一笑，因爲他不曾想到要爬下那條水溝。水溝裏長滿了刺槐，就連小孩子在上面爬過也很危險。可是這是他在當兵時學會的事情！……他曾經到過一些地方，一些鄉村，他曾經爬在敵人的後面，發現了他隱蔽的地方，包圍了房子，燒燬了村莊，宰了很多小猪和母鷄，把母牛劈成兩半，拿走一半，丟下了一半……他幾乎

覺得自從他回家以後，這還是第一次做他願意做的事情……什麼是生活？眞正的生活是行動。依靠個人聰明迴避了敵人的陣綫，從背後襲擊他。如果他們不會考慮他們的敵人是多麼多，戰爭是多麼危險，那末這支小小的匈牙利軍隊不知道會遭遇到什麼不幸。一直衝進中心去！……沒有法律，也沒有公道！只有力量和智慧。只有强者才能够戰勝。爲什麼他不能够爬過像這樣似的一條水溝？在意大利？那條堤岸有一千公尺高，兩公里濶，半公里深，那裏沒有一呎土不曾被手榴彈所炸開，被鐵片所炸裂。鐵片炸開了它的內部，炸散了任何東西，炸散了石塊和泥土，在任何東西上面都佈滿了鐵片，好像在田野裏種上了麥子……於是，當彈雨不再落在那討厭的黏土上的時候，黏土却黏住了人們的脚，把人扯倒，使每個人身上的每一平方公分都朝着張開的大砲砲口；機關槍就像廣野上的暴雨似地噴出子彈，子彈像夏天的冰雹似地落下來；他們是怎樣地在那裏戰鬥着，是怎樣地進攻着那塊死地，那個奧斯拉維亞墳園……

當他像隻餓狼似地在水溝岸上休息一會兒的時候，他的腦海中充滿着戰爭的鼓噪聲，但是，在他的靈魂深處却好像有種胆怯似的東西在徘徊着，這是他在前綫時從來沒有留心到的。

他聽不見指揮。他感覺不到受到上級軍官的大嗓子指揮的上尉在他背後發出的輕聲的命令，那裏沒有人告訴他：『前進，你這狗入的，守住……』他滿額都是冷汗。

當他最後發覺麻木地蹲在那裏已經很久因而打算跳起來的時候，一枝幼小的刺槐鈎住了他，他憤怒地想扯開它，一根刺竟刺穿了他的襯衫，殘酷地刺進了他的手腕。

『該死！』他憤憤地說，拔出了那根刺。他流了一點兒血。他用口去舔傷口，隨即爬出了水溝。

暴怒在他的身上迸發出來。可怕的焦躁。他的眼睛燃燒着。

『你等着瞧吧！』他咆哮道，不知道他同誰發怒，也不知道爲什麼要發怒。

他沉重地大踏步地走向那座房子。在水溝的這一邊，並沒有籬笆，他從草地上走向房子去。他在房子的角落頭站住了，突然感到了一陣心痛。如果那些有歌唱的嘴和驕傲的、尖銳的眼睛的士兵現在看到他，如果他們知道他在偵察些什麼……

他瞇細了他的眼睛：現在貧困是主人，是貧困在指揮他……他用僵硬的手指摸他的臉，好像他想抓住他腦子裏的思想……難道這真的是必要，難道不能另謀出路嗎？

他聽到他自己的聲音好像從很遠的地方傳來，正在重複着他曾經說過的關於他老婆的欠債的話：『我在中午還他……』

我在中午還他……我在中午還他……他覺得這念頭在他的身上燃燒着，就像當手榴彈落在他的左右，在伏列尼亞的土地上炸開了很多可怕的彈坑的時候的情況一樣，也好像和那黑色的泥漿飛濺到空中，山頂上的克羅細亞人正在絞殺着西伯利亞人，而他正站在爆炸聲、射擊聲、和瘋狂的鼓噪聲中的時候的情況一樣……那時軍官們拔出了他們的佩劍，一個個地口頭傳下去：『不准後退……前進！』

他像現在一樣地跑着，頭向前地跑進火網去。

不久以後，這個士兵，這個伺牙利人已經衝過了火牆。勇往直前總是最好的……他站在廚房的黑暗中。

他的胸脯起伏着……如果他有一支槍的話！

火熱的氣息從他的肺部迸發出來，他向那支靠門放着的乾草叉伸出手去。

現在怎樣辦呢？

廚房是黑暗而且低矮的，有一個灶，它的下面是一個石灰粉刷的爐子……瓦罐子……他的手裏有一把乾草叉……瓦爾加在戰前也是窮的，他們不久才賣掉了母牛和小牛……現在却有了上千的錢……

『誰呀？』一個女孩子的聲音從裏面傳來。

士兵的嘴唇張開了，他的血液凍結了。

『他們在家，』他低聲說。

他的臉蒼白了，他那黝黑的臉頰收縮着。

一個年輕的女孩子打開了通向房間去的門。她用吃驚的，凝視的眼光看着他，她的嘴唇張開着。

他們彼此長時間地互相注視着。他漸漸地記起這個並不是瓦爾加的孩子，而是卡慈脫・史查波，是安特烈・史查波的女兒。

『他們在家嗎？』最後他才嗄聲地問道。

『不在。』

『那末……』

『他們早上離開的。』

『他們是早上離開的嗎？』

『是的，他們到市場上去了。你自己看到他們離開的。』

士兵的眼睛睜得大大的。哼，哼。她是向他進攻了。這裏是一個敵人！

他比前更其鎮靜了，可是他的眼睛却閃耀着，好像現在他有權利打垮她……

在她後面，瓦爾加的小女孩伸出她的頭來。她也用着同樣孩子氣的、吃驚的眼光看着他……她和那個女孩子一樣地看着他……在戰爭開始的時候……那第一個孩子……在薩巴克……

他拿起了乾草叉；血湧進了他的心裏，他等待着。他等待着命令……

他僵直而且蒼白地注視着他們，孩子們嚇得不敢說話。他的頭腦裏簡直沒有一點思想，他只知道這是行動的時候了。

『我在中午還他！』他大聲地說道，於是舉起乾草叉來刺那個小女孩。

這個瓦爾加的孩子，這個敵人……他看見乾草叉刺進了她的喉嚨，看見血從那裏湧出。這使他感到安慰。他是多麼的熟悉那些血！……他曾經像這樣似地刺殺多少人……任何人的血都是同樣地湧出來的……

他抽出了乾草叉，孩子像一個小包裹似地落在地上。

大女孩張着嘴巴注視着他，沒有一點聲音，好像是一個發抖的動物；她注視着他的每一個動作。

他招呼她進來。

女孩子退回房間去，但她的眼光一刻也不離開這個人。

他以堅實的、正確的軍人步伐跟着她。

他看着那個他們放錢的大衣櫃。

『鑰匙在那裏？』他問道。

年輕女孩子的四肢都顫抖着，好像是某種機械的震動。

『鑰匙在那裏？』士兵又吼道。

『我不知道，』女孩子嗚咽着說，她的牙齒咔嗒地響着。

『如果你不告訴我，我也要殺死你。』

『它在另外一個房間裏，在衣櫃裏。』

士兵走向她，走在她的前面。他很快地拉出衣櫃的抽斗，女孩子急忙地在裏面尋找着。

『趕快！』

女孩子帶着恐怖從她蹲伏着的地方仰視着他。

『阿姨已經把它帶走了。』

士兵做了輕蔑的怪臉，向她的肚子刺去。可是乾草叉戳不通衣服，因而他高高地把它舉起，用他的全身力量刺下來。

可是這個女孩子並沒有死，因爲她已經轉了一個身；她的手臂卡在乾草叉的兩個叉尖中間。

士兵掃視着四周，看見那把切麵包的大刀擱在桌子上。他回到大房間裏去拿了那把刀來，在女孩子的頸子上一連戳了兩刀，然後又戳了第三刀，戳穿了她的喉嚨，一直使她的頭幾乎垂到地上。

『去你的！』他說，挺直了身體。

他的手沾滿了血。他把它洒在地上。看到血洒在床上和衣櫃上，他又微笑了。當他們回家的時候，他們會大大吃驚呢。

在這時候，睡在搖籃裏的小娃娃開始哭起來了。

士兵看到他是因爲橡皮奶頭滑出嘴來才哭的。

『不要發脾氣，小强盜，』他說，『等我洗了手再說。』

但這小傢伙開始可怕地哭了起來。他幾乎吃了一驚地跑向他去，把奶頭塞回到他的嘴裏。他貪饞地吮吸起來，一聲也不響了。

『他也沾上了一點子血，』士兵說道，靜靜地笑着，『沒有關係，你決不會知道是什麼東西把你養肥的，』他溫柔地說，『當我一連三天地吃着意大利人的時候……』

他做了一個苦臉，回想起在多勒陀的那可怕的九天。當時他們把陣亡戰友的屍體堆成一道障礙。當他們的背囊中已經沒有食物的時候，他們就吮吸一個剛死掉的意大利人的血，就好像是老鼠吮吸小鷄的血一樣。

現在他又洗起他的手來，看着小娃娃的使勁咀嚼的腮幫子。

『這個小强盜，伶俐的小東西……』他對自己說道。

於是他用餐刀打開食櫥。食櫥不容易打開，於是他又拿起了乾草叉；可是他首先必須把它從那個屍體上抽出，因而血從屍體上流出。他急忙地把它放在食櫥的角落底下，把櫥門打開。

他把它抓住，生怕它會倒下來，因而發出了很大的聲音。

他馬上注意到了那個褐色的亞蔴布小袋子，昨天他們已從那裏取出了那個皮包和所有的錢。

他把他的指甲伸進了那根繩子，慢慢地、一步步地解開了繩結。於是他把所有的東西都倒在手裏。那個皮包並不在那裏。

『他們已經把它帶到市場上去。』他說，對他自己發起脾氣來了。他曾經整晚地想到這個，連合眼也不曾合眼，他曾經起身兩次，回答他妻子的詢問。『我聽到了開砲……』自然他曾經聽到過……可是他雖然曾經想過所有的事情，却沒有想到這件事情……他沒有想到他們會把孩子們留在家裏，却請鄰居的女兒來照顧他們……他以爲他們會把孩子們放在別的地方……他也從未考慮到橱門是開着還是關着……他也從未想到他們會把皮包隨身帶走的。

『我的腦子一定是完全壞了，』他說，『該死！……』

他在錢袋裏找到的很少一點子錢，也使他高興。他把它倒在桌子上，數着它。有幾張鈔票和幾個銀幣，一共是一百四十五個福林和少數便士。

『並不很多，』他說，一面把兩個泰納放進背心的口袋裏去。現在他不可能把欠債還淸，因爲如果都還了債，那末就沒有錢留下來買旁的東西。讓那個壞蛋等一等吧……在戰時竟想討還你的債！……

他從銀幣中取了一個福林，然後把其餘的錢都包紮在一條捆在桌子上的食巾裏。在包紮好以前，他又拿出了另外一個克朗，因爲物價是很高的，他必須多拿點錢。

他把小小的一束錢捲了起來，好像捲烟袋似的；然後他把它放進了外面的口袋裏。現在這件事情是做完了，可是他還是靜靜地站在那裏，向前注視着，又墜入了沉思。

小女孩的屍體橫躺在門上，好像一隻小狗橫臥在門檻前面似的；而他只是看着它，看着而且點着頭。

『是怎樣困苦的一個世界啊！』他說，深深地嘆息起來。『當我們在吉卜賽人的島上時……我們把敵人好像爛李子似地從樹上搖落下來……洛脫門中尉的頸子上中了一彈，他用手護住傷口，血從他的嘴巴和手指之間不斷地像小便一樣湧出來……起重機是怎樣地咯咯作響……把斷頭殘肢拋向空中……匈牙利人和西伯利亞人互相騎在頭上，互相刺殺着……

搖籃裏的小娃娃動了一下……這使他從那個連他自己也不清楚的迷夢中突然驚醒……現在一切都弄好了，錢已安全地放在他的口袋中，再沒有什麼東西苦惱他了……

他環視着四週，看看還有沒有什麼事情要做……一時他想把小孩子們的屍體放在床上……爲什麼她們要躺在那裏，可憐的東西……可是他突然地又發起抖來，感覺得他再沒有什麼必要去碰她們了……

他很快地移動着，在那個橫躺在門口的小屍體旁邊打轉；他沒有跨過那個屍體，因爲他記起了那個迷信：如果你跨過一個小孩子的身體，那它就不會長大……在廚房裏，他把乾草又放回原來的地方，然後走到外面的空地上去。

他想深深地嘆口氣，因爲他終於又走到戶外來了；可是當他張口呼吸新鮮空氣的時候，他却很

快地閉攏嘴巴，快快不樂地壓制住了自己的動作……在外邊，他們是會看到他的……好像有點兒不對勁了……在平時，在同樣的殺戮以後，他的胸部幾乎充滿着驕傲，可是現在……

他在房子後面大踏步地急急地走着，彎着腰，很快地衝過矮叢林。他爬過那條水溝是這樣的快，竟沒有注意到它；然後他通過那條黑暗的小路，回到了教堂。

當他沿着一道籬笆走着的時候，有人向他叫道：

『喂，孩子！』

他臉色蒼白地探尋着那熟悉的聲音。這時他才發覺那是伊慈文叔叔在他工作的地點喊他。

『喂，來掘土吧。他們正在找你呀！』

『我不掘土，在午前不再掘土。我要去買一把新的鋤頭，因爲用舊的那把鋤頭是掘不了土的。』

『你打算在那裏買呢？』

『我要到市場上去……伊慈文叔叔……我已經工作多久了？……我是十點鐘離開的，不是嗎？』

老頭子笑了起來。

士兵沒有勇氣再問了。

『我聽到教堂的鐘……』

他說下去，但他疑心老頭子是有一個錶的。好像他正往他的口袋裏掏出錶來看。可是他不敢回頭看。

他走到村子的那一頭——那泥濘的一頭去，走進了那個曾經借了五十個福林給他老婆的紳士家

裏。

『我把我所能拿出來的都帶來了，先生……』他對那個瘦小的老頭子說。

『好罷。』

『我只能還給你二十個福林。』

『好罷。』

老頭子拿了錢。

『早晨以後，你是從那裏弄到錢的呢？早晨你還是沒有錢的。現在你却有了。』

士兵惡毒地看着那個襤褸的老頭子。這個老頭子的舉動是帶着諷刺意味的，他用殘酷的話語來蓋過他對窮人的同情。

『你，我的朋友，以爲請求人家借給你一筆錢，却可以讓教堂的鐘替你還債。我很知道你們這種人。必須把他們的喉嚨卡緊一點，以便使他們記起是有像責任這樣一種東西的……』於是他用他那上氣不接下氣的、顫抖的聲音愉快地笑着。『好像驃騎兵對待哥薩克一樣……』他不斷地瞎扯，回憶着戰時的一段趣事。

『你沒有遇見過這種事情嗎？』

這個士兵很想離開，可是他不願意由於沒有聽完他的瞎扯而冲犯了這個老紳士。

『在醫院裏有兩個傷兵，一個來自塞爾維亞前綫，一個來自北方……喏……在塞爾維亞前綫受傷的那個士兵問另外一個：「告訴我，伙計，難道那些哥薩克眞是這樣的可怕嗎？難道他們眞的是

有長長的，亂蓬蓬的鬍子的嗎？他們可是戴着一頂寬大的熊皮帽子，可怕地嗚嗚地吶喊着，向你們猛撲過來的嗎?!」』

這個士兵站在小老頭子的前面，好像是個小學生，他沉重地呼吸着。當他注視着小老頭子的滑稽相和傾聽着他那說教的時候，在他那沮喪的、憂鬱的臉上顯露出一種可怕的煩惱的表情。

但是這個老頭子的手是不乾淨的，因爲他正在調製人造肥料；爲了這個士兵的緣故，他才停止了他的工作。他以同樣乾枯的聲音繼續地把他的趣聞說下去：

『可是，從北方前綫來的傷兵說道：「你知道，兄弟，」他說，「當大約一千左右俄國人開始進攻我們的時候，我們確是有一點兒害怕，但後來我們就看穿了他們的詭計！……」「那末……是怎麼一回事呢？」另外那一個傷兵——那一個來自塞爾維亞前綫的傷兵問，因爲這個傷兵從來不曾看到過一個俄國人，現在却想知道他們的詭計！……「喂，你知道，」那個曾經到過俄國的士兵，用一個裝腔作勢地賣弄知識的聰明人的姿態說道：「你知道，當哥薩克向你猛撲過來的時候，他可怕地吶喊着，可是當你把刺刀刺進他的肚子，又從他的背後抽出來的時候——哈，這個哥薩克却就……安靜下來啦！」』

他笑着，好像那些從來不曾到過前綫，在聽到那些用嚴肅的態度對待的人難免戰慄的前綫趣聞而能愉快地笑着的健康的人們似地笑着。『噢，這就是生活！』他又加上一句說。

『這就是我要告訴你的，我的朋友，這正是一個匈牙利人！……我們匈牙利人在戰爭中就是這樣靈活的。其他國家的人，英國人或者法國人，就會害怕和說一大堆廢話，哥薩克是多麼的可怕

啊！他們的熊皮帽是多麼大，他們進攻時的喊聲是多麼嚇人！……這就是一個羅馬尼亞人、一個斯洛伐克人、或者一個斯威比亞人會說的話……可是匈牙利人！……匈牙利人不過是說：「我們看穿了他們的詭計！……當你把刺刀刺進了他的肚子，又從背後拔出來的時候，哥薩克就會安靜下來，哈哈哈哈……」我一點不懷疑他會安靜下來……好，很對，我的朋友，但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决不要借債。不要借債！……决計不要！……這是一切罪惡的溫床：借債……還不如挨餓、受苦、和工作的好！却决不可借債！……』

『對啦，薩伐果君，如果我在家，我們是不會欠很多債的……』

『對啦，對啦，對啦……我剛才告訴你……』這個老頭子喃喃地說，有點不高興，因爲他沒有叫他先生，於是他拍拍這個高大的黑漢子的肩膀，冷淡地走回他的工作地點去。

這個士兵走到院子裏去，感覺到他連他所有的錢一起，對於這個紳士來說，不過是一個蒼蠅。爲什麼他要注意，他有什麼事可以操心，這有什麼了不起……只不過還他二十個福林……一拐一拐的，他憂鬱地走回家去。

難道欠債竟是這樣了不起的嗎？

這個人有這麼多的錢，終其生他也不會化這二十個福林……那末他爲什麼需要它們呢？……爲什麼他要催得這麼緊，甚至竟要一磅肉？……當他離開家裏二十六個月的時候，他是什麼時候知道他的老婆會需要它的呢？……當他出去打仗的時候，她同三個小孩子是怎樣生活的呢？……受了傷，躺在醫院裏……接着又是打仗……

他把帽子一直拉下了他的前額，用憂鬱的、充血的眼睛環顧着四周。如果這就是生活的唯一目的，那末生活又有什麼必要呢？……當不要傷兵、不要俘虜，而只是需要死屍的時候，却離開家庭二十六個月……這就是你所得到的報應……這就是結局……

他開了門，走進了那個小小的院子。他的老婆和三個小娃仔都住在一座小房子裏。小孩子們都在院子裏玩着小貨車；這座小房子是沒有花園的。它不過是一座很小的佃戶住的房子，很像一間小茅屋……

『你回家來幹什麼？』他的老婆驚奇地問他。

他停住了脚步，沉着地看着她。

『少嚕嗦一點，走吧。』

『到那裏去？』

『你就會知道的，』他轉過頭去說，『到市場上去……』

『到市場上去？……』

『是的。』

他不再說什麼。當他走進房子裏去的時候，這個女人沉默地注視着他。

『你想去買什麼東西？』

當她跟着他走的時候，她問他。

『我要去買一把鋤頭，因爲舊的那一把不好……它不能掘這樣堅硬的土……』他含糊地說，

『它掘沙是很好的，却不能掘這樣的土……』

這個女人再也不說什麼，她想他一定已從什麼地方借到了一個福林來買鋤頭。她曾經爲了二十個便士把她丈夫的好鋤頭賣掉，使她感到一點兒慚愧。

最大的一個孩子跑進了房子，緊緊地靠着他的父親……

『爸爸！』

『噯，乖乖！』他用他的手指揩着孩子的鼻子。

可是這個孩子的眼睛却睜得大大的。

『你的手上是什麼？』他問道。

『什麼？』

『它是紅的。』

『紅的？』

『你把自己割傷了嗎？』孩子問道。

女人朝着他們投了一瞥。

『不是我割了我的手，却是你，乖乖。你割了你的手！不是我！』

『我？』孩子很注意地看着他自己的手。

他不讓孩子長久地看着他的手，却把那隻小手握在他自己那隻又大又棒的手裏。

『等一等，我替你包紮起來。』

孩子的口袋裏有一條手帕，他把它拿出來，然後把孩子的手細心地包紮起來。

這個小孩子很驚奇地看着他父親的動作，却一點也不哨氣，因爲小孩子一向慣於毫無爭論地服從他們的父親，他們知道這是應當如此的。

不久他就離開他的父親，跑出去玩耍了。

他沉默地坐了好一會，看着他的老婆安靜地、服從地、但顯然是不懂得爲什麼地準備出門。當然，他想，他們是準備到市場上去。

他靠着一張爛桌子坐着，把他的手擱在上面。他温柔地看着他的老婆在房間裏跑來跑去，憂鬱地看着她。

『今天早晨，當我去幹活的時候，我在街上遇見薩伐果。』

這個女人的頭俯得更低了。

『他問起那筆錢嗎？』她很快地問。

『他問了。』

『你怎樣告訴他的？』

『我說在中午還他。』

這個女人吃驚地抬頭看着他。

『中午嗎？』

『中午。』

『現在快到中午了……』

『我已經還給他。』

話語慢慢地迸發出來，中間是沉默和某種可怕的緊張。

『你已還了他？』女人氣喘吁吁地說。

『是的。』他說，點着他的頭。他的心裏很憂鬱，很悲傷，可是他却忍不住微笑地看着他老婆的臉孔。如果告訴她一切事情，她會說些什麼呢？……他只是假裝着憂鬱和失望的樣子。

『並沒有全部還淸。』他說，那時女人正在慢慢地繫着裙子。『只還給他二十個福林……』

『二十個福林……』女人重複了一句。

『二十。』

『你在那裏拿到它們的？』

『嗯……從瓦爾加那裏。』

女人沉默地看着他。

『瓦爾加……』她驚奇地說，帶着一點兒秘密的恐怖，『他們已經到市場上去了。』

他點着頭，但沒有看她。他不敢看她。他並不感到可怕，也沒有同情或者激動。他愛他的老婆，但常常笑她，從來不曾體諒她，因爲，歸根究底，她不過是一個女人……他愛他的老婆，他做這件事就是爲了她，但他生怕會露出笑容，好像送喪時跟着棺材走的情景一樣；這是因爲在舉行這樣莊重的、嚴肅的儀式時微笑是不合適的……

『那末他們是怎樣把錢給你的呢？』

他沒有回答，却直僵僵地看着他的前面，然後抬起頭來。

『唔，我搶了他們。』

女人沒有說什麼。她仍然站着，她的黑眼睛看着她的丈夫。她看着，看着，却不作一聲。

『昨天我去拿工資的時候，他們從櫃子裏拿出錢來……那時我已經想到……我想了一整個晚上……』

這個女人的眼光發亮了。現在她才懂得爲什麼他昨晚睡不着覺，雖則在平時，他是睡得這樣的死，差不多有點難爲情……當小孩子醒了的時候，他竟一點也不知道……

『昨晚我並不打算眞的這樣做，我只想這是可能的……可是在今天早晨，當老薩伐果老是說着借款的時候……於是……於是我知道我非得這樣做不可了。』

女人慢吞吞地，痛苦地嘆息着。

『可是他們把孩子們留在家裏……安特烈·史查波的女兒陪着他們玩……』

這個女人看着，看着，然後慢慢地張開了她的嘴巴。他結結巴巴地說道：

『那些人……我必須……殺了她們……』

女人仍然不啃氣，只是在那裏站着。

『對什麼人都別提起這件事情；是貧窮使我幹的。』他簡簡單單地說着，好像他正在道着家常似的。

於是他站了起來。

『拿點水來。』他在想了一下以後說，『我沾滿了血。』

女人一言不發地轉身走進了廚房。他脫下了他的上衣。他的襯衫袖子沾滿了血。他脫下了衣服，也脫掉他的襯衫。

『把它洗掉。』當她進來的時候，他對他的女人說。

女人拿了襯衫；從衣櫃裏拿出了另外一件襯衫，但並不放下有血的那一件。當她的丈夫周身都洗乾淨了以後，她放了一條手巾在他手裏，然後又給他那件襯衫，那件乾淨的襯衫。

她把髒水拿到廚房裏去，又打了乾淨的水。她把面盆放在廚房裏。直到現在那件血襯衫還緊緊地夾在她的腋下，就連她走到院子裏去的時候也是如此。

於是她開始來洗襯衫。

在他已經弄乾淨了他的靴子，洗過澡而且更換了衣服以後，他覺得很舒服。

他梳着頭，在鏡子裏看着自己。『在每次「衝鋒」以後如果都能夠這樣地洗個澡，那一定是很美的；一件乾淨的襯衫……』他對自己說道，『可是那時我們却必須整個星期地穿着那件血污的襯衫，一直到它在一個人的身上乾了爲止……它是多麼的臭氣難聞啊……』

他願意把這一切都大聲地說出來，可是他感覺得他的老婆是可怕地不安，如果他公開地表示並不十分在乎這件事情的話，那是可恥的。……

他站在門口，看着這個女人用勁地洗着血襯衫，特別是襯衫的袖子。她一連換了兩次水，洗得

眞乾淨。

『希望你馬上弄好，』他說，『因爲下午我還要回去幹活。』

這個女人在亮光中照了照他的襯衫，看到它的確沒有一點血汚了，她就把它拿進小屋去晾乾。

她喊她的孩子們。

『喬斯卡，你們都上這兒來！』

這個小孩子推着睡在小車子裏面的最小一個孩子，他的臉上是發光的。他們經常在戶外，雖然天氣已經很冷；這是因爲他們對於他們父親回家後的第一個晚上就爲他們做成的小車子，感到非常的驕傲。

『當心不要玩皮，』母親說，『要當心，不然我會宰了你。我要上市塲去。』

『你給我們帶什麼東西回來？』

父親微笑了。

『甜餅，』他說，『可是要好好照顧弟妹們。』

這個女人突然抬起頭來看了看他。他懂得她的思想。『旁人也有小孩子，』他避免直接回答地說，『可憐的小傢伙……』

這個女人比較安心了，因爲她知道他並沒有傷害那個小娃娃。

當他們穿上了最好的節日衣服的時候，他們走出到街道上，一個在前，一個在後，男人帶路，女人跟着而且回頭招呼着她的小孩子；他們看起來很像那些喜歡時時離開死氣沉沉的日常生活的幸福

的鄉下人。可是他們的臉色，却比那一般的農民的艱苦生活刻印在他們臉上的嚴肅表情更爲嚴肅；這是一種精疲力竭時的沉靜。

他們都愁容滿面。他走在前面，輕輕地點着頭，陰鬱地望着前面，根本沒有注意到他的老婆跟着他跑。她的臉皺縮着，啜泣着。

他們經過大街，離開了村莊，走到野外去。道路是泥濘的，但泥濘並不深。在十一月的大地上，瀰漫着一層不動的、悶熱的秋天的霧，樹木都是光禿禿地、悲傷地立在那裏。

當他們走到那條可以省得繞道大路的堤岸上時，這個男人突然停步了。

『瞧，瞧那裏！』

這個女人吃驚地抬起頭來看，却看不到什麼東西。

『那裏，在對面，是俄國人的防綫。』他說。

他伸出了他的手臂，指向河那邊的堤岸。

『那裏有一個村莊，同這邊一樣……中間有一個教堂……在那裏我們才能更淸楚地看到那座小山……聽啊，我不懂爲什麼他們不把這道堤岸圍上鐵絲網……障礙物……在這堅硬的、很好的泥土上，可以挖多麼好的戰壕……』

這個女人從她的包頭巾下驚奇地看着她的丈夫。從他回家來以後，她從沒有看見他是這樣會說話的。

『這是很美的，』她的丈夫說，臉上閃着光，『陣地就是順着這條堤岸的方向，只是它不能露在

地面，而要向下挖：一條戰壕……它只應該露出一頭高，這樣才能望過田野。注意……』

他非常驚慌地跳下堤岸，跳進堤內去，他的動作是這樣地急速和突然，甚至使他的老婆覺得他是頭先下地的。

『下來，』她的丈夫向她吼道，『趕快下來，混蛋，不然我就要揍你一頓！……』

這個女人臉色蒼白了，她丈夫的發光的眼睛使她非常害怕。她無可奈何地、恐慌地蹲下身來，然後跳下了堤岸。他們的衣服都沾滿了泥漿。

這個士兵突然笑起她來，當他看到她從堤岸上滑落下來，坐在爛泥裏面的時候。

『你知道，我們在前綫就是這樣的，常常和老鼠一樣地骯髒……你應該看看下起雨來，我們必須從壕溝裏面用吊桶挑出水去時的情景。我們整天整夜地工作。那裏有近乎水井或水溝一類的東西，但那是很不够的……我們的靴子深深地陷在泥土中，當少校來查戰壕的時候，就是軍官們的靴子也是如此。他們就在深及兩膝的爛泥中行走……』

『你爲什麽要叫我踩進爛泥呢？』這個女人用恐怖的非難口氣說。她不敢和平常似地對她丈夫叫喊，因爲她不能十分斷定他究竟是不是淸醒的。

士兵笑了起來。

『這至少可以使你明白士兵們是怎樣生活的。剛剛我好像聽到了砲聲……我想我是看見了俄國人在對岸移動……上帝知道……也許我只是想像罷了……』

他從堤岸上望到那一邊去。

『我們對這一類事情已是習慣了……我們被嚴格地禁止在地面上行走，因爲他們要一個個地打死我們……可是當我們去取水的時候……大約四千五百步，我們從來不沿着戰壕走，却在地面上走。俄國人不會傻到用大砲專門轟擊一個人……他們向你射擊也太愚蠢了……可是，有時，你却會突然感到：天啊，現在終於射擊了！……於是我們就很快地跳到戰壕裏，來不及停下來想一想……縱然如此，也沒有多大區別……一個人總是要死的……』

他的臉色是憂鬱的；他嘆息着。他那嚴厲的、陰暗的眼睛也充滿着悲傷。現在這個女人從他的聲音裏感覺到他是後悔了，害怕了……他是害怕了……可憐的人……

『你知道，』這個士兵說，看着河堤，『如果現在我們背後有重砲，我們就會突然聽到它們的轟隆聲！……然後手榴彈就會開始飛起來……嗞……破劃了天空……你數着它們，可是你雖然跟隨它們朝着天空看，也看不到什麽，你不知道它們朝那個方向飛去，你只聽得見它們的聲音，好像一架起重機似的……嗞……於是落下來了：噼！……於是在那裏，在村子後面，你可以看見一朵巨大的烏雲升了起來，巨大的烟柱飛向天空，它撕裂任何它找得到的東西：土地、樹木、汚泥、石塊……於是接綫生對着電話說：「兩百發少一點。」……嗳，那是眞正的生活……可是讓我們上岸吧。你的鞋子都要濕透了。』

他拉着女人的手，幫助她上岸，像一個小孩子似地恭敬。他們一直往前走，但女人却回頭看着他們曾經停步過的地方，他們的足跡留在軟和的泥土上；於是她把自己鞋子上的一層厚泥土磕掉。

『天啊，這個人神志不淸……』

她俯下她的頭來，她的眼睛慢慢地充滿了眼淚。她爲她的丈夫而哭泣，因爲她知道他的過去。

他們沿着河岸一直地往前走着。

『你聽見嗎？』這個男人抓住女人的臂膀。

她恐怖地仰望着他。難道又來了嗎？

這個男人温柔地俯視着她：

『聽！……』他說，在他的聲音裏有一種難以形容的温柔，這種温柔他不能以言語表達出來，因爲像他們這樣可憐的人，是不知道如何用言語來互相撫慰的。『聽着……我們生活着的這個世界，是怎樣的一個世界……其中有一條深溝，好像這裏一樣……正像這裏一樣……可是在這邊的人都是兄弟，他們互相幫助，互相友愛，一道工作……而在那一邊的人，却統統都要槍斃……』

他很久都是熱情地注視着這個女人……

『水流着……慢慢地流着，好像人們的日子似地流着！老是流着，却始終流不出去……可是在那邊的人必須統統槍斃……用步槍，用機關槍、大砲、手榴彈，用任何東西……但他們一定要槍斃掉……你懂得……』

女人恐怖地注視着他；她並不懂，並不注意他的話，因爲她生怕他會再發一陣瘋，絞死她，把她投進水裏……但她並不怕他……她並不怕這個可憐的人，即使他眞的對她這樣幹……她知道他過去是什麼人……就是他不再是這個同樣的男人，她也不怕他……不，她已經把她全身獻給她親愛的人，如果上帝願意，讓他卡住她的喉嚨，把她殺死，把她投進水裏吧……這個可憐的人，在戰爭中

他曾經受了多麼大的苦，一直弄成今天這般的模樣……

她的嘴巴因爲哭泣而皺縮起來。她的眼睛含着眼淚。她把她的臉孔和頸子抬起來朝着她的親愛的人，把她自己獻給他：再也不能忍受這個了……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這是不會有什麼好結局的……

這個士兵對於自己眼前的事物，一點也沒有看到，他只看到了他自己的思想。

『可是你知道，』他沉思地說道，『我要告訴你：在那一邊的人，並不是俄羅斯人，而是富翁們在那一邊……我們，你知道，我們這些窮人，却是在這一邊的；所有我們這些人都住在窒悶的小屋裏面，……他們穿着襤褸的衣服，餓着肚子……沒有麵包，可是有很多小孩子，他們從來不管你的錢是從那裏來的，却要你去偸盜……他們啼哭着，撕裂着他們父母的心……』

這個女人不勝憂愁地注視着她的可憐的、受苦的人。

『爲什麼你要說這些話？』她問他，眼淚流下了她的雙頰。

士兵俯身向前。

『在那一邊是軍官們……漂亮的大房子，擺得滿滿的桌子，裝滿麥子、豆子、臘腸、鹹肉、火腿的閣樓……太陽照耀在那一邊，就是鳥兒也到那邊去歌唱，因爲那是歌唱的好地方……那是好人居住的地方，他們從來不會傷害誰，而且會把便士佈施給乞丐……』

好像他停止了思想。這個女人既不敢動彈，也不敢說話，她只是看着那可憐的、痛苦的臉孔；她看着，看着，眼淚從她的心裏流瀉出來。

士兵舉手到他的帽子上，把它拉下來一點，遮蓋着他的眼睛。

『現在，他們也知道了一點哭泣是什麼意思……』

他向另一道堤岸移動，注視着他的老婆，快活地、惡意地說道：

『手榴彈是不管的……很多年輕的紳士都被打中了……很多，我告訴你……我們在三號晚上離開科爾托夫，大約於早上三點鐘到達一座森林。我們通過魯科維斯，在石靜森林裏停住。他們說那裏就是前綫。那是地獄。那裏什麼也沒有。我們動手搭起篷帳來。突然三個手榴彈打到地上。沒有砲聲，什麼也沒有，只有手榴彈。一個士兵跑來看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昨天他們已經把我們的士兵散佈在這兒。攻擊馬上開始了。我們在五點鐘開始攻擊，八點鐘一個士官生已經死了，中尉受了傷，山陀非，中尉奧拉斯和二等上士，只剩下了一個軍官，就是連長。然後……軍官們統統都被打死了……而我却在這裏……』

他點着頭，用手指摸着嘴巴，沉思着。

『那裏是沒有什麼區別的……一個人從那裏來……從這邊或是從那一邊……你一到那裏，這些手榴彈就不會挑肥揀瘦……』但他突然非常痛苦地哭叫起來：『可是，即使在那樣的戰爭以後，這裏仍然是一樣，該死……這該死的世界：這裏還是一樣。這究竟算是什麼——我在前綫呆了二十六個月以後回家來，而這裏却有我的三個小孩子和我的老婆，而你却是什麼都沒有，沒有一點過冬的東西……沒有麵粉……沒有油……沒有扁豆……什麼都沒有！……而我却要在二十八天以後回去……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我又怎麼能够照顧你們呢？在這整個世界中，沒有一個人會給我一片麵包，即

使我的所有小孩子統統餓死……」

他轉過身去，他的眼睛被眼淚所刺痛……

這個女人深深地、痛苦地呼吸。她知道她的男人是毀了……

但這男人却突然地傾身向前，開始大踏步地走了起來，一直向前走去……

這個女人跟着他。他們一步不停地走着，一直走到市場。

他們彼此一句話也沒有說。他們在人羣中走着，蹣跚地、不穩地、感到可怕的寂寞……

這個女人環視着四周，看到很多人都很高興……鄉下女人的胸前背後都掛着籃子，籃子裏面是酸乳酪和酸乳乾酪捲……從她丈夫離開以後，她只會爲孩子們煮過兩回乾酪鷄蛋麵……她看着她的丈夫，看看他是否已經注意到它……

但這男人却什麼也沒有看到；他只是盲目地前進。這個女人看見了小靴子。孩子們還在赤着脚走路……早晨却已經下霜了。她也看見了衣服……他們正在一輛貨車上出賣着很好的舊衣服，只要出很便宜的價錢就可以買到它們……但這男人却一直往前走着，他垂着頭，一直地前進。她看到在一所房子前面有二十隻鵝，的確，那是怎樣的鵝啊……而她却只有三隻母鷄呢……其中一隻仍然在下蛋，但下得不多，可憐的東西，她並不覺得高興，在這寒冷的……

她落在她丈夫的後面，幾乎看不見他了……啊，他在那裏，站在猶太鐵器商的攤子前面……

她趕上他。這個男人耐心地站在那裏等着，看着鋤頭。他拿起了它們，又把它們放下來，一把一把地挑選着。他要挑把最好的。他把它們敲敲石塊，使它們互相碰擊着，聽聽它們的聲音。他用

指甲試試它們的硬度。最後他挑中了一把。

『多少錢？』他問。

『一福林又四十便士。』

『太多了。』

『把它放下吧。』

這個女人担心地看着她的丈夫，他的眼睛正閃着光芒。她想他隨時都會用鋤頭殺死這個猶太人。

不，他伸手到他的口袋裏去，拿出三個克朗來放到桌子上。猶太人找回他半個克朗。他把這半個克朗給了他的女人。

『這裏……替你的孩子們買點蜜餅……』

這個女人想她簡直會死了……蜜餅……半個克朗……她的眼睛裏淌着熱淚。她丈夫的心腸竟是這樣的硬……他知道在家裏什麼都沒有……沒有靴子，沒有衣服，沒有吃的……現在他却告訴她用半個克朗去買蜜餅……

她緊閉着她的嘴唇，轉過身去，這樣他才不會看見她的含淚的眼睛。她很猛烈地吸了一口氣，然後就去找尋賣蜜餅的攤子……她看了那小小的榛子蜜餅好一會兒……它們是多麼的寒傖……是用矢車菊做成的……根本沒有什麼蜜……却是多麼的貴啊……

她鼓起了她的嘴唇，似乎她是病了：這就是她帶回家去的東西……從市上買來的蜜餅……用半

個克朗買來的蜜餅……

她的男人耐心地等候着她，他一點也沒有看她，可是當她走近來的時候，他却感覺到這點了，於是急急的動身回家。

當他們走到那條堤岸的時候，這個士兵望着那一邊。

他突然地停住了。

他拉了女人的臂膀，緊緊地俯身向她。

『這條水隔開我們……』他說。

女人不懂得。

『我們决不能彼此了解，因爲在我們中間有一條水……』

『哦！……』女人說，聳一聳她的肩膀。她丈夫的愚蠢，她已感到厭倦了。他不再重視她了。他只是爲他自己偸盜，從沒有想到他的孩子們……

『我們决不能彼此了解，因爲我們中間隔着一條水……』他說，『當俄國人來到這裏，而且留下來和我們住在一起的時候……我們能够就近看到他們的鬍子，他們的臉，他們刮過的臉……他們的眼睛……只是我們不懂他們的話……這樣我們就不會殺死他們……我們會給他們食物……和我們吃的一樣……只有當這條水還隔開我們的時候，敵人才是敵人……』

他突然地伸手到口袋裏去，取出一個小包包。他把它在手裏拿了一會，注視着它……女人看到那是一個用手巾包紮着的小包裹。

於是他伸開了他的手臂，把它遠遠地投進水裏去。

女人嚴厲地看着他。她猜想那是偸來的錢。

她深深地嘆着氣，自己想道：『是値得這樣幹的嗎？……這是値得的嗎？……』

他們繼續地走着，走得比以前慢，好像他們已經失掉他們的目標。但他們很安靜，這是一般窮人的生活方式。他們彼此之間一句話也沒有說，好像他們已經變成不認識或互相仇恨似的。

……當他們走到村子的時候，他們看到人們就在第一所房子前面談話。他們很快地知道他們正在談論着這件事情。

伊慈文·蘇脫基斯太太正在告訴從市場上回來的人們；當他們走近她的時候，她沉默了，注視着他們。

『他們聽到孩子的哭聲，』她繼續說着她的新聞，『雖則安特烈·史查波的女兒和他們在一起，可是他還是不停地哭着。她是一個大女孩，十四歲了，那孩子一直哭着，不知是什麼緣故……他們叫小伊爾賽過去看看發生了什麼事情。這孩子不能進去，因爲前門是鎖着的，因而她爬籬笆過去。這個可憐的孩子走了進去，她在那裏看到那個可憐的無辜的小女孩被殺死了，躺在一堆鮮血裏……那比較大的一個，瓦爾加的女兒，死在門口，另外一個，卡慈脫，死在小房間中。』

『可怕，可怕……』女人們說着，絞着她們的雙手……

『可怕！』士兵的妻子也這樣說，因爲她覺得什麼人都注視着他們，『可怕呀！』於是她拉着她丈夫的臂膀離開那裏。

士兵並沒有說什麼。他輕蔑地、厭惡地看着那些哭喊着的女人們。所有的那些悲嘆……你可以看到她們並不知道戰爭是什麼……

他靜靜地走着，幾乎毫無聲息地跟着他那個跑在前面的妻子。當他氣吁吁地跑近她的時候，他憤怒地喊着她說：

『你這樣急忙忙地跑到那兒去呀？你……』

這個女人並不回頭看，却跑得更快了。

『我也拋下了三個小孩子呢。』她回過頭來叫道，喘着氣。

這個男人突然地停了脚步，好像突然被打中了似的。

那三個小傢伙……他的三個小孩了……

冷汗滲出了他的前額。哦，如果他發現他們在那裏，也像那幾個一樣……被割斷了喉嚨……

『那不可能！……誰會傷害他們……不要跑！』他想叫住她，『我在這裏……』

女人和小孩子從各方面向教堂跑去。在這村莊裏什麼都天翻地覆了。

這個普遍的公憤，這個巨大的恐怖感覺，也開始影響了他，不論是什麼地方他一聽到一句與這件事情有關的話，他就會感到好像是在靈魂上挨了一鞭。

當他走進了家門的時候，他安靜了下來。

他的小孩子們站在房子前面，他們的母親蹲在他們面前，擁抱着他們，親着他們的嘴。

他嚴肅地看着他的親愛的小孩子們，臉色蒼白。他想要親親他們，但還沒有親任何一個孩子，

他就轉開了。

兩個憲兵正站在門口。

其中一個把自己的槍拿在手裏，準備隨時開槍。

這個男人甚至沒有眨一眨他的眼睛。

憲兵們走過院子，一直監視着他。

『今天你到過瓦爾加的家裏嗎？』那個黑黑的軍曹問他。

『在瓦爾加的家裏？』士兵很鎮靜地反問。

『是的，就是今天。』

『今天？』

『是的，今天。』

『我是昨天到那裏去的。』

憲兵盯視着他的眼睛。

『我知道你昨天到過那裏，是去要工資的。』

『不錯，是去要工資的。』

『可是你今天到過那裏嗎？』

『今天？為什麼？』

『你的口袋裏有些什麼？』另外一個憲兵對他大聲吆喝着。

士兵冷淡地看着他，却遲疑不決地覷着自己的口袋。一條白手帕的一隻角露在外面，它是有血的。

他沉着地拉出它來，想知道這是什麽血。

『你又怎樣解釋這個呢？』軍曹問。

『怎樣？』士兵問。

『把它拿出來！』於是兩個憲兵都舉起他們上了鏜的手槍，以便隨時使用它。

士兵安靜地笑着，好像他一點也不在意。

『我的小兒子割了他的手，我用它揩他的手。我還包紮它哩。』

憲兵們驚奇地看着他。

他們看着那個從他母親旁邊張着聰明的眼睛注視着他們的小孩子。那個女人發着抖，遏止住她的眼淚。她一點也不看他們，只是緊緊地抱住她的小兒子，用手拉着另一個孩子。

『你的手爲什麽要紮起來，孩子？』軍曹和善地詢問那個小孩。

孩子把眼睛睜得更大了。

『我不知道。』他說，看着他的父親。

『父親回家來就把它包紮起來，可是流血的却是他的手。』

每個人都顯出驚奇的臉色。士兵却深深地注視着他那小兒子的聰明的、發光的臉孔。他温柔地注視着他，嘴唇上露出微笑……

『好吧，乖乖，』他說，『你讓他們逮了我。』

於是他坦白地、隨便地轉向那兩個憲兵，對着那個軍曹說：

『是的，那是我……』

在門口和籬笆上，都擁擠着吃驚的、盯着眼睛看熱鬧的村裏人。個個人都用凸出的、發光的眼睛看着這可怕的兇手。只有他自己並不害怕。

他冷靜地允許他們把手銬帶上他的手腕。

『唔，你知道，憲兵先生，』他以孩子氣的自衛口氣說，好像他想替自己的行爲辯解似的。『在過去，我決不會殺人……當我母親殺了一隻小鷄的時候……或者我的老婆……她們可以告訴你，我決不願意走近它……可是在戰爭中，一個人却習慣於各種各樣的事情；這些事情，就是回家以後也是很難忘記的……』

當他到了必須跟着憲兵們離開的時候，他又清醒了過來。可是太遲了。已是他們要帶他離開家庭的時候。

於是他突然明白這就是結局。他呻吟着，啜泣着，絕望地看着他那開始哭了起來的小兒子——他的臉孔皺縮着，他那親愛的小嘴顫抖着。

『乖乖，』他說，『我的小乖乖……我給你買了蜜餅來啦……請你的媽媽給你……』

小孩子看着他的母親，他就在這時很快地走出門去。

二月在院子裏，夏天在那兒呢？

這回事情，發生在一八八八年冬天，那年冬天下了好大好大的雪。

那年冬天，我家日子過得眞够緊迫的。我們宰了僅有的一條猪崽子，做出來的香腸比我的手指頭還要細。媽媽把香腸放在小鍋裏煮，一煮就裂散了：成了一鍋稀粥。

但是我們大家仍然都說從來沒有吃過這樣好吃的香腸。說起來也眞好笑，世上竟有這般樣的腸子——這樣細的香腸。我們這羣孩子歡天喜地，跳起舞來，媽媽也和我們一道樂起來了。

香腸老早老早吃光了，堆房裏只剩下四支小得可憐的臘猪腿和一塊薄得跟紙一樣的猪油，還掛在那兒。留存下來的這些東西，是誰也不許去動的：媽媽要保存起來，——可是我們日子過得並不壞。土豆我們還有，作飯手藝也不差：媽媽自己會想出些吃法來。天天她都會發明出什麼新奇的吃法，甚至能把苞米粥弄成那個模樣端出來，使得我們一看見就歡喜得喊了起來。盤子眞像畫的：媽媽把苞米粥堆在盤邊上，說這是一座我們要去攻佔的要塞；眼瞧，小勺從那兒揷了進去，就像一支衝鋒的軍隊：嘿——消滅掉一個哨兵……嘿——抓住一個兵士……嘿——指揮官也完蛋了……

我們像吃葡萄乾一樣，呑吃光了苞米粥。

一天早晨，天色很壞，在刮大風，依斯特萬叔叔却到我們家裏來了，他頭戴一頂我們從未見過

的那種大皮帽子。

這眞是了不起的事。依斯特萬叔叔算起排行來是我父親的弟兄。但他是個大富翁，他的庫房任何時候都堆得滿滿的，和貨倉一樣。他眞是神話裏的豪富！通常只有神話裏的王子才敢和他比財富。說起來，國王有多少條猪，依斯特萬叔叔也就有多少……眞是 non plus ultra❶，簡直沒有別的話可說。

總而言之，依斯特萬叔叔到我們家來，頭戴一頂羅馬尼亞大皮帽子——這頂毛茸茸的大皮帽子凍上了霜花——簡直活像聖誕老人。但是千萬別笑他！我們這羣孩子，躲在房角，在那兒瞧住這個身材魁梧的人，他的鬍子毛蓬蓬的，和他的帽子一樣，活像麥草蓋的房頂，也垂下好多冰溜子。

他這回那樣隨隨便便到我們家來，已經很不尋常。況且我父親不在家：這時他正在佩斯格列黑爾森洛夫工廠做工，從那兒把工錢寄給我們：有時寄回五個福林，有時二十個福林。無論什麼時候，我們家總要二十個福林才夠過日子，只寄回五個福林的日子裏，媽媽就得把縫縫補補掙來的錢貼出來養活我們。

依斯特萬叔叔說：

『嘿，你瞧，這個樣子兒！』

一眼就看得出，這樣做是要我們不怕他。

他又說：

---

❶ 拉丁文，意思是：首屈一指的。——俄譯者註。

『二月在院子裏，夏天在那兒呢？……』過了一會又說：『二月在院子裏，夏天在那兒呢？』從這時起，那句話我們喜歡得那樣，甚至到了八月，我們還追在他身後大嚷大喊：『二月在院子裏，夏天在那兒呢？』

叔叔身穿一件大氅。那是件皮大氅。那件皮大氅根根毛都白得銀子一樣，叔叔穿上這件皮大氅，活像一尊巨大的銀神像：依斯特萬叔叔眞够神的。遠遠就看出來，這是眞正的富家翁；看起來，他整個一身都是白銀鑄成的。

他甚至在椅子上坐下來了。我眞記不起來他以前到我們家來過，更不用說坐下來，就是看他兩眼他都會駡人的。他的嗓門很高，很響，他駡起人來，就是天上響雷跟他的嚷喊相比，不過小雞吱吱叫罷了。

但是這會兒他沒有喊叫，只是在嘮叨：

『姑娘，你有沒有猪肝？』

『叔叔，我們只宰了一條猪崽子。』

『猪崽子？那麼說，當作早飯吃吃還是行的。那末把猪腿給我看看。』

『那還有什麼可看的，叔叔。』

媽媽出去了，我也跟在她後邊走了出去。小小的堆房裏冷得冰人。媽媽悄悄對我說：

『他到底爲什麼到這裏來！好孩子，他的庫房裏猪腿一個個都有你那樣大小。』

她把掛在柱子上的猪腿取了下來，遞到我手上，要我拿到房裏去。她這樣做，是想顯出猪腿多

末小。那時我只九歲，拿動它一點不費力氣。

依斯特萬叔叔一瞧見我，就敞開大氅，拖到地上，從匈牙利式褲子口袋裏掏出一把大摺刀來。甚至他那把刀子，也只有他，身强體胖的富家翁才配得上。他打開那把刀子，刀子伸直足有半公尺長。眞叫人替那條猪腿担心；這樣長一把刀子刺了進去，會成怎末樣啊？

媽媽在桌子上鋪好了桌布，把我們家最好的一個瓷盤放到叔叔面前。這個盤子我最喜歡，繞着盤邊有一圈草莓的綠葉。媽媽把臘猪腿放到大盤子裏，還端來一盤黃澄澄跟金子一樣色澤的苞米麵包。當然，這種麵包不算頂好，媽媽回回烤好苞米麵包，都要埋怨用苞米麵她做不出別人家的農婦做出來的那樣好的麵包。看起來，她那雙又細又小的手，沒有辦法把麵合好。

『苞米麵包？』依斯特萬叔叔嚷了一聲。『難道你沒有白麵？你怎樣當主人的，姑娘？』

他把猪腿抓了起來，顯出胃口很旺的模樣，苞米麵包，則切成小碎塊。

叔叔大吃起來。他發黃的牙齒好大一顆顆的，像鏟子一樣。眞像神話裏女巫用鏟子一般的牙齒叼住小孩，一邊說：『我的牙齒，牙齒，把他的嫩肉嚼爛……我的牙齒，牙齒，把他的嫩骨咬碎。』

依斯特萬叔叔在吃了，我們就歡喜起來，因爲他到底沒有嫌棄苞米麵包。他一點一點咬。咬了一回，又咬一回——好看極了的黃澄澄小碎塊才嚥了下去。我們大吃一驚：他好快就呑下一大塊臘猪腿，比嚥下一小塊苞米麵包快得多得多。

『嗯，』他說，『吃這一小塊苞米麵包，還得塊臘猪腿就着吃。』

於是他又從猪腿上切下好大一塊來。

這一次是苞米麵包先吃，臘猪腿後吃，又說了：

『吃這塊臘猪腿還得點苞米麵包！』又切下一小塊苞米麵包。我們先就歡喜起來，因爲這時桌子上只有一塊苞米麵包了，還得去割一塊臘猪腿來就着吃的苞米麵包，只剩最後一塊了。

他這樣狼吞虎嚥，嘴唇巴答巴答直響，還發出吱吱的聲音，像磨房磨糧食一樣，在咀嚼吞進去的食物。我生來從沒有見過這般饕餮的人，他滿嘴鏟子一樣的黃牙那樣磨來磨去，吓得我媽媽直打寒戰。我也這樣感覺，於是就想起了一個奇怪的念頭：『保不定依斯特萬叔叔會把整整一個菜園全吃光的。』

他還在吃。使勁在咀嚼，餓狗撲向好的吃食那樣狂吃大嚼。他兩眼一閃一閃的，跟狗眼睛一樣。滿眼血絲，睜得大大的。他不慌不忙從身上脫下皮大氅。雖然我們家燒的是濕樹椏枝取暖，但我們家裏够暖和的。家裏有四個小孩，因而媽媽不惜省柴火，依斯特萬叔叔吞吃猪腿和苞米麵包的時候，她一直在往小爐子裏添柴火。

他吃的時候一句話也不說，吃飽了才開口講起話來。

『你的巴林特眞是個笨人，』他說，『爲什麼只知道去佩斯和布達呢？反正自找死路。佩斯那些工廠會把他嚼爛啃光的。我有一林樹，他不如給我砍樹。椏枝拿回家來，到底還可以燒火。這樣的寒天就不會受苦遭罪了。這種柴火取暖不行的，儘冒烟。你們和茨岡人一樣，滿身烟味……你們的父親比牲口還笨，只知道去佩斯。眞是，一次也不到我面前來，也不說說：「依斯特萬叔叔，我來給你砍

樹，工錢要得比別人少，只等你吩咐……」他在佩斯日子過得眞不容易！」

『讓他遭罪吧！』媽媽凶狠狠回答說，她生了氣，肚子裏藏不住話的。『我們才不來給你砍樹，掙比別人少的工錢，靠你吃飯，依斯特萬叔叔。我們要該得的那樣多工錢！我丈夫出門找活做，就是爲了掙錢來……』

『錢？……你們還要錢？……爲什麼負了債？卡基也總在喝咖啡……你們的祖母，這該死的……我生來從沒有喝過咖啡……任何時候我早飯只要香腸和幾杯巴林卡酒就够了……我用巴林卡酒替代咖啡過日子的。』

孩子們哈哈大笑起來。小弟弟巴林特像小狗一樣，在依斯特萬叔叔身邊蹦蹦跳跳，瞧住他嘴巴，希望突然給他一塊臘猪腿，臘猪腿我們從來沒有嘗過。看得出來，叔叔會全吃光的。依斯特萬叔叔說了一會兒話，又說了一會兒話，結果連一塊也沒有給小弟弟。

他在用刀子刮臘猪腿骨頭上剩下的肉了。整整一個猪腿都吃盡了，媽媽突然脹紅了臉，一肚子不高興地說：

『依斯特萬叔叔，你會吃壞自己的肚子，』說着，就從他手裏把骨頭奪了過來。『我要用它煮白菜湯，給孩子們吃。』

依斯特萬叔叔大聲笑了起來：

『別給孩子太多的肉吃。我倒霉的就是從小愛吃肉。肉和頂上等的白麵麵包。從我長牙起，就瞧不下苞米麵包。』

聽見他說長牙，巴林特和比斯達又笑了起來。他們一支腳跳來蹦去，哈哈大笑，你擠我，我鬧你，調皮的羊羔一樣。

『這些驢大夫，』依斯特萬叔叔接着說下去，『總不許我吃肉，我老婆愛絲捷爾也眞發了昏……眞是發了昏……』

孩子們笑得更厲害了：唠，也許發昏了吧？

『發了昏……哎呀……也信進了驢大夫說的我吃不得肉……眞該爛舌頭……二月在院子裏，夏天在那兒呢？……』

他說的每一個字，我們都覺得頂稀奇古怪的。眞是有些好笑。

『我瞞過了他們！瞞過了他們！他們是些飯桶！他們騙不過我的！巴林卡酒，你們家裏有沒有？沒有？哎，你們眞是窮光蛋！難道白酒也沒有？……沒有？那末冬天你們怎麼熬得過呀？……力氣、健康、溫暖——都是從酒得來的……巴林卡酒裏頂妙的，是上等的李子酒，我們自己就用小鍋熬這種酒。在我們家裏，這種酒像汪洋大海一樣，但是我老婆愛絲捷爾連巴林卡酒也藏了不給我。活該她乾巴得皮包骨頭！』

依斯特萬叔叔得意忘形起來，比要狗熊的還要逗人。

『天天我不到這家，就到那家親朋好友去飽吃一頓。然後悄悄溜回家去，吃我老婆愛絲捷爾款待我的菜湯和牛乳煮的碎麥米粥。她那能知道我早已塡飽了掙氣的肚子……』

他拍了拍肥胖的大肚子。依斯特萬叔叔發熱了，變得份外好看：圓圓的臉，一團和氣的模樣，

兩眼在毛茸茸的睫毛下笑瞇瞇的，簡直是春天河畔草地上的野花！

鐘樓響過了報午的鐘聲。鐘聲透過結霜的小窗戶傳來，彷彿從那個世界飄送過來的。依斯特萬叔叔打算回家去了。他穿上厚重的皮大氅，戴正頭上毛蓬蓬的大皮帽子，甚至在鏡子前面斜了斜——正正經經照鏡子，他認爲有失體面。然後拿起自己那又直又粗的手杖，這根手杖是紅的，很光滑，正配得上老年人；他還咕嚕了幾句什麼，吐吐口沫，就朝自己家裏走去了。

我們送他到籬笆牆小門邊，目送他從積雪中踏出的小路走了回去。從我們這兒，望得見他那幢瓦頂大房。

孩子們都很歡喜，玩起雪來，只有我，家裏頂大的一個孩子，走到媽媽面前說：

『媽媽，現在我們只有三支猪腿了。』

『哎，孩子，上天會給他報應的……』

第二天，一個更意外的客人——愛絲捷爾嬸嬸到我們家來了。她兩手各提着一隻籃子。我們都很歡喜：想必是依斯特萬叔叔回家說了吃過我們的猪腿，愛絲捷爾不願欠下人情，就送來兩籃子吃食。裏面盛的是些什麼呢？

愛絲捷爾嬸嬸是個高個，直直的像根棍子，黑黑的眼睛，人頂厲害的。

『老頭子昨天到這兒來過？』

媽媽已經明白，嬸嬸來沒有懷好意。就只答應了一聲：

『來過。』

『他吃了些什麽？』

『吃過什麽？……吃了一支猪腿……奪孩子們的……』

『一支猪腿？』愛絲捷爾嬸嬸嚷了一聲。『你給他猪腿吃？……天呀……你有良心沒有，愛爾依？難道你不知道他吃不得肉？醫生不許。』

『他說過。整整一支猪腿都吃光了，他才說的。』

『還吃了什麽？』

『有什麽給他吃的？吃了苞米麵包。』

『唉呀，他沒救了……讓他見鬼去！猪，飯桶……這才是他的下稍頭……』

她提起一隻籃子就走了，甚至沒有說句話告別。

我們也沒有送她。

媽媽悄悄說：

『我沒有過錯……我不能對那老頭子，你們父親的兄弟，說他吃不得我們的猪腿……他自己該明白。』

過了一會，她發覺了愛絲捷爾嬸嬸留下的那隻籃子。

孩子們已經像一羣小麻雀，好奇地圍住看那隻籃子。籃子裏滿滿一籃鷄蛋。我突然有了個想法：她提來我們家兩隻籃子，結果改變主意，只留下了一隻。

媽媽把那隻盛滿鷄蛋的籃子看了很久，最後說：

『孩子，愛絲捷爾嬸嬸把一隻籃子忘在這兒了。送去還她，孩子，免得她自己回來取。』

我提起那隻籃子，嘿，它好沉！

媽媽把衣服給我圍好，讓我走了。

我提走那隻籃子，心裏怪難過的，一路都在想：這樣多鷄蛋，可以做多少好吃的炒蛋。

我走到了叔叔的房舍，再走進去有些害怕，他家的狗很兇。但是一個人也沒有，我只得走進院子裏去。

終於，依斯特萬叔叔身穿皮長上衣，從院子那頭走過來，——一面走，一面哼哼，還在駡人，同時又在擦額頭上流下的汗水，不停地打響嗝。幾條狗跟在他身後。這老頭非常痛苦：兩眼掛着淚水，直呻吟，雙手按住肚子，走來走去在亂駡。一直在咒駡自己肚子裏的積食。

想不到愛絲捷爾嬸嬸走出來了。

『你來這兒幹什麽？』

『這隻籃子……』

『見鬼！這是我給你們拿去塡肚皮的，既然要害死自己的叔叔！』

依斯特萬叔叔坐到積雪的樹樁上，又哼哼起來。我又看了他一陣，提起籃子就慢慢走回來了；我甚至有點歡喜，一支猪腿就得到這樣多上好的鷄蛋。

我回到家裏，媽媽睜大眼睛看了看我。

『好孩子，』她果斷地說，『人應當有自尊心……我叫你把這隻籃子送回去，你就應當把它留在

那裏。」

我的臉紅了起來。我覺得很羞人。心裏亂得不知該怎末辦。

但是，我那幾個小弟弟却和媽媽想法不同。他們都很歡喜。

媽媽從我手裏把籃子拿了過去，說道：

「好吧，天保祐，再找個什麼時候還他們……」

孩子們大夥兒喊了起來：

「二月在院子裏，夏天在那兒呢？二月在院子裏，夏天在那兒呢？」

只有我一個人羞得滿臉通紅。

李珍譯

午餐

老爺們從地裏回來了。女廚子從一早就在着急：客人裏面有兩位佩斯來的人，他們是什麼規矩都沒有的。誰都知道佩斯那裏是怎麼一種人：過日子隨隨便便，把午餐的時間全不當回事。本應該趕快回家來，他們却儘顧去看那什麼野梨花或是的薩河邊的柳樹。

不過，可是有主人跟着他們，主人是懂規矩的。女廚子還在早晨就囑咐過了他，要他們準時回來，不然他只好埋怨自己：整個午餐就別想吃得好了。結果主人就簡直沒讓客人歇一口氣：整個早晨一直催趕着他們，弄得他們什麼也沒有好好地看一看。在主人腦筋裏只有一件事——準在中午的時候趕回家去。主人是個單身漢，就在女廚子的指揮下過生活，他決不願意明天一大早比平常更早些聽尤麗施的埋怨。

這時老爺們終於往回走了。

起初不能不使人小小吃了一驚，因爲最先開進庭院的一輛汽車裏面竟沒看見坐着省長老爺。這就不妙，因爲省長老爺顯然不是好吃的人，他對公事是更看重些。然而這一驚原來是很短暫的：接着第一輛汽車的後面，又開進來了一輛灰色的汽車，在這輛裏面坐着省長大人！

客人，正像童話裏面說的强盜一樣，一共是七個。女廚子只一看他們，立時就明白了都是怎麼

回事。兩個佩斯來的老爺瘦得像兩條獵犬，其餘的人却都很胖。只要想像一下他們會怎樣大吃大嚼，就會從心裏發笑。

這時他們已經在房門前吵嚷着了。

房子是一所古老的貴族邸宅，威嚴地矗立在寬敞的庭院中間。笨重的榭木門上釘着厚大的鐵條，還有晚上門門用的沉重的横木。這所宅子還是在很久以前的那動亂的年代裏建造的，那時，所有的房子都建築得像堡壘一般，爲的是防禦那些收稅官、憲兵和夜裏持槍出沒的土匪。

『請吧，大人！請進吧，大人！』傳過來主人的慇懃的聲音。

這些大人在世上有多少啊？女厨子想着走回到自己黑暗而狹窄的厨房裏，厨房被一個灶就佔掉了整整一半。女厨子停在灶旁邊，用主人翁的眼光把自己的王國打量了一下。一切都安排得很好。

老爺們走進了飯廳。

『這裏落了一顆羅馬尼亞的炸彈，』主人講述着。『就在這個地方，把房頂砸開了，天花板也打穿了。』

大家都舉目向上望去。在從前是木檁的地方，現在是白白的灰抹的天花板。天花板四角畫着古代馬扎爾人英雄的肖像，爲首的是阿梯拉㈠。

這裏畫的還有賓德古茲㈡，我們的父親阿爾帕德㈢和神聖的依施特宛㈣。房主人自豪地指點給客人們看。這些畫像與『日用雜覽』——多里那依叔叔的曆書上的圖畫一絲不差。

『把賓德古茲的像給打穿了，』主人說。『我總沒能把它補好。十年過去了。唉，這些年可眞是

混亂！我的馬車夫被拖走了，因爲他拿叉子去打了那些壞蛋㊄。不知道從那時以後他怎麼樣了。搞上老婆啦，該是。他是喜歡搞老婆的。在這裏他也留下了有一打老婆。』

『跟每一個老婆都行過婚禮？』

『那裏！跟那一個也沒有行過婚禮。他還對我兄弟說過：「老爺，幹什麼您要行婚禮呢？就拿我來說吧，我姓瓦爾加，我現在的老婆就也姓瓦爾加。幹什麼我們在神父身上白花錢？生下孩子反正還是要姓瓦爾加。」』

老爺們笑了起來。

『我的兄弟沒有孩子，瓦爾加·楊諾士也有話說：「我的老爺，您是爲的什麼要僱神父呢？您說爲了什麼？反正是沒有孩子。」』

客人們看了看大廳，在那裏長餐桌已經擺好了。

『諸位大人，首先應當喝一杯，開開胃口，』主人這樣說，請客人們走到了另一個小一點的房

㊀ 阿梯拉（？—四五三年），公元五世紀由中亞細亞移來並征服了歐洲許多國家的遊牧民族匈奴部落的領袖。匈奴人在舊時匈牙利被認爲是匈牙利人的祖先。——俄譯者註。

㊁ 賓德古茲，相傳爲阿梯拉之父。——俄譯者註。

㊂ 阿爾帕德（八四〇—九〇七年），匈牙利部落的領袖，在他的領導下匈牙利部落佔定了潘農平原。——俄譯者註。

㊃ 依施特宛（斯梯凡），第一個匈牙利國王（一〇〇〇—一〇三八年），匈牙利國家的建立者；在國內開始奉基督教。——俄譯者註。

㊄ 按指羅馬尼亞人。

間裏。

在這裏的天花板上也畫着四個古代馬扎爾英雄的肖像：拉科齊·費倫茲㊀、胡年第·楊諾士㊁、基尼日·巴爾㊂和第四個是羅札·山陀爾㊃。

『這個土匪怎麽跑到這裏來了？』一位貴客看見畫上頦頸纏着鞭子的土匪問道。

『大人，山陀爾跑到這裏來，是因爲他要我祖父繳給他實物。』

『他不是塞格德的人嗎？』

『這不要緊，他每年派自己的人到這裏來拿貢物。』㊄

大家都笑了。

『有一樁極可笑的事！』主人熱烈地開始說，雖然氣喘使他說話有些吃力。他長得很胖，他那短短的手臂不是緊貼着身體，而是向兩邊扎煞着，就像布人的假手臂一樣。『說眞話，眞是極可笑的事！』他繼續說。『前不多久，亥爾梅齊·皮施塔到這裏來了。看見了這幾幅美麗的畫像，就停在我們的祖先阿梯拉的面前驚嘆地說：「這又是誰呢？一定是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認識亥爾梅齊·皮施塔的省裏來的老爺們都高聲大笑起來，然後舉起酒杯來碰了一陣，喝了下去。

『啊，眞好！』由佩斯來的老爺中的一個嗆得咳嗽了一下說。『可是怎麽能喝這個呢？不是要醉得什麽都不知道了嗎？這種酒喝不得，勁太大了。』

『要喝就得有勁的，大人，』警察廳長說着，看了看佩斯來的瘦瘦的文官，善意地微笑着首先

喝了一口巴林卡酒。

外來的客人只喝了杯裏的三分之一，引得本地老爺們嘴邊上露出了微笑。

房主人開始請大家抽紙烟。

『吃午飯以前抽一兩口是很不壞的，』他用巴達克地方的土話說。『噢，安塔爾老爺子知道了一定會笑話咱們大家一頓；他主張在飯前只能喝酒。他總是說：「喝了好酒連神的箭也不怕。」他一天不喝三公升是過不去的。他已經八十二歲了，如今還是很硬朗的。』

『可不是，他還是老樣。』

『還是老樣。他是孤兒院院長，他有清閑的時間。』

㊀ 拉科齊二世·費倫茲（一六七六——一七三五年），爭取匈牙利自由獨立的傑出戰士，十七世紀末到十八世紀初在匈牙利發生的反抗奧地利壓迫的强大解放運動的領袖。這一運動的參加者——拉科齊所領導的十字軍，起義反抗哈布斯堡的專制統治。這一英勇鬥爭由於上層貴族的叛變而告失敗。一七一一年締結了撒特米爾和約，這個和約把匈牙利變成了哈布斯堡王國的半殖民地。——俄譯者註。

㊁ 胡年第·楊諾士（死於一四五六年），匈牙利統帥，因多次戰勝土耳其人而著名。——俄譯者註。

㊂ 基尼日·巴爾（死於一四九四年），瑪卡什王在位時的傑出統帥，具有異常的力氣和勇敢。曾數度戰勝土耳其人。——俄譯者註。

㊃ 羅札·山陀爾（一八一三——一八七八年），匈牙利强盜的首領，他們專門打刼富戶。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民族解放鬥爭時期，羅札率領自己的自由的人們參加了爭取祖國獨立的革命戰爭。——俄譯者註。

㊄ 意思就是說：『到這裏來搶』。

在一個角落裏一聲不響地坐着長有稀稀落落的、亂七八糟的小鬍子的舍米耶尼·班第。在喝酒上頭他也是安塔爾老爺子的徒弟，但是今天他决心節制一下。省長預先對他說好了：『你要是鬧出笑話來，以後就一輩子也不再請你一起到那裏去。』舍米耶尼·班第只要一喝了酒，馬上就撒酒瘋，自己的朋友他也會拿槍打。可是這回他根本沒有把槍帶來。

在另一小圈人中間，警察廳長正在向客人們講打獵的故事。

『不久以前有一位要人從多瑙河那邊來到了這裏，他說我們這裏打獵打得不好，說這裏兎子像鷓鴣鳥一樣地跑。他說，不久前到過漢沙格㊀，他們一夥共打了一百六十隻兎子，其中他打的有八十三隻。我就對他說：「那末您最好不要到我們這地方來，不然我們就什麼野味也沒有了。」』

大家都笑了起來，並且更圍攏了說話的人。

『他還賭咒說，在那個地方，人們都走着打野鷄。我對他說，我從來還沒有走着打過臥着的東西。』

『雖然並不合乎打獵的規矩，但有一次我曾經試驗臥着打一隻母兎，』一位本地的地主說道，『結果沒打着。』

『我想，』警察廳長繼續說，臉上現出狡猾的微笑，『你臥着都沒有打中，那你站着又怎麼能打中她呢？』

大家都明白了那意思，就大笑起來。

省長微笑了一下。

『拉齊，這就如同常說的那小伙子一樣，他對姑娘說：「羅濟，到這裏來！」——「不去，去了你又要吻我！」——「不，我吻不着你，你肩上揹着包袱哪。」——「我會把它解下來呀！」』

主人又給各人的杯裏斟上巴林卡酒，勸客人們再乾一杯。可是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在午飯前緊喝巴林卡酒而不出毛病的，所以不是所有的人都接受了主人的請求。

『您這裏大概把許多木頭都用來燒暖這房子吧，』神父說道；神父在這些人當中最胖、最聰明，而一般說來也是最實際的。

『我種林子就正是爲了這個，神父，』主人回答說。『種林子就正是爲了這個。』

『您這裏林子也有？』

『誰沒有喝光，誰就有林子。』

『你們知道，霍爾瓦特・彼得在得布勒森那裏連林子帶家產全都搞光了。』

『是嗎？已經搞光了？』

『可不是。他說在這平川上經營不好，就去找丘陵多的地方。』

『那就是得布勒森嗎？』

『他那裏不單是有丘陵，簡直是有一座山。』

『這是在得布勒森？』

---

❶ 漢沙格是多瑙河支流萊玆河和拉巴河之間的地帶，過去是一片泥濘地，現在已是富饒的牧場和耕地。——俄譯者註。

「正是。他用馬車把老婆拉到了那裏，他老婆先就高興起來了，說是她自己有了山了。到他們走近村莊前面時，他老婆就問說：「彼得，山在那兒呢？」彼得就答說：「叫村子給擋住了……」」熟悉得布勒森一帶的地勢的人都哈哈大笑起來。

「那裏確實是有一個小山，不過當他們到了那裏，山已經不見了——整個都讓人挖去蓋新村子去了。原來那裏有一個小土崗。在我們這地方有那樣的酒窖、麥子窖，還有鷄窩。可是現在已經沒有了。那裏的人不挖坑做坯，却願意毀掉土崗。可是你們知道正是爲了這個土崗，那處莊園才得到「頓伯世」❶這個名字的。」

「有什麼辦法呢，彼得沒有管理大家業的經驗。他從沒有管過二三百霍爾特以上的地土，所以現在就破了產。」

「他到底有多少霍爾特來着？」

「一千九。」

「那裏是不容易經營啊，」神父說。「我知道那些地，不是好地。我們羽扇豆也在那地上種過，那地還是不好。」

「可是猶太人就是在那樣的地上也能發財。」

「猶太人是什麼情形，猶太人自己幹活。在他們那裏作工的就不要指望賺得到錢，猶太人連管家都不請，自己什麼都幹。」

「我說伯爵、貴族們才是好當家人！他們才不在這些鷄毛蒜皮上操心呢。」

『他們根本也沒的可操心的——早都把一切完全揮霍光了。』

『請入座吧，要不然湯就涼了。』

桌上擺着兩隻大湯盆，裏面盛着肉湯。湯的香氣，像百合香氣一樣的濃郁，早已逗引着人們的食慾。老爺們紛紛入座，首先遜讓了一回誰坐首席。終於，省長不得不坐了上首。無論怎麽說，他是省裏的第一人，儘管別的客人也都是很顯要的人物。

省長心中有數，把神父讓坐在自己身旁。爲什麽他要這樣作，讀者看到後面就可以明白。胖胖的神父坐在他的左首，右首是佩斯來的貴客中的一個，他下邊坐的是警察廳長，然後是一位本地的地主。挨着神父坐下的是另一位佩斯來的官員，他旁邊是舍米耶尼·斑第。房主人正對着省長坐在桌子的另一端上。

肉湯

『啊，這才是肉湯哪！』神父讚嘆地說。『這樣的肉湯，我的朋友，除了這家，全世界那裏你也找不到。做肉湯必須裏面又煮牛肉又煮鷄鴨肉。最好是鴨子。要煮不能少過二十四小時！——要煮得所有的肉都變成細末才行。連牛骨都要煮得完全軟了。要是再放上一隻大公鷄，那就更好！公鷄要大的、老的、大冠子黑爪的，就是說，要那種已經不是頭一年踩蛋的。還必須整隻煮，一點也

❶『頓伯世』在匈牙利文中意爲丘陵地。——俄譯者註。

不能丟。吃上那麼一盤肉湯，病人可以立時痊癒，好人可以精力倍增。』

『神父，不要傳教了，吃吧，』警察廳長打斷他說。

『湯盆還在桌子那一頭上，你讓我怎麼吃呢。』

每人都給自己盛了一滿盤肉湯。滿到超過了做盤子的人在盤上做出的那一道印兒，做這套盤子的人顯然是飯量很小，因爲他做的那一道印兒簡直緊圍着盤底兒。當人們吃到這樣美味的肉湯時，誰還去管他這道印兒！

幾分鐘的靜默。死一般的靜。不！活的靜。湯匙在盤子上發出響亮的聲音，客人們大聲地喝着熱騰騰的肉湯。

『班第，你給講一講在漁場上你怎麼用槍打省長大人來的，』警察廳長要求說。他剛吃第一個菜就忍不住靜默了。大家全笑了，省長自己開始講起來。

『那是在夏天，大概是半夜兩點鐘的時候……所有的人都已經喝得爛醉了，可是我還沒敢去睡覺，因爲我知道我這位好朋友的脾氣。可是到最後我也溜了——藏到葦棚子裏去了……忽然我聽到一陣不可想像的叫聲。班第喊着說：「都把我丟下跑了，酒桶還滿滿的呢！」接着就開起槍來，砰，砰。我趕緊趴在地下，因爲我想，事情鬧大了。然後我就看見有一個人爬過來，迎他的面又有一個爬過來，……這是班第在找客人呢。這時我一喊喊糟了，我說：「班第，別胡鬧，你快要把我們都打爛了！」——「是你們把我的體面都糟踏爛了！」他應聲喊着說。「一輩子也沒有見過這樣的醜事：客人把主人丟下不管了。」說着就往我呆的葦棚子這邊放槍。「事情不妙」，我一想，就爬到的

薩河邊藏到柳樹下去了。」

舍米耶尼・班第笑了出來，然後把頭低低地俯在盤子上吃起肉湯來。

『沒有這麼回事，』他低聲說。

『你別矯情，』省長笑着說，『你還喊着說：「我這一輩子頭一回開槍打省長！……」』

『是這樣嗎？』舍米耶尼・班第問道。『那也許是我當時眞的醉了。』

大家都哈哈大笑起來。根本也沒有人說他還是清醒的時候幹的。

一時盤子都已光了，客人們滿意地彼此望了望。不錯，眞是好吃！簡直妙極了！神父說得對，這樣的湯連彼拉多也沒有吃過。

『怎麼回事?!』主人驚惶起來。『他們不是在廚房那裏玩起來了，都跑到那裏去了？』

但正在這一刻，一個美貌的、健壯的姑娘端上來下一個菜：

・・・・炸麵包骨髓

一個預先在火上燒紅的大盤子裏堆着一大堆骨髓，四周圍着極碎的炸麵包。

這一堆嚇人的東西堆得高高的，活像一個大個兒的甜麵包。盤子首先端到了省長那裏，省長只撿了一塊炸麵包，用刀子尖挑了一小塊骨髓。

『大人，』主人勸說道，『請別不給我們這頓飯賞臉。怎麼撿那末少呢？您怎麼啦，這算得了什麼，不過是提提胃口。您要是不用骨髓提一下胃口，酒也就不能想喝了。』

『不錯，應該來點，』神父附和說，『首先，這骨髓是好東西！這是最妙的吃食！』

佩斯的客人中的一位笑了起來。

『前幾天我聽到了一段可笑的故事，說的就是這骨髓。有一位先生被部裏派到荷蘭去考察。那裏爲了迎接他舉行了一個豪華的宴會。』

『豪華的宴會？』警察廳長插嘴說。『他們能有什麼宴會！人造牛油炸死海魚嗎？』

『問題倒不在於他們請吃的是什麼，他們對這位匈牙利人說特意爲他做了一個匈牙利菜，並且說他們很想知道這個菜應該怎麼吃法。你們想想看，飯快吃完時端來了一盤骨髓。一盤涼了的骨髓！整整的一大盤。涼的！沒有炸麵包！就擺在了這位先生面前：請用吧。全荷蘭都在渴望知道這個東西怎麼吃法。他們大概是常聽見講說有名的匈牙利的骨髓，所以就決定用涼骨髓款待一次這位貴客。可是弄得這位大人哭笑不得，第一，他胃口很弱，第二，又怕丢了匈牙利人的體面。』

大家痛快地笑了一回荷蘭人的無知，都給自己撿了滿盤子的熱骨髓和炸麵包。在骨髓上很好地放了鹽，撒了辣椒面，然後喳喳地嚼着炸麵包就開始消滅這些骨髓。

『骨髓是適宜喝酒吃的，』房主人說着並開始給各人斟酒。

是的，喝一點是太好了。

客人們與主人碰了一陣杯。玻璃酒杯是很出色的，很小，很堅實，很厚，掉到地上都不會碎。因爲使用了很久，杯子已經有些發灰色，不太透明了。彷彿過去時代的英雄正隔着這些杯子的渾烏玻璃看看今天的軟弱的人們配不配用這些經歷過馬扎爾老爺們的已往盛世的杯子喝酒。

當客人們吃够了骨髓、嚼够了炸麵包的時候，便端來了下一樣菜，却是

『我就猜到是這個，雖然我沒有在廚房裏幫忙！』神父高興地叫道。『鴨肉、鷄肉、牛肉。這些肉都是煮在剛才的肉湯裏的。所以那肉湯才那末香。』

冒着熱氣的、極好的牛肉塊亂堆在盤子裏，發出絕妙的香氣。牛肉塊中間有些很肥的鴨腿、大塊的鷄肉。這帶地方鷄怎樣繁殖得這樣多呢！它們在鷄場長得就像野草一樣多。

『我們這裏鷄是不孵蛋的，』主人說起了話頭。『前兩天我問一個莊戶人家的婦道：「你說，你們這裏怎麼剛一開春就有這末多的小鷄呢？」她回答說：「您知道，牠們就是這樣自己來的。母鷄在草棚裏，暗屋裏不定什麼地方就下蛋，等牠多咱想要的時候就孵出小鷄來了。」這裏用不着孵卵器，小鷄從乾草垜自己就跑出來了。』

『唉，眞是天府之國啊！』警察廳長同意地說。『這才叫做生活！佩斯城裏的老爺們那裏能見識過這樣的生活，不管他們怎樣顯貴。』他說着與坐在他旁邊的佩斯客人碰了一下杯。

『盛吧，盛吧，多盛點醋栗汁，』主人張羅着。『多盛點吧，下面沒有別的菜了。』

『算了！』警察廳長不相信地說。『你說什麼我都相信，可是說這個我是無論如何也不能相信。』

『這醋栗汁很香啊！這是用什麼做的？』

『大概許是用醋栗做的吧？』

大家都笑了。

『無論如何，在里茲❶這樣的醋栗汁是沒有的。』

『在里茲？他們那裏還會做這個嗎？我可以說，只要離開這所小房子，就不用想找到好吃的東西。全人類都吃的是各種壞東西。亂七八糟的湯、小菜、牡蠣等等吃不得的東西。那些東西有什麼好處！』

『我也是專愛吃這裏請我們吃的東西。這才是眞正的食品，』神父說，『肉湯、醋栗汁燉肉。這也就够了。多了什麼也不需要了。』

不管需要還是不需要，姑娘却已經又端來了一樣菜：

菜瓜炒肉片

『我正等着這個呢！』神父歡喜地叫道。『肉片是匈牙利菜裏最根本的東西。看看這是什麼肉的？看見了，看見了，是羊肉的。』

『正是羊肉的。小羊小的時候咩咩地叫，現在却因爲上了盤子喜歡得不出聲了。』

『肉片是純粹的牧人的吃食。不管怎麼說，我們的祖先是牧人，所以肉片才這樣讓我們喜歡。羊肉！世上有無數的珍饈美味，可是這樣的東西你是那裏也找不到的。只有我們這裏懂得什麼是羊肉。因爲我們的祖先就是自由自在地在田野和草地上牧放自己的羊羣的。他們一生都在羊尾巴旁邊度過。這種令人嚮往的恬靜生活，是决不會使腦筋疲倦的。因爲這個，我們匈牙利族也就保存了一種安靜的性格。我常常看到牧人；他們在天鵝絨般的草地上遊蕩着，彼此一句話也不搭。馬扎爾人是不愛說話的，可是他那情操是高尙的，就像那一生都在馬上度過的騎士一樣。』

『倒不如說是在驢上，因爲在牧人旁邊總有一些驢子的。』

『可不是，驢是牧人的朋友。其實這東西並不像人們說的那樣蠢笨。我知道有好些顯要人物，他們無論怎樣都不能同驢子相比。作官的服服貼貼地幹事情，驢子呢，要是馱的東西不合牠的心思，牠就把它甩掉。要不就是躺到水窪裏不起來，你抽牠、打牠，反正是不動地方。這才是應當效法的榜樣。』

『嗽，這肉片簡直妙極了！』

『妙絕了！』

『這樣的肉片英國國王也沒有吃過。』

『我可吃過更好的。那是在霍爾特巴地那地方。有一次我去打野鴨。我一看天已經晚了。人一到了黑夜就特別珍惜自己的腿脚；離最近的旅店最少還有十公里。突然我看見有一處羊圈；我就到那裏去了。「晚安，馬扎爾人！」牧人們對我很表歡迎。他們正坐下吃晚飯。他們在吊架上掛着一個小鍋，他們就從那裏面撿肉吃。他們也邀請了我，於是我就坐了下來。這鍋裏的羊肉片有多末妙啊。我一生從來沒有吃過比那更好吃的東西。不僅做法特別，那肉也不尋常，非常有味，簡直是到嘴裏就化了。以前我簡直不能想像羊肉會有這末好的味道。於是我就拚命地吃，直吃得把肚子裝滿，險些兒沒有撐死。可是要放開這個肉片簡直是不可能。我們就邊談邊吃，沒完沒結地吃着。』

『我可以設想你這胃口怎樣使他們驚奇，』省長笑着說。『因爲莊稼人吃的是不多的。有一次一

---

❶里茲，舊時布達佩斯的一家高等飯店。——俄譯者註。

個莊稼人甚至問我：「怎麽這些老爺們這末能吃啊？」』

大家都哈哈大笑起來，使得省長不得不提高嗓門：

『他說老爺們大概是有兩個肚子。他給人當僱工時，就總感覺奇怪：老爺們坐在陽台上吃晚飯，一連吃幾個鐘頭，端來各種各樣的菜。他就想不通他們怎麽能裝得下那末多。他想，他要是吃那末多，準得生病，說不定還會脹死。』

『啊，在這種情況下我請求再來一點！肉片太好了！』

打獵的那位繼續說：

『就是說，我就在他們羊圈裏，睡在牧人的皮襖上過夜，爲的是一早繼續趕路。一清早打獵，堵窠抓鳥是再好沒有的了……夜裏突然讓一股奇怪的臭氣薰醒了我。怎麽回事？臭得不得了。我起來走遠了一點，走到聞不見臭味的地方。鑽進樹叢裏，鋪下皮襖，躺下又睡了。這一覺睡得很香。等醒來的時候太陽已經老高的了。我爬了起來，這時才想起夜裏的那回事。向四周一看，看見在羊圈旁的桿子上掛着好些塊羊肉。我問那羊羣的主人——是一個很胖大的人——他們怎麽能忍受羊圈旁的這種要命的臭味。他們要那末多死羊是幹什麽的，是餵狗的嗎？那時，蒼蠅，草地上那種厲害的長嘴大蒼蠅早已爬滿了那些肉……主人說：「那裏的話，老爺，幹什麽餵狗！這是我們自己吃的。這就是我們放東西的地方。」』

全桌人都捧腹大笑起來。

『「你們怎麽能吃這個呢？」我問他說。「就像您先生昨天晚上吃的時候那樣吃法。」』

老爺們笑得更發厲害了。

可是萬幸，正在這時已經有人端來了另一樣菜。羊肉片已經從桌上撤下去，爲了調換口味，端來了

……豇豆莢炒猪肉片

『你看，這不是羊肉，可以從新開始吃。』

但是省長只撿了很少一點。並且還說：

『把你們這些胡謅留一留吧，這些話只能破壞食慾，說得人簡直不想吃了。』

大家都笑着，但熱心地往自己盤子裏撥着菜。

『班第，你們那裏選舉神父時出了一件什麼事情來着？』主人向舍米耶尼·班第問道。舍米耶尼在情緒好的時候是全省最能搜羅選票的人。

這是春天時候在一個小村莊裏的事，按老規矩班第是那村莊的地主，雖然他的土地早已落到別人手裏，他不過只有個名兒而已。

『候選人是兩個，』舍米耶尼·班第一面給自己撥着肥嫩的肉片，一面開始講述說，『起初我們這一仗眼看已經輸了，因爲對方在到處都塞了錢。我們呢，一分錢也沒有。我就想，我上那裏去弄點錢來呢？我就跑到酒館掌櫃那裏說：「借給我五十派戈，趕快些。」他借了我。我就拿着這錢走到最近的一家人家去，剛一進門，我就向主人喊着說：

「你也讓人家用三十個銀幣給收買了？」

主人支支吾吾地說他有六個孩子。他女人說：

「您看，是他們硬留下的。」

「給你們留了多少？」

「十派戈。」

「把它拿到這裏來！」我痛罵了他一頓，說他是賣國賊。「壞蛋，出賣了自己的信仰！我拿走你們這些骯髒錢，」我對他說。「可是爲了讓你們不吃虧，我給你們十個我這裏的正當錢。」我把錢給了。走到另一家人家。那一家受了十五派戈。我也給他換了。第三家也換過了。

這樣我把全村走了一遍，不過一個鐘頭把事全辦好了。結果我們選了波奇・皮施塔當神父。一個鐘頭以後五十派戈又都還給了猶太掌櫃的。我們就是想出了這末個玩藝兒。」

這個巧妙的辦法使大家大爲驚嘆。

當大家笑得差不多的時候，桌上又擺上一樣菜：

菓醬炸鴨

『菓醬！』警察廳長高興地喊着說。『這是太豪華了！啊，這也破了規矩了啊！早先在我叔父保肖爾美尼家裏是不用這種佐料糟蹋好菜的。有時候，我們吃肉吃得夠了，——那時吃肉時不帶酸的，也不帶甜的，——就想要些菓醬吃吃。保肖爾美尼叔叔却喝斥我們說：

「怎麼，想吃草了？……那牲口活着的時候吃的草也就夠你們的了。」』

又是一陣哈哈大笑。

『難道您不知道貴族有句老話：「最好的菜是肉；最好的菓子是酒；最好的傢具是美女。」』

這使得全桌的人笑得益發不可開交了。

『要論跟莊稼人說話，誰也沒有舍米耶尼・班第會說，』警察廳長說。『班第卡，你說說你是怎麼解決那個皇帝的問題的？』

『解決得再好不過了，』舍米耶尼・班第像往常一樣平靜而莊重地回答說。『那時正在進行選舉。我發表了一大篇演說，我說要是大家選舉了塔塔爾・安得拉士，那末皇帝就能回來，皇帝回來，就又能使用從前皇帝時候的値錢的錢了。當時有一個老鄉却喊着說：

「我不要皇帝！」

我停下了我的演說問了一聲：

「是誰說的？」

一個蓬頭散髮的莊稼人向前走了出來。

「是你不要皇帝？」

「我不要！」

我從木桶上邁下來。

「你要皇帝不要？」

我好好地給了他一個耳光。

「要不要皇帝？」

「不要。」

我又給了他一個耳光。

又給了一個。

「要不要皇帝？」

「老爺，」他答說，「有皇帝，沒皇帝對我都是一樣，只要您善心的老爺別再打我就行。」

又是一陣大笑，省長趁着亂哄哄的時候把自己盤子裏的一隻鴨子腿放到了神父盤子裏。他還有足夠的理智想保護保護自己的胃。眞無怪乎他是本省的第一名大官。這時省長笑着別人沒有看出他這個把戲。大家碰了一陣杯，就着酒吃下了肥鴨肉。

這時又端來了一樣美味：

……鵝肉鹹飯，帶鵝肝……

『吃這個東西我可有氣，』省長說。『我在意大利的時候，那裏全國都找不到一個好的蜜柑。他們把所有的好蜜柑都運出口來補足輸出差額。他們說，在自己家裏壞的爛的也賣得出去。所有的好菓子都賣給外國。我們却怎麼樣呢？我們這裏出很好的土豆。在我們這沙土地上出的這樣的土豆，全世界都沒處去找。可是我們却吃大米。』

『大人，不要這樣厭惡這末好的美味吧。您說還能有比這更好的東西嗎？』主人說着，站起身來把這盤絕好的食品遞到省長面前去。那盤子裏是高高的一堆肥膩的米飯，上面點綴着一塊塊的鵝肝。

省長只撿了幾小塊鵝肝，而由於固執，也出自愛國心，一粒米飯也沒有嚐。

『應當規定米的關稅，』他說。『關稅！而且要很高的稅。』

這時佩斯來的客人中的一位開口說：

『請原諒，大人，就在這關稅上有時竟發生一些很荒唐的事。我有一次從卡沙坐火車回來，在一個車站上上來了一個老太太，坐到了我這間車廂房間裏，老太太抱着一個裝黃瓜的大鐵罐。她說她是看她的女兒去，她的女兒最想吃媽媽做的酸白菜。她的女兒說是誰都不會做像她媽媽做的那樣的酸白菜。現在她女兒正是產後，所以她給她的寶貝兒帶去一罐白菜。一路上就只是談論着酸白菜。終於，車到了邊境的索布站。稅關的人走過來說：「這個不准帶，這白菜得上稅。」老太太簡直絕望了。我勸她不要着急，你想能要多少稅呢？頂多五十福林到頭了。老太太平靜下來。過了幾分鐘拿來了稅單。你們想，他們給算了多少？八派戈七十福林。』

『怎麼？』省長反問說。

『八派戈七十福林。老太太就沒有帶走白菜，把它留在稅關那裏了。』

大家都陷入了沉思。

『這大概必是有原故的，』省長得出結論說。

『是啊，這是保護我們的酸白菜的生產啊。』

『有一回我也遇到了一件與這很相似的事情，』警察廳長說。『我到德國去，同車的一位旅客帶了一輛舊自行車。他這自行車是在德國買的，已經騎了八年，現在他又帶回去送給他一個姪子。你

們想怎樣，這輛自行車也給徵了稅！因爲車上有德國工廠的商標，我這同車的旅伴身上還帶着證明這輛車是當初在德國買的單子。這一個廢鐵架子就上了八十四馬克的稅。」

「現在每個國家都是這樣防衛自己。」

「全歐洲現在有三十道關稅防綫，你就試一試吧，生活吧！」

「正因爲這樣，所以才不能吃大米，就讓每個國家都吃自己本國的產品好了。我們有土豆和酸白菜，我們也就應當吃這個。」

「我們正是這樣啊。就連午餐時也是除了酸白菜和土豆之外什麼別的都沒有給我們吃。」

「哎，我幹一整年的事情也沒有像今天這頓飯這樣累過。」

老爺們天南地北地談笑着，這時才端來了眞正的佳餚。這是辣子鷄

「這個我們可得吃點！」警察廳長驚嘆說。他這一聲引得大家都熱鬧起來。他當時就放了放皮帶。在兩個極大的盤子上堆着兩堆嫩雛鷄。可是誰還能吃得下這些？省長便把辣子鷄往旁邊人的盤子裏撿。那個人吃驚地反抗着，但是你怎能抵抗上司的强迫呢？

「來碰一杯。」有人在碰杯。

「給斟上點，皮士塔。」一個客人把喝空了的酒杯拿在主人面前說。

主人很樂意地斟滿了大肚的酒杯。

「可是你要再請我們吃什麼，我就要開槍了。」

『謝謝吧，不要了，不要了，』佩斯來的客人中的一位推辭着說。『您以爲我還能吃得下去什麽嗎？』

『大人，這是雛鷄呀。』

『正是雛鷄啊。』

『嫩得像露珠一樣的。』

『可是不能够給舍米耶尼・班第租到一塊便宜地嗎？他是很好的人，應當幫他的忙。』

『看你的意思了，大人。昆沙格地方的那片地現在馬上就可以租給他。那是二百七十一霍爾特地。我們剛才買下這片地——阿爾特露易斯特銀行很便宜地把這片地買到手的。說起來這段經過是很可悲的。這個拍賣了這塊地產的主兒欠了銀行五十萬派戈，可是當初他用這塊地做抵押只借用了十七萬派戈，——其餘的都是利息和其他的開支。但是現在是一點辦法也沒有了。』

『二百七十霍爾特？』

『二百七十一霍爾特。地是頭等地，不錯，那裏也有一小塊鹼地，可是班第頭一年收成可以白得啊。我們現在租出這片地產準備一霍爾特收七十公斤租。』

『準備收七十公斤？』

『是的，大人，七十公斤。』

『怎麽，你們那裏沙地租子也沒有少過一霍爾特兩公担的呀。』

『大人，我們的主意就是這樣。我們說明，租價七十公斤，租契可以訂十年。』

『不懂。』

『我們這樣算，是因爲我們認爲省裏會准許我們種植黍子，這樣我們就可以補過那個損失。』

『那末……』

大家都靜默了，沉思起來。

『可是種植黍子與地租有什麼關係呢？』

『當然是什麼關係都沒有，大人。我們將這片地租給省裏配得上的人，他可以直截了當地租過它去。大人，我們非常希望您能感覺出我們對您的善意的和友誼的態度。』

『哎呀，我可不能再吃了。』

『大人，再把這個小翅膀吃了吧。』

『別讓了，再讓我可要急了。你知道我今天還要吃晚飯呢。有一家請我們去，據我對那家主人的了解，在那裏不吃也是不行的。而且那裏還有女主人。對美麗的女人你是不能說出「不」字來的。』

『就像是對兵士老婆那樣嗎，大人？』

『嘿，你個小猪崽仔！』

『請您說一說，那是怎麼回事？』

『我們到了一處地方，省裏的老爺們都來了，於是就命令所有領津貼的兵士老婆們都來跳舞。這一場舞就跳起來！』

『這是在什麼地方？』

『在庫爾特。』

『噉！原來庫爾特的法官就是在那時說的：「斟要往大杯裏斟，喝要喝到底。」』

『一點不錯。最有趣的一個人，簡直是民間喜劇裏的角色。』

『那天晚上那些女人簡直把我嚇住了。』

所有的人都笑了。只有他們知道他們笑的什麼。

『啊，現在可該完了！』

『那裏的話，大人，午餐的最好的節目現在才要來。』

果然，姑娘端來了

……麵包乾炸鮎魚

又是幾個大盤，上面堆着剛炸出來的玫瑰色的魚。

『啊，這些壞蛋這時候才拿來應當在開始時吃的東西。要不我一定樂意吃了這條魚。』

『斟上酒！』

『碰杯！』

『就着魚來乾一杯。鮎魚喜歡在酒裏游泳。』

每人都撿了一塊魚。

鮎魚十分鮮嫩，只用叉子一挑，刺上面便露出稍稍泛着玫瑰色的雪白的魚肉。要是有兩個肚

子，眞是可以從新開始吃。

就着鮎魚酒就直灌進喉嚨裏去。

全桌的人都因爲這力不勝任的勞動漲紅了臉，出了汗。

『怎麼樣，班第？你去不去租昆沙格的地？』

『到昆沙格去？』

『是的。每霍爾特租價只有七十公斤。』

舍米耶尼·班第搖了搖頭。

『怎麼，你不願意？』

『太貴了。』

『傻瓜，七十公斤，全都種好了，再過一個月就收割了……』

班第又搖了搖頭。

『你還要怎樣？麥子都已經種上了，一霍爾特用一公担，租價只付七十公斤。』

班第繼續搖着頭。

『每一霍爾特用一公担麥子，五十公斤拖拉機費，十三公斤播種工錢，九公斤鬆土工錢，一公担其他開銷，——再過一個月就可以收割。不管怎麼說，這筆生意是不壞的。』

然而班第却只是在搖頭。

『大人，我不能離開本省。我要是走了，這些可惡的莊稼漢一定會弄來一些花牛。花牛就會損

壞咱們的田地。我的使命就是阻止牠們闖進匈牙利農村。』

大家都哈哈大笑起來。

『大人，我在這帶地方是有責任的。』

省長笑了。他很喜歡班第所說的理由。

『樹木也需要看着。不久以前在杜恰有人砍走了一棵很高的楊樹。我對神父說了，如果有人再砍，就是上帝來了，我也得打死這些賊。』

『還有什麼可說的，班第是我們這裏尊重自古以來的傳統的最後一個地主。』

『我只要一離開這裏，各種的壞傢伙馬上就會露出頭來。就是現在晚上在彼列茲學校還有人唸阿第❶的詩呢。』

『可是班第你自己想一想，二百七十一霍爾特地，租價七十公斤。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啊。』

『不行，大人，我在這省裏有責任。這裏的老百姓一天比一天壞了，對他們必須很好地看着。』

大家都笑了。

舍米耶尼·班第的家在一百年前曾經擁有三十萬霍爾特的土地。現在呢，舍米耶尼把剩下來的地產分給了孩子們，爲的是免得讓自己弄得他們將來無法生活。

❶ 阿第·安德萊（一八七七—一九一九年），傑出的匈牙利詩人和政論家，在其創作中繼承了匈牙利文學的民主傳統。——俄譯者註。

他自己也分得了有一百五十來霍爾特，但這產權現在已經不是他的了，而且，他與家庭分開過，怕的是老婆和孩子也要拿錢供他揮霍。只是偶爾地他向老婆借一點點錢，而且這也只是在把一切儲存都花光，付不起酒館裏的一杯咖啡錢的時候。

『我把自己一生都獻給了農民，我决不能把他們丟開不管。我必須看着他們，』他說。

『好了，班第，我佩服你的倔强，你眞是一個野蠻人。』

幸好，這時又端來了一樣食品，大家輕鬆地吁了一口氣，因爲盤子上已經不是肉，而是羊奶酪煮麵片……

當麵片端來時，那是多末好看哪！還着沫子，引動人的食慾，冒着熱氣，就像燒滾了的油一樣。大家都愉快地欣賞着那麵片。只有佩斯來的兩位老爺因爲覺得黍子的事情沒了希望而開始感到無聊。

但是，他們還是給自己盤子裏盛了幾片麵片。

『你說的對，』省長說。『我們的使命就是保護老百姓，可是，當然不能像什莫尼省長那樣做，猶太人按期要農民付錢的時候，這位省長便把那些猶太人關到鷄房裏去。』

『要是捐稅能減低點，那才眞是好事，』警察廳長說。『給我也派上了一百七十派戈的教堂捐。』

『這是誰幹的，你的兄弟？』

『捐稅就是捐稅。』

『是不錯。捐稅的支用太浩大了，』省長說，『又得補助大學生，還得給慈善團體。反對他們也反對不得。百分之六十的附加捐是給教堂的……』

『在這種情形下，我們只好唱一次孟赫爾特的歌了：

使徒彼得走進羅馬，
肩上扛着他的禪杖，
禪杖上挑着小鐵罐，
鐵罐裏裝的是清水。
他喝乾鐵罐的淸水，
爲的是讓上帝不要忘記，
祝福朋友巴昆尼。
必定如是。
魯啾啾，魯啾啾，
魯啾啾，魯啾啾。』

他們反復唱着『魯啾啾』，直到大家都喝乾了自己杯裏的酒才停下來。然後又把這個歌唱了一次，不過唱得有些不一樣，結尾時唱的是『祝你健康』。這時又端來了一盤食品，値得大家高興的是，這盤東西不是煮的，也不是炸的，而是鮮櫻菓是那樣好看，在畫上也不能畫得比它再好了。

粒兒大大的、豐滿的、發着金光般的緋紅色的。

所有的人都高興得同聲喊叫起來：

『櫻菓，櫻菓！輪到櫻菓的時候了！』

大家都伸過手去大把大把地抓那櫻菓。

『我們小時候多末喜歡這東西！說老實話，我並不喜歡這東西，可是爲紀念童年我稍微嚐一點。你們還記得，在那時候我們什麼水菓都還沒有。每年夏天斯洛伐克人從山區用大車運來櫻菓。我們小孩子們拚命哭喊着，磨得媽媽不能不給我們買點櫻菓。可是價錢貴得厲害，一盤櫻菓要換一盤麥子。』

『是的，是的，那時生活眞好。』

『有什麼好的？現在孩子們比那時强得多了：往樹上一爬愛吃多少就摘多少。去年春天我家幾個孩子來了一次比賽，連核吞櫻菓，看誰吞得多。結果得勝的是我的三歲的兒子；他連核吞了大約有六百顆。』

『一點毛病也沒有發生？』

『你說是孩子吃櫻菓吃的？當然是有需要割掉盲腸闌尾的危險。可是我說小孩子的闌尾非常小，一個櫻菓核也裝不下的。結果完全沒有事情。大家笑得不得了，那些孩子們算了一同這些顆櫻菓要有多少核。』

響起了一片愉快的健康的笑聲。

省長轉向坐在自己旁邊的佩斯來的客人說：

『就是說，大人，這黍子是不會有什麼結果了。我坦白跟您說，我並不喜歡這樣的交易。把地產按七十公斤一霍爾特的租價出租，這簡直就是白送。我就知道舍米耶尼・班第是不會接受這個提議的。他眞正愛自己的本省，所以不會同意爲了個人利益離開自己的家鄉的。我想，我們在這個問題上也不應該考慮得太自私。您的建議很好，可是我們這裏的土地不適合種黍子。』

佩斯來的兩位客人一聲沒有響。

他們已經明白，同這些死腦筋的人他們是談不妥什麼生意的。

『可是，省長大人，省裏和全省的人民都應當是願意在自己這裏創建一種新的農業的啊。』

省長沒有回答，因爲這時端上來了最後一樣食品：

咖啡。

『我們的土地什麼都能種。不久前有一位佃農在自己地上試驗過種植菊苣❶，試驗得很成功。可是賠了錢。』

『我們趕明天連咖啡也種。』

『種炒過了的嗎？』

『請您相信，用這種非洲的植物簡直是胡鬧。單只關稅就不知道要付多少。』

---

❶ 菊苣的根可以製成咖啡的代用品。

『其實，這並不是非洲的……』神父說。

『那爲什麼那末黑呢？我總以爲黑人是用這個東西洗澡。』

『按味道來判斷嗎？』

正在這時院裏傳來一片驚人的喧鬧聲。有一個女人的嚎叫聲，還有幾個男人的喊聲和低沉的亂哄哄的聲音。

全桌的人都靜了下來，然後都站起來走到院子裏去。

有一個人跑到他們面前慌慌張張地說：

『老爺，牛踩死了看牛的。』

看牛的躺在担架上。他是一個個子高大的老頭子。他臉色死黃地，耷拉着頭一動不動地躺在那裏。血從他的嘴裏流出來。看牛的老婆，一個個子高高的、黑頭髮的瘦女人站在他身旁，傷心地放聲嚎哭着。

『那個牛？』

『保格爾——那條三歲的小牛。牠走到卡士·米海的母牛跟前，可是老頭兒把牠趕開了，因爲他從去年就沒有給配種的錢。小牛扭過身來就奔着老頭兒來了，一下就把他頂倒了，然後就踩起他來了。』

主人走到看牛的跟前。

『怎麼樣，米海？』

看牛的還活着。他稍稍欠起身來，想要向主人行禮，可是他的頭立刻又垂了下去。

他的女人，原來已經不哭了的，這時便又放聲大哭起來。

老爺們驚愕地、頹喪地看着這一幅可怕的景象：在一個空敞的大院子中間一個人就要死了。

「請醫生，趕快請醫生！」佩斯來的老爺中的一位喊道。

「沒有醫生。」

「請產婆也好，總得把傷綁一綁啊，」神父插進來說。

「這裏沒有產婆，只有個跳大神的，叫杜卡。」

「村子裏沒有產婆？」

老爺們不知所措地、默默不語地站在一動不動的伸張四肢躺着的老頭旁邊。老頭又掙扎了幾次——就嚥了氣。成了死人。

所有的人都覺得彷彿是在原始時代似的。

主人怒冲冲地嘟囔說：

「他媽的，這看牛的，偏要來這麼一手！把好好的一頓午餐都攪糟了！」

方　正譯

猪倌最髒的汗衫

莊園中央，有一幢地主的房舍。房舍前面闢了一座美麗的花園，由地主太太本人在照料。在粗蓆下受了一冬折磨的玫瑰，天氣暖和起來，已經恢復了元氣，它們的花蕾搖搖晃晃，向着太陽伸了過去。長長的幾行水仙花，伸開自己尖細的長葉子，花瓣也張開來了。日本種灌木叢，春天來發育得非常茂盛的花苞，如今也怒放開來。天地之間，一片喜氣、幸福、欣歡——一切都欣欣向榮。

地主太太在認認眞眞指使工人幹活。她非常漂亮，眞像春天美麗的花草，新鮮而且嬌艷。看起來，她的美貌正鮮花一樣開放出來了。她身穿春大衣，臉腮兒被太陽晒暖和的春風吹得紅艷艷的。

她身邊還有一個小兒子。早晨，她沒有許他到學校去：學校離她的莊園三公里遠，但小孩身體不太舒服。馬匹這個時候正在忙着，這樣晴朗的天色，她並不反對孩子自己步行到學校去。但是這天早晨，孩子正要走的時候，母親不放心看了看他，問他怎末了。她給他試了體温，並沒有發燒。總之她放心不下：他大概生了病。最好今天還是留在家裏。坐到那悶氣的教室裏，不如在家裏蹦蹦跳跳，好好玩過這一天，總比去呼吸別的孩子吐出的廢氣好得多。

看得出來，孩子身體不太舒服：他無精打采，也不跑動，只在她身邊轉來繞去。

小孩應該受到多末好的照顧啊；這樣的小人兒生活多末奧妙啊！她不放心地注視住他。花園裏

刮過一陣涼風，樹叢晃搖了一下。她就對自己兒子說：

『進房裏去，去放留聲機。』

小孩躊躇了一會，走開了。

她不放心地看住他的背影。只有他一個還留在家裏，大的幾個都在佩斯上學。而且她在爲他担心。

一個男人穿過花園走過來，說道：

『太太，您該當到地裏去看看那些懶漢在那裏做些什麼。我今天沒有法離開，要照管約克種猪。』

猪圈也有些什麼沒有搞好。那兒正修新水槽，突然兩口猪病倒了，不得不去找獸醫來醫治。

一輛小馬車駕上了；地主太太跨進車厢坐下，向地裏急駛而去了。

那裏種的是苞米和土豆。她在田地上繞遊了一週，看了看，小麥的嫩苗發綠了，在風裏搖擺。

工人們正勤勤快快工作。還有些工人在種大豆。

突然她看見一件怪事。一個像侏儒一樣的小孩，在耕過的地裏蠕動。看起來，他好像沒有脚，只有一雙小手在風裏動晃。

她大吃一驚，從馬車上跨了下來，要去看清楚這件使她驚異的事。

她走近了，看清楚是一個一歲半的小孩子，齊腰埋在鬆軟的泥土裏。

地主太太站了下來，更留神看了看：對的，的確是一個小孩齊腰埋在地裏！

『這個小孩怎末啦？』

從那些幹活的人裏，走出一個女工來，跑到她的面前。

「這是你的小孩？」

「是的，太太。」

「你要把他怎末啦？」

「太太，這樣做爲了他不會爬開。」

她把小孩齊腰埋在地裏，只有上半身露在地面上。小孩藍藍的眼睛望住母親，兩支小手向她伸了過來。

「馬上把小孩刨出來。」

那個婦人聽從了她的話。

「你自己瞧瞧他那雙小脚，簡直都僵了。你怎末能這樣忍心？」

「哎，太太，我不能把他一個人留在家裏！只得上地幹活也把他拖在身邊。」

「這怎末回事呢？」

「我們都這樣！」

「你們幹得眞不錯呀！難道不知道小孩會招涼。」

「不會招涼，太太，地裏暖和。」

「別說笨話，要是不好好照看，小孩就會死的。」

「不要緊，上天會照應。」

『上天會照應，那末你們就不管了。別讓我再看見小孩埋在地裏！』

她很生氣，駡了那個婦人一頓，甚至回到家裏還一直沒有消氣。她這一生，從來還沒有見過比這更可怕的事。

地主太太把這一切都告訴了獸醫，他只是笑她，說道：『老百姓那兒什麼怪事碰不到，這地方迷信的人太多。』

過了幾天，地主太太到工人住家的村子去了。那個把自己的孩子齊腰埋在地裏的婦人，也住在那裏。

地主太太氣勢洶洶走到她面前：

『嗯，小孩怎末樣了？』

『哎喲，太太，他發高燒了，眞是窮苦人遭殃。』

『誰讓窮苦人遭殃？』

『我們自己也不明白，只知道他招了邪氣。』

『什麼招了邪氣？』

『通常，是碰了邪魔。』

『讓我去看看他。』

她跟那個女工一起走進房子，大吃了一驚。

小孩躺在冰涼的地上，鋪着一塊又髒又破的布，身上蓋的是一件汚穢的汗衫。

她彎下身去看了看他。

『他得了腦膜炎。』

地主太太看了看孩子的母親。房裏還有一個姑娘——畢洛絲，她在地主老爺家裏做過兩年工。現在她解僱回家來了，因爲訂了婚，降靈節那天要結婚。

『畢洛絲！』地主太太喊她說。『連你也簡直瘋了？難道能這樣對待小孩？難道你在我家裏沒有見過小孩生病該怎樣照看？』

姑娘垂下頭，惡狠狠地一句話也不說。

母親指着小孩說：

『請原諒，他不是少爺，是個窮家孩子。』

『這又怎末樣呢？難道那家的孩子不是一樣的？病總是病。我給你說，這是腦膜炎！你們會把孩子毀了。』

『上天會保祐。』

『別把一切都推給上天，馬上把小孩抱起來，放他到床上去。』

『哎，不能碰他，他會死的。』

『爲什麼？』

那婦人沒有說話。

『把這些破爛扔到鬼那兒去吧！怎末這樣胡來——把可憐的小傢伙包在這樣髒的破布裏，放在

光地上！快去理好床舖！」

那個婦人不情願地理好了床舖。床上旣沒有枕頭，也沒有褥子，只有幾塊破布、一件舊衣服和一張掉光了毛的羊皮。

『你們沒有床單？』

『沒有。』

『眞可怕！畢洛絲，你馬上到我家裏去，給管家說：叫她立刻給你一個枕頭，和一床依凡卡睡舊了的褥子。』

姑娘還沒有走出房門，地主太太就駡起孩子的母親來：

『馬上把孩子抱到手上，一直抱到鋪床的東西拿來。怎末能沒有床單呢?!只有天知道！』

但是，那個婦人動也不動：她哭起來，發楞的目光望住地主太太，充滿了恨。

『我給你說的，你聽見了沒有？』

『哎，太太，別來多事，反正我這可憐的孩子活不長了。』

『多蠢的說法？』

她已經猜到，這是在與一種什麼迷信衝突，但是她想弄淸楚到底是怎末回事。

『可憐的！你的孩子躺在上面的是多髒的布，你明白嗎？』

『它會使他病好起來。』

『什麼，怎末回事？』

『奶奶說的，要放在它上邊。』

『爲什麽？』

那個婦人費了好大的勁才說出來。

『應當把孩子放在猪倌最髒的汗衫上，——奶奶對它念過咒扔在屋角裏的，太太，孩子招了邪氣，不這樣會死的。』

『你不馬上抱他起來，我就去把警察官老爺找來。我要懲治你！你要害死親生的孩子！』她生起氣來，直到畢洛絲把鋪床用的東西拿來，她才消了氣。這時候，孩子的母親還是不願有人去動她的孩子。

床鋪鋪好了。畢洛絲把孩子從地上抱起來，放到軟軟的褥子上，他那燒得模模糊糊的眼睛，感激地看住她。

孩子的母親搓緊兩支手，大聲號哭起來，抱怨這樣一來她的孩子會死。

地主太太回家去了。她急急忙忙跑到自己的孩子跟前，親眼看見他在溫暖的房間裏玩，心裏也就高興了。

過了四個鐘頭，畢洛絲來了，說：

『太太，孩子死了。』

地主太太吃了一驚。

她去看那個貧婦人。小孩已經斷了氣，停放在白枕頭上。

『你瞧見了吧，不幸的……難道這樣醫法孩子需要？他怎末不死呢……把孩子齊腰埋在春天寒冷的地裏，當然會感冒，還把他放在光地上，鋪的又是一件猪倌最髒的汗衫。居然有人認爲這樣會把他醫好。哎，這眞是笨得要命……』

孩子的母親生氣而且懷恨地看了看她。

『太太，您犯了罪。您心靈上有罪！三天以前孩子還是活蹦活跳的，像雲雀一樣，現在就死了躺在那兒，都是您，太太，來違背神的意志。』

『別讓我再聽見這樣討厭的話！』地主太太大怒起來。『你害死了自己的孩子，反而歸罪我。眞是可恥！』

她流出了眼淚，走出女工的房子，回到自己家裏去了。

太陽照耀着，風一點也沒有。整個大自然都在快活而且幸福地呼吸，那個孩子，可憐的，却死了。他躺在那草房裏，停放在地主家用的枕頭上，就像文化苦難的途程上哀痛的碑石。

李　珍譯

譯後記

日格蒙德·莫里茲是匈牙利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家之一。他於一八七九年生在一個窮苦的農民家裏，中學畢業後，沒有讀完大學就當了新聞記者。快到三十歲的時候，他的第一個短篇小說集七個銅板出版了，立時引起了匈牙利文學界極大的注意。這本小說集不僅是他個人創作道路上的一塊里程碑，而且也開闢了匈牙利文學的一個新紀元——現實主義文學的時代。

從七個銅板出版後，他就不斷地寫作。在他的全部作品裏，他一方面揭露了統治階級的殘酷剝削及其荒淫無恥的生活，一方面生動地描寫了農民的窮困和饑餓。他以深厚的熱情，細緻的心理描寫和藝術的手法，把一生饑餓中的普通男女的高貴品質，對同階級的友愛和對剝削者的仇恨深刻地刻劃出來。在他看來，生活中的主要問題——他的不朽的主題，便是被剝削和被壓迫的勞動人民的解放。這集子裏所收的十一篇短篇小說都顯示出他的思想上和藝術上的這一特點。

他經常拄着拐杖，從一村走到另一村，和窮人談心，停留在破陋的草屋裏，睡在草墊上，共用一個湯盆吃稀粥，記下耳聞目睹的一切事情。他熱愛生活，熱愛勞動人民，同勞動人民凝為一體——這是他的創作的唯一源泉。

他對於一九一九年匈牙利的革命，抱有極大的希望和熱情。他認為『這將是祖國真正的勝

利……一切富饒的土地應當屬於人民，……匈牙利如今開始了幸福的，人的生活。」由於他對匈牙利革命所持的態度和行動，以及他在作品中所表現的革命思想，他一直受到匈牙利反動勢力的迫害。到了晚年，報紙甚至拒絕登載他的作品。這位傑出的小說家很淒慘地死於一九四二年。

他所留下來的文學遺產是極其豐富的，他一生著作約有七十卷，其中長篇小說羅札·山陀爾，幸福的人，親戚等都極有名，爲匈牙利勞動人民所熱愛。這集子裏所收的各篇，除二月在院子裏，夏天在那兒呢？、午餐、猪倌最髒的汗衫等三篇係根據蘇聯國家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出版的匈牙利中篇和短篇小說集(Венгерские Повести и Рассказы,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3)俄文本選譯外，其餘都是根據對外文化聯絡局供給的英文打字稿轉譯的。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莫里兹短篇小说集
作者＝何家槐等译
页数＝２１２
ＳＳ号＝１０９３９００９
出版日期＝１９５５年０３月第１版